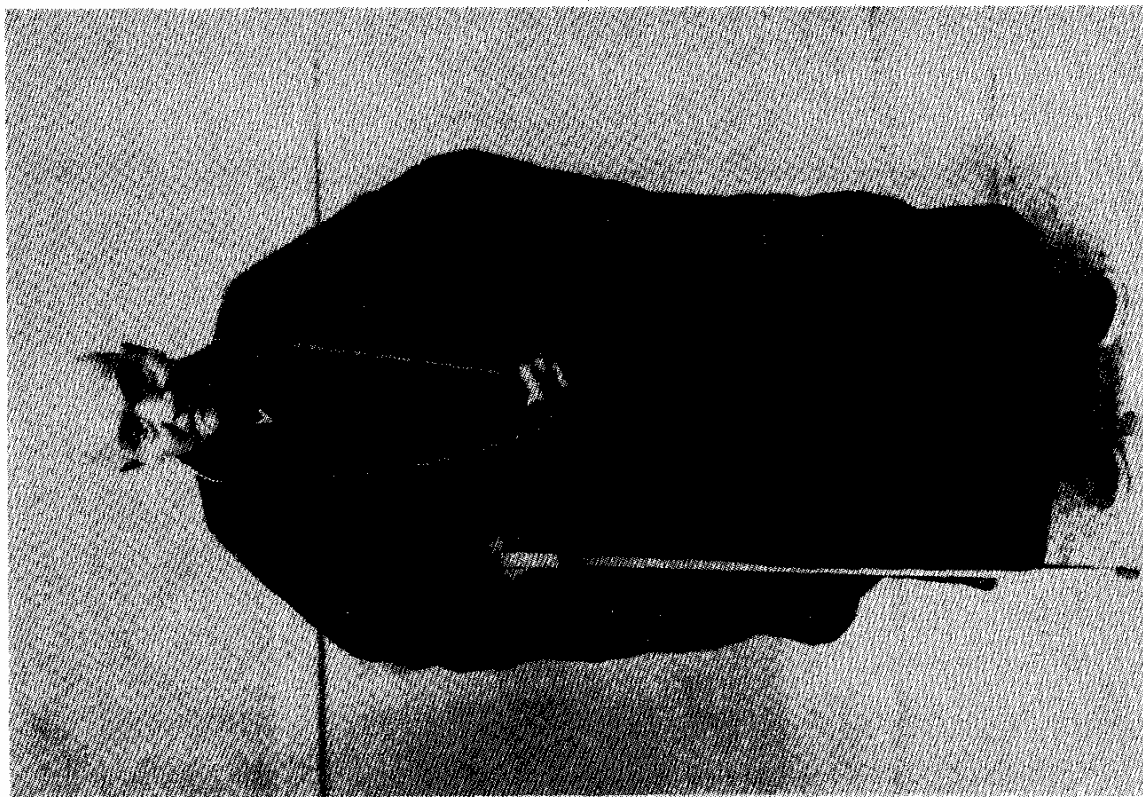


相德師法光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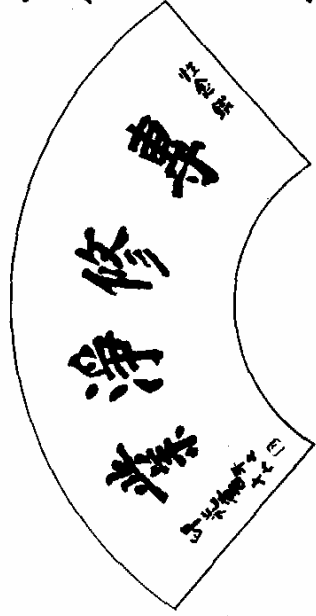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卽從座起頂禮佛足而
白佛言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
總一切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
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
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
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
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
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
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
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
斯為第一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季夏

常慚愧釋聖書

勸親修淨盡儒道



祈承往生暢佛懷

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
可以作佛

釋淨善

佛既丈夫我亦爾敢不
自勉力修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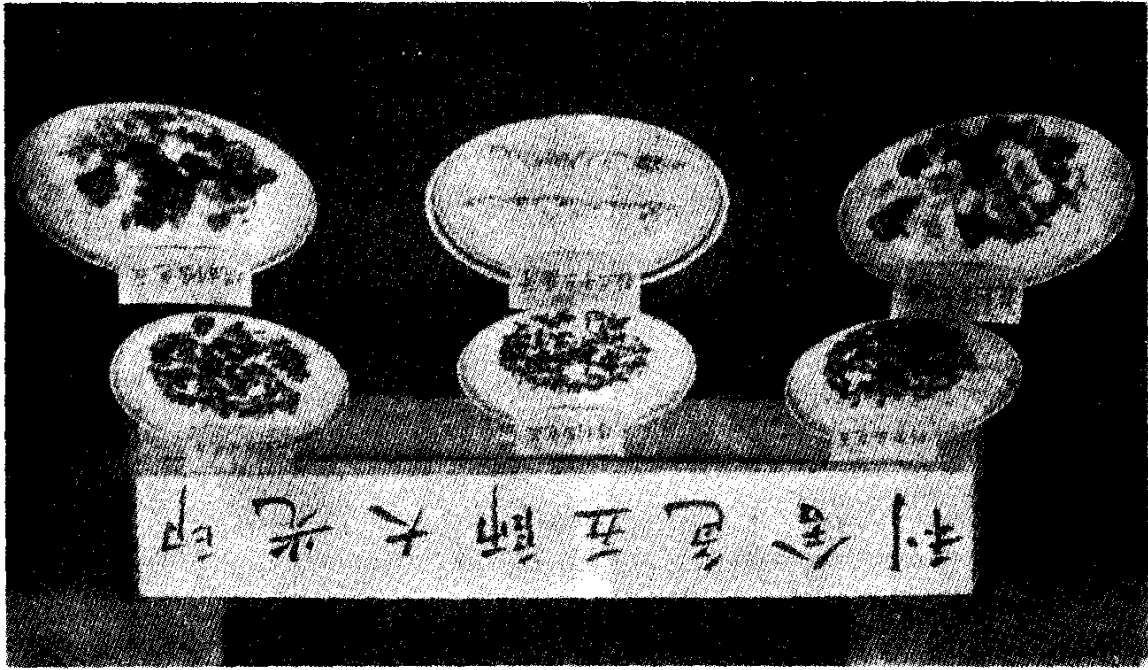
釋淨善

當勤精進如救頭然
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己卯夏釋印光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鄭南薰 編輯

印光大師文鈔選讀

佛陀教育基金會印贈

昔人謂：「餘門學道似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如風帆揚於順水。」（東徐福賢女士書）

又「華藏海中淨土無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淨土決疑論）

「釋迦後身之智者說十疑論而專志西方彌陀示現之永明。著四料簡而終身念佛。」（印施極樂圖序）

序

印祖文鈔，義原內典，語契時機，字字無非般若，凡夫學者，縱其文如游夏，亦不能贊一辭。然讀而受之，則如獲一寶鑰，可啓三藏全匱，飽覽靈文，然後當信印祖之言，千經萬論，處處指歸淨土。是書初刻，僅九十五篇，迨後屢增，擴至三編，輾轉翻鐫，風乎海內外，被化之廣，得度之衆，自不待言。惟以卷帙浩繁，時人鮮能宴居卒讀。曩者李淨通閑士，嘗摘其精要，彙而刊之，名曰精華錄，流通亦廣。然欲綜研全篇者，復有不完之憾。佛陀教育基金會思適其中，遂請鄭南薰居士，參考李淨通楊智堅二居士昔年之選目，由文鈔全集選

得三十六篇，篇皆完全，首弁以祖師法相暨其行業記，後附以祖師法語，編為「印光大師文鈔選讀」，冀輔全集精華錄，普攝今世羣機。行將付印，囑為一序。民以同事基金會，欣見是編之梓行，益助祖師之教化，乃不揣謏陋，謹述編選因緣，復表隨喜云爾。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丙寅夏日徐醒民敬識

印光大師文鈔選讀目錄

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一
一函徧復	一九
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二九
復鄧伯誠居士書一	三五
復鄧伯誠居士書二	四〇
復高邵麟居士書一	四五
復高邵麟居士書二	四九
復高邵麟居士書三	五三
復高邵麟居士書四	五八

與陳錫周居士書 六四

與衛錦洲居士書 七五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一 八二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二 八五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九〇

與徐福賢女士書 一一〇

復永嘉周羣錚居士書 一二一

擬答某居士書 一二四

復周智茂居士書 一二七

復黃智海居士書 一三四

復袁福球居士書 一三八

復寧波某居士書 一四四

與謝融脫居士書 一四七

復馬契西居士書五 一五二

與明本師書 一五五

復江景春居士書 一五八

復善覺大師書 一六三

復恒慚法師書 一六五

復徐紫焜居士書 一七二

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 一七五

淨土決疑論 一八四

宗教不宜混濫論 二〇七

竭誠方獲實益論 二一九

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 二三四

示淨土法門及對治瞋恚等義……………二四〇
 臨終三大要……………二四八
 巢縣魚山圓覺禪院傳戒序……………二五七

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第一日說喫素念佛為護國息災根本……………二六一
 第二日說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二六六
 第三日申述因果原理並以事實證明……………二七四
 第四日說成佛大因果並略釋四料簡要義……………二八三
 第五日略釋天台六即義兼說喫素放生……………二九六
 第六日以真俗二諦破諸執見及說近時靈感……………三〇四

第七日論大妄語罪及佛大孝與致知格物老實念佛等
 ……………三一七
 第八日法會圓滿為說三皈五戒十善及做人念佛各要義
 ……………三二七
 附回至靈巖開示淨土法要……………三三七

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真達 妙真 等
了然 德森 等

師諱聖量。字印光。別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趙氏子。幼隨兄讀儒書。頗以聖學自任。和韓歐關佛之議。後病困數載。始悟前非。頓革先心。出世緣熟。年二十一。即投終南山南五臺蓮華洞寺出家。禮道純和尚薙染。時清光緒七年辛巳歲也。明年於陝西興安縣雙溪寺。印海定律師座下受具。師生六月。即病目。幾喪明。後雖癒。而目力已損。稍發紅。即不能視物。受具時。以師善書。凡戒期中所有寫法事宜。悉令代作。寫字過多。目發紅如血灌。幸師先於湖北蓮華寺充照客。時於曬經次。得讀殘本龍舒淨土文。而知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乃即生了脫生死之要道。

因此目病。乃悟身為苦本。卽於閒時專念佛號。夜衆睡後。復起坐念佛。卽寫字時。亦心不離佛。故雖力疾書寫。仍能勉強支持。及寫字竟。而目亦全癒。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議。而自行化他。一以淨土爲歸。卽造端於斯也。

師修淨土。久而彌篤。聞紅螺山資福寺。爲專修淨土道場。遂於二十六歲（光緒十二年丙戌）辭師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徹祖之遺澤。而淨業大進。翌年正月告暫假朝五臺。畢仍回資福。歷任上客堂香燈寮元等職。三載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讀大乘經典。由是深入經藏。妙契佛心。徑路修行。理事無礙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龍泉寺爲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圓廣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聞和尚。入都請藏。檢閱料理。相助乏人。衆以師作

事精慎。進之。化老見師道行超卓。及南歸。卽請伴行。安單寺之藏經樓。寺衆見師勵志精修。咸深欽佩。而師欲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衆一再堅請講經。辭不獲已。乃爲講彌陀便蒙鈔一座。畢卽於珠寶殿側閉關。兩期六載。而學行倍進。出關後。由了餘和尚與真達等。特創慧蓮篷供養。與諦閑法師先後居之。未幾仍迎歸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諦老爲溫州頭陀寺請藏。又請入都。助理一切事。畢南旋。仍住法雨經樓。師出家三十餘年。終清之世。始終韜晦。不喜與人往來。亦不願人知其名字。以期晝夜彌陀。早證念佛三昧。

然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德厚流光。終不可掩。民國紀元。師年五十有二。高鶴年居士。取師文數篇。刊入上海佛學叢報。署名常慚。人雖不知爲誰。而文字般若。已足引發讀者善根。逮民

六年（五十七歲）徐蔚如居士得師與其友三書印行。題曰印光法師信稿。七年（五十八歲）搜得師文二十餘篇。印於北京。題曰印光法師文鈔。八年（五十九歲）復搜得師文。再印續編。繼合初續爲一。九十兩年。復有增益。乃先後鉛鑄於商務印書館。木刻於揚州藏經院。十一年至十五年間。迭次增廣。復於中華書局印行。題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夫文以載道。師之文鈔流通。而師之道化。遂滂泆於海內。如淨土決疑論。宗教不宜混濫論。及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等。皆言言見諦。字字歸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發揮禪淨奧妙。抉擇其間難易。實有發前人未發處。徐氏跋云。大法陵夷。於今爲極。不圖當世。尚具有正知正見。如師者。續佛慧命。於是乎在。又云。師之文。蓋無一語無來歷。深入顯出。妙契時機。誠末法中應病良藥。可謂善識

法要。竭忱傾仰者矣。當初徐居士持書奉母。躬詣普陀。竭誠禮覲。懇求攝受。皈依座下。師猶堅持不許。指徐母子往寧波觀宗寺。皈依諦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懇求。必請收爲弟子。師觀察時機。理難再却。遂爲各賜法名。此爲師許人皈依之始。而文鈔亦實爲之緣起也。師之爲文。不獨佛理精邃。卽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五倫八德等。儒門經世之道。不背於淨業三福者。亦必發揮盡致。文義典雅。所以紙貴洛陽。人爭請讀。由是而慕師道德。渴望列於門牆之善男信女。日益衆多。或航海梯山。而請求攝受。或鴻來雁往。而乞賜法名。此二十餘年來。皈依師座之人。實不可以數計。卽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淨業。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難枚舉。然則師之以文字攝化衆生。利益世間。有不可思議者矣。

師之耳提面命。開導學人。本諸經論。流自肺腑。不離因果。不涉虛文。應折伏者。禪宿儒魁。或遭呵斥。卽達官顯宦。絕無假借。應攝受者。後生末學。未嘗拒却。縱農夫僕婦。亦與優容。一種平懷。三根普利。情無適莫。唯理是依。但念時當叔季。世風日下。非提倡因果報應。不足以挽頹風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實行信願念佛。決不能了生死而出輪迴。故不拘貴賤賢愚。男女老幼。凡有請益。必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因果報應。生死輪迴之實事實理。諄諄啓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爲人處世之根基。進以真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實奉行。以作超凡入聖之捷徑。雖深通宗教。從不談玄說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聞者悉皆當下受益。此卽蓮池大師論辯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因師平實無奇言行。

合一。所以真修實踐之士咸樂親近。致使叩關問道者亦多難勝數。且師以法爲重。以道爲尊。名聞利養不介於懷。民十一年（六十二歲）定海縣知事陶在東會稽道道尹黃涵之。兼師道行。呈請大總統徐題賜悟徹圓明匾額一方。齋送普陀香花供養。極盛一時。縑素欣羨。師則若罔聞知。有叩之者。答以虛空樓閣。自無實德。慚愧不已。榮從何來等語。當今競尚浮誇之秋。而澹泊如師。實足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獲益良多。

師儉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養香敬。悉皆代人廣種福田。用於流通經籍。與救濟飢貧。但權衡輕重。先其所急。而爲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歲）長安被困。解圍後。卽以印文鈔之款。急撥三千圓。託人速滙振濟。凡聞何方被災告急。

必盡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歲）陝省大旱。得王幼農居士函告。即取存摺。令人速匯一千元助急振。滙後。令德森查帳。摺中所存僅百餘圓。而報國寺一切需用。全賴維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歲）應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時。聞綏遠災情嚴重。即對衆發表。以當時一千餘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計洋二千九百餘圓。盡數捐去。再自發原存印書之款一千圓爲倡。及回蘇。衆在車站迎接。請師上靈巖一觀近年景象。猶急往報國。取摺飭滙訖。而後伴衆登山。師之導衆救災。已飢已溺之深心。類皆如是。魏梅蓀。王幼農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發起創辦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請師參加。並訂定寺規。繼由任心白居士。商請上海馮夢華。王一亭。姚文敷。關綱之。黃涵之等諸居士。開辦佛教慈幼院於其間。一一皆仗師之

德望。啓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對慈幼院之教養赤貧子弟。師益極力助成。其中經費。由師勸募。及自捐者。爲數頗鉅。即上海市佛教會所辦慈幼院。師亦力爲贊勸。至其法施。則自印送安士全書以來。及創辦弘化社。二十餘年。所印各書。不下四五百萬部。佛像亦在百萬餘幀。法化之弘。亦復滂溥中外。綜觀師之一言一行。無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賢才輩出。福國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飢。不求適口。衣取禦寒。厭棄美麗。有供養珍美食。非却而不受。即轉錫他人。若普通物品。輒令持交庫房。俾大衆共享。決不自用。此雖細行。亦足爲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師之維護法門。功難思議。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歐戰時。政府有移德僑駐普陀之議。師恐有礙大衆清修。特函囑陳錫周

居士。轉託要人疏通。其事遂寢。民十一年（六十二歲）江蘇義務教育期成會會長等呈准省府借寺廟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東函師挽救。師即函請王幼農、魏梅蓀二居士設法。並令妙蓮和尚奔走。遂蒙當局明令保護。十六年（六十七歲）政局初更。寺產毫無保障。幾伏滅教之禍。而普陀首當其衝。由師舍命力爭。始得苟延殘喘。及某君長內政。數提廟產興學之議。竟致舉國緇素驚惶無措。幸師與諦老在申。得集熱心護法諸居士計議。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請願。而議未實行。逮某君將退。又頒驅僧奪產條例。期次第剝奪。以達滅教目的。幸條例公布。某即交卸。得趙次隴部長接篆。師特函呈設法。遂無形取銷。繼囑焦易堂居士等斡旋。始將條例修正。僧侶得以苟安。二十二年（七十三四歲）安徽阜陽古剝資福寺。唐尉遲敬德

造供三佛存焉。全寺為學校占據。山西五臺碧山寺廣濟茅蓬。橫遭厄運。兩皆涉訟官廳。當道偏聽一面之辭。二寺幾將廢滅。各得師一函。忽轉視聽。廣濟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遠安心辦道之基礎。資福亦從茲保全漸次中興。二十四年（七十五歲）全國教育會議。某教廳長提議全國寺產作教育基金。全國寺廟改為學校。議決呈請內政部大學院備案。報端揭載。羣為震驚。時由佛教會理事長圓瑛法師及常務理事大悲明道諸師。關黃屈等諸居士同至報國叩關請示。師以衛教相勉。及示辦法。返滬開會。公舉代表入都請願。仗師光照。教難解除。江西廟產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歲）四年之內發生三次大風波。幾有滅盡無遺之勢。雖由德森歷年呼籲。力竭聲嘶。中國佛教會亦多次設法。終得師之慈光加被。感動諸大護法羣

起營救。一一達到美滿結果。仍保安全。此其舉舉大者。其他小節。於一函或數言之下。消除劫難。解釋禍胎。則隨時隨處。所在有之。不勝枚舉。非師之道德。足以上感龍天。下孚羣情。烏能至此。

師之無緣慈悲。化及囹圄。及與異類。民十一二年。應定海縣陶知事請。物色講師。至監獄宣講。乃推智德法師應聘。師令宣講安士全書等。關於因果報應。淨土法門各要旨。獄囚多受感化。及滬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發起江蘇監獄感化會。聘師為名譽會長。講師鄧樸君。戚則周。（即明道師在俗姓名）喬恂如等居士。皆師之皈依弟子。由師示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及注重因果。提倡淨土。為講演之要目。而獄官監犯。因之改過遷善。歸心大法。喫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於異類也。十九

年（七十歲）二月。師由申太平。赴蘇報國。鋪蓋衣箱。附來臭蟲極多。孳生之蕃。致關房會客廳。牕口與牕外之几上。夏秋間。均常見臭蟲往來。有弟子念師年老。不堪其擾。屢請入內代為收拾。師皆峻拒不許。且云。此只怪自己無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蟲之擾。乃告之曰。畜生。你來打差。當遷你單。蟲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無此感應。夫復何言。泰然處之。終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歲）臭蟲忽然絕迹。師亦不對人言。時近端午。德森念及問師。答曰。沒有了。森以為師年老眼花。一再堅請入內檢查。確已淨盡了無蹤迹。殆亦為師遷單去矣。師在關淨課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賜諸醫束手之危病者。輒見奇效。一日。報國藏經樓。發現無數白蟻。師在山聞之。賜大悲水。令灑之。白蟻從此絕迹。此為二十七年夏事也。師之法力神應。類多如

此。

師固不喜眷屬。故無出家鬚徒。然渴仰親近。迭承訓誨。深沾法益。在家二衆。不可勝數。其出家緇侶。除與諦老法師爲最相契之蓮友外。而久承攝受。飽餐法乳。仍承以蓮友相待者。過去則有了餘和尚。現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達二人。確居學人之列者。已故。則有圓光。康澤。慧近。明道諸師。現在。尚有妙蓮。心淨二和尚。及蓮因。明西二師。與妙真。了然。德森等。暨現在靈巖。報國二寺諸師。此乃指常久親近。屢蒙教導提攜。沐恩戴德。有逾剃度師者。若隨緣請益。通函問道。及讀師之文鈔。流通各書。而沐法澤者。蓋亦不可勝舉。然則師雖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實多數賴以爲師。師又宿誓不作寺廟主。自客居法雨。二十餘年。晦迹精修。絕少他往。自民國七年。印安士全書以來。迭

因事至滬。苦乏安居之所。真達於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時。爲師特闢淨室一間。從此來滬。卓錫太平。而力護法門諸君子。如南京魏梅蓀。西安王幼農。維揚王慧常。江西許止淨。嘉興范古農。滬上馮夢華。施省之。王一亭。聞蘭亭。朱子橋。屈文六。黃涵之。關綱之等諸居士。或因私人問道。或因社會慈善有所咨詢。亦時蒞太平。向師請益。至各方投函者。更僕難數。則太平蘭若名傳遐邇。亦自師顯。至民十七年（六十八歲）師因厭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覓地歸隱。真達乃與關綱之。沈惺叔。趙雲韶諸居士商。三居士遂將蘇州報國寺。舉以供養。卽由弘傘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達以數千圓修葺。故十八年。師離山在滬。校印各書。急欲結束歸隱時。有廣東弟子黃筱偉居士等數人。建築精舍。決欲迎師赴香港。師已允往。真達乃以江浙

佛地。信衆尤多。一再堅留。終以法緣所在。遂於十九年（七十歲）二月往蘇。卽就報國掩關。先是木瀆靈巖。真達請於師。立爲十方專修淨業道場。一切規約章程。悉秉師志而定。三四年來。以舊堂狹隘。不能容衆。正在設法改建堂寮。從事刷新。適師至蘇。與靈巖咫尺。內外施設。請益多緣。而仰承指導。日就振興。靈巖迄今推爲我國淨土宗第二道場者。豈偶然哉。師在關中。佛課餘暇。圓成普陀。清涼。峨眉。九華。各志之修輯。及函復弟子學人問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諸文。亦已有文鈔續編印行。爲師至蘇以後之所賜者。可謂恆順衆生。無有疲厭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歲）冬。爲時局所迫。蘇垣勢不可住。不得已。順妙真等請。移錫靈巖。安居纔滿三載。孰料智積菩薩願聖之刹。竟爲我師示寂歸真之地耶。

師之示寂也。預知時至。二十九年春。復章緣淨居士書有云。今已八十。朝不保夕。又云。光將死之人。豈可留此規矩。逮冬十月二十七日。略示微疾。至二十八日午後一時。卽命召集在山全體職事及居士等。至關房會談。告衆曰。靈巖住持。未可久懸。卽命妙真任之。衆表贊同。乃詹十一月初九日。爲升座之期。師云太遲。改選初四。亦云遲了。後擇初一。卽點首曰可矣。旋對衆開示。本寺沿革。達兩小時餘。後雖精神漸弱。仍與真達等時商各事。恬適如常。無諸病態。初三晚。仍進稀粥盃許。食畢。語真達等云。淨土法門。別無奇特。但要懇切至誠。無不蒙佛接引。帶業往生。此後精神逐漸疲憊。體溫降低。初四早一時半。由牀起坐。云念佛見佛。決定生西。言訖。卽大聲念佛。二時十五分。索水洗手畢。起立云。蒙阿彌陀佛接引。我要去了。大家要念佛。要發

願。要生西方。說竟。即移坐椅上。面西端身正坐。三時許。妙真至。承囑咐云。汝要維持道場。弘揚淨土。不要學大派頭。後不復語。只脣動念佛。延近五時。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按數日之間。一切安排。如急促。妙真實任住持等。雖不明言所以。確是預知時至之作略。身無一切病苦厄難。心無一切貪戀迷惑諸根。悅豫。正念分明。捨報安詳。如入禪定。觀師之一生自行化他。及臨終瑞相。往生蓮品。當然不在中下。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十二日辰時。寂於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十一月初四日卯時。世壽八十。僧臘六十。靈巖賴師以中興而得師示現。生西樸範。時節因緣。有不可得而思議者矣。茲謹卜明年辛巳二月十五。佛涅槃日。適師西逝百日之期。舉火荼毘。奉靈骨塔於本山。

師之落葉歸根。悟證如何。吾人博地凡夫。皆無他心道眼。不敢妄評。惟讀師迭次出版之文鈔。與本年新印之續編。及凡經手流通各書。其提倡念佛。發揮道妙。自行化他。篤實修持之實行。有功淨土。足徵為乘願再來之人無疑也。凡信願念佛。洞明淨宗確旨之士。當首肯斯言。真達等隨侍最久。知之頗詳。爰將師之一生行業。略述梗概。而為之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歲次庚辰臘月初八日真達妙真了然德森等頂禮敬述

一函徧復

語難拙樸、義本佛經、民國二十二年
若貴依行、其利無窮、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乃如來普為一切上聖下凡。令其於此生中。即了生死之大法也。於此不信不修。可不哀

哉。此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信。則信我此世界是苦。信極樂世界是樂。信我是業力凡夫。決定不能仗自力。斷惑證真。了生脫死。信阿彌陀佛。有大誓願。若有衆生。念佛名號。求生佛國。其人臨命終時。佛必垂慈接引。令生西方。願。則願速出離此苦世界。願速往生彼樂世界。行。則至誠懇切。常念南無音南阿彌陀佛。時時刻刻。無令暫忘。朝暮於佛前禮拜持誦。隨自身閒忙。立一課程。此外。則行、住、坐、臥及做不用心的事。均好念。睡時當默念。不宜出聲。宜只念阿彌陀佛四字。以免字多難念。若衣冠不整齊。或洗澡。抽解。或至不潔淨處。均須默念。默念功德一樣。出聲於儀式不合。無論大聲念。小聲念。金剛念。有聲而考人不開。心中默念。均須心裏念得清清楚楚。口裡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清楚楚。如此。則心不外馳。妄想漸息。佛念漸純。功德最大。●念佛之人。

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即教我之師。及有道德之人。慈心不殺。當喫葷菜。或喫花素。即不斷葷。切勿親殺。修十善業。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語。心不起貪欲、瞋恚、惡癡之念。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恪盡己分。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我總要盡我之分。能於家庭。及與社會。盡誼盡分。是名善人。善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即得往生。以其心與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雖常念佛。心不依道。或於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鄉黨。不能盡分。則心與佛背。便難往生。以自心發生障礙。佛亦無由垂慈接引也。●又須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鄉黨、親友。同皆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每日若念一萬佛。即念五千觀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屬。並與親友。不蒙此益乎。況且現在是一箇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無災難。亦得業消。

智朗。障盡福隆。況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滿所願。●凡誦經、持咒、禮拜、懺悔、及救災、濟貧、種種慈善功德。皆須回向往生西方。切不可求來生人天福報。一有此心。便無往生之分。而生死未了。福愈大。則業愈大。再一來生。難免墮於地獄、餓鬼、畜生之三惡道中。若欲再復人身。再遇淨土。即生了脫之法門。難如登天矣。佛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是為人現生了生死的。若求來生人天福報。即是違背佛教。如將一顆舉世無價之寶珠。換取一根糖喫。豈不可惜。愚人念佛。不求生西方。求來生人天福報。與此無異。●念佛之人。不可涉於禪家參究一路。以參究者。均不注重於信願求生。縱然念佛。只注重看念佛的是誰。以求開悟而已。若生西方。無有不開悟者。若開悟而惑業淨盡。則可了生死。若惑業未

盡。則不能仗自力了生死。又無有信願。則不能仗佛力了生死。自力佛力。兩皆無靠。欲出輪迴。其可得乎。須知法身菩薩。未成佛前。皆須仗佛威力。何況業力凡夫。侈談自力。不仗佛力。其語雖高超。其行實卑劣。佛力自力之大小。何止天淵之別。願同人悉體此義。●念佛之人。不可效愚人。做還壽生、寄庫等佛事。以還壽生。不出佛經。係後人偽造。寄庫。是願死後做鬼。預先置辦做鬼的用度。既有願做鬼的心。便難往生。如其未作。則勿作。如其已作。當稟明於佛弟子某。唯求往生。前所作寄庫之冥資。通以賑濟孤魂。方可不為往生之障。凡壽生、血盆、太陽、太陰、眼光、竈王、胎骨、分珠、妙沙等經。皆是妄人偽造。切不可念。愚人不知念大乘經。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心經、金剛、藥師、法華、楞嚴、華嚴、善賢行願品等經。偏信此種瞎造之偽經。必須要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方可安心。有明理人。為說是偽。

亦不肯信。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當以還壽生。破地獄。破血湖之錢。請有正念之僧念佛。則利益大矣。●念佛之人。當喫長素。如或不能。當持六齋或十齋。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為六齋。加初一、十八、廿四、廿八、為十齋。遇月小。即儘前一日持之。又正月、五月、九月、為三齋月。宜持長素。作諸功德。由漸減以至永斷。方為合理。雖未斷葷。宜買現肉。勿在家中殺生。以家中常願吉祥。若日日殺生。其家便成殺場。殺場乃怨鬼聚會之處。其不吉祥也大矣。是宜切戒家中殺生也。●念佛之人。當勸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臨終決定往生西方。非預為眷屬說臨終助念及瞻張羅並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臨終得眷屬助念之益。不受破壞正念之害者。非平時為說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則不獨有益於父母。實有益於現生眷屬後世子孫也。臨終助念。無論老少。均當如是。詳看飭終津梁。自知。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報國寺、均有出售。●女人

臨產。每有苦痛不堪。數日不生。或致殞命者。又有生後血崩。種種危險。及兒子有慢急驚風。種種危險者。若於將產時。至誠懇切。出聲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應亦小。又此時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閉氣受病。若至誠懇切念。決定不會有苦痛難產。及產後血崩。並兒子驚風等患。縱難產之極。人已將死。教本產婦。及在旁照應者。同皆出聲念觀世音。家人雖在別房。亦可為念。決定不須一刻工夫。即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死執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論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視生產為畏途。雖親女親媳。亦不敢去看。況敢教彼念觀音乎。須知菩薩以救苦為心。臨產雖裸露不淨。乃出於無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無有罪過。且令母子種大善根。此義係佛於藥師經中所說。非我自出臆見。我不過為之提倡而

已。業師經、說業師佛華嚴功德，故令念業師佛，而觀音名號，人人皆知，固不必念業師佛，而可念觀音也。 ● 女人從十二三歲至四十八九歲，皆有月經。有謂當月經時，不可禮拜持誦。此語不通情理。月經短者，二三日即止。長者六七日方止。修持之人，必須念念無間。何可因此天生之小恙，竟令廢棄其修持乎。今謂當月經時，可少禮拜。宜少禮，不美觀不作禮也。念佛誦經，均當照常。宜常換洗穢布。若手觸穢布，當即洗淨。切勿以觸穢之手，翻經及焚香也。佛法法法圓通。外道只執崖理。世人多多只信外道所說，不知佛法正理。故致一切同人，不能同沾法益也。 ● 觀世音菩薩，誓願宏深。尋聲救苦。若遇刀兵、水火、饑饉、蟲蝗、瘟疫、旱澇、賊匪、怨家、惡獸、毒蛇、惡鬼、妖魅、怨業、病、小人陷害等患難者，能發改過遷善、自利利人之心。至誠懇切念觀世音，念念無間，決定得蒙慈護，不致有何危險。倘仍存不善之心，雖能稱念，不過略種未來善根，不

得現時感應。以佛菩薩，皆是成就人之善念，絕不成就人之惡念。若不發心改過遷善，妄欲以念佛菩薩名號，冀己之惡事成就者，決無感應。切勿發此顛倒之心也。念佛最要緊，是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力能為者，認真為之。不能為者，亦當發此善心，或勸有力者為之。或見人為，發歡喜心，出讚歎語，亦屬心口功德。若自不能為，見他人為，則生妬忌，便成奸惡小人心行，決定折福折壽，不得好結果也。宜痛戒之。切不可做假招子，沽名釣譽。此種心行，實為天地鬼神所共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 世有女人，不明至理，或不孝公婆，欺侮丈夫，溺愛兒女，虐待婢僕，或屬填房，虐待前房兒女，不知孝公婆，敬丈夫，教兒女，惠婢僕，教養恩撫前房兒女，實為世間聖賢之道，亦是佛門敦本之法。具此功德，以修淨土。

決定名譽日隆。福增壽永。臨終蒙佛接引。直登九蓮也。須知有因必定有果。己若種孝敬慈愛之因。自得孝敬慈愛之果。爲人卽是爲己。害人甚於害己。固宜盡我之職分。以期佛天共鑑也。

●小兒從有知識時。卽教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令彼知自己之心。與天地鬼神佛菩薩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薩悉知悉見。如對明鏡。畢現醜相。無可逃避。庶可有所畏懼。勉爲良善也。無論何人。卽婢僕小兒。亦不許打罵。教其敬事尊長。卑以自牧。務須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衣服什物。護惜蟲蟻。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決定賢善。若小時任性慣。概不教訓。大了不是庸流。便成匪類。此時後悔了無所益。古語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以其習與性成。故當謹之於始也。天下之治亂。

皆基於此。切勿以爲老僧迂談。無關緊要也。●光老矣。精神日衰。無力答復來信。但以郵路大通。致遠近誤聞虛名。屢屢來信。若一概不復。亦覺有負來意。若一一爲復。直是無此精神。以故印此長信。凡有關修持及立身涉世事。親教子之道。皆爲略說。後有信來。以此見寄。縱有一二特別之事。卽在來信略批數字。庶彼此情達。而不至過勞也。若欲大通經教。固當請教高豎法幢之大通家法師。須知大通經教者。未必卽生能了生死。欲卽生了生死。當注重於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也。

與大興善寺體安和尚書

戊戌年稿、教行理三、唯約教論、今以教理約教、行果約機、謂依教理以起行、行滿方克證果也、

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綱宗。憶佛念佛。實得道之捷徑。在昔之時。隨修一法。而四者皆備。卽今之世。若捨淨土。則果證全無。

良以去聖時遙。人根陋劣。匪仗佛力。決難解脫。夫所謂淨土法門者。以其普攝上中下根。高超律教禪宗。實諸佛徹底之悲心。示衆生本具之體性。滙三乘五性。同歸淨域。導上聖下凡。共證真常。九界衆生。離此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生。所以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千經萬論。處處指歸。自華嚴導歸之後。盡十方世界海諸大菩薩。無一不求生淨土。由祇園演說以來。凡西天東土中一切著述。末後皆結歸蓮邦。粵自大教東流。廬山創興蓮社。一倡百和。無不率從。而其大有功而顯著者。北魏則有曇鸞。鸞乃不測之人也。因事至南朝。見梁武帝。後復歸北。武帝每向北稽首曰。鸞法師。肉身菩薩也。陳隋則有智者。唐則有道綽。踵曇鸞之教。專修淨業。一生講淨土三經。幾二百遍。綽之門出善導。以至承遠。法照。少康。大行。則蓮

風普扇于中外矣。由此諸宗知識。莫不以此道密修顯化。自利利他矣。至如禪宗。若單提向上。則一法不立。佛尚無著落處。何況念佛求生淨土。此真諦之一泯。一切皆泯。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顯性體也。若確論修持。則一法不廢。不作務卽不食。何況念佛求生淨土。此俗諦之一立。一切皆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顯性具也。必欲棄俗諦而言真諦。則非真諦也。如棄四大五蘊而覓心性。身既不存。心將安寄也。若卽俗諦以明真諦。乃實真諦也。如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卽四大五蘊而顯心性也。此從上諸祖密修淨土之大旨也。但未廣顯傳述。故非深體祖意。則不得而知。然于百丈立祈禱病僧。化送亡僧之規。皆歸淨土。又曰。修行以念佛爲穩當。及真歇了。謂淨土一法。直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流。又曰。洞下一宗。皆務密修。以淨土見佛。尤

簡易于宗門。又曰。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土。同歸一源。可以見其梗概矣。及至永明大師。以古佛身。乘願出世。方顯垂言教。著書傳揚。又恐學者路頭不清。利害混亂。遂極力說出一四料簡偈。可謂提大藏之綱宗。作歧途之導師。使學者于八十字中。頓悟出生死證涅槃之要道。其救世婆心。千古未有也。其後諸宗師。皆明垂言教。偏讚此法。如長蘆蹟。天衣懷。圓照本。大通本。中峯本。天如則。楚石琦。空谷隆等。諸大祖師。雖宏禪宗。偏讚淨土。至蓮池大師。參笑巖大悟之後。則置彼而取此。以淨業若成。禪宗自得。喻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須問長安。自後蕩益。截流。省庵。夢東等。諸大祖師。莫不皆然。蓋以因時制宜。法須逗機。若不如是。則衆生不能得度矣。自茲厥後。佛法漸衰。加以髮匪回匪。則法輪幾乎停轉。雖有知識。各攻其業。

以力不暇及。置此道于不問。有談及此事。聞者若將浼焉。幸有一二大心。緇白刊刻流布。令祖教不滅。使來哲得聞。實莫大之幸也。^{*}以闡提出家。自揣根性庸劣。罪業洪深。故于宗教二途。概不敢妄行染指。惟于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法。頗生信向。十餘年來。悠悠虛度。毫未得益。但自西徂東。由北至南。往返萬餘里。閱人多矣。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視淨土若穢物。恐其汙己者。臨終多是手忙脚亂。呼爺叫娘。其有老實頭持戒念佛。縱信願未極。瑞相不現。皆是安然命終。其故何哉。良由心水澄清。由分別而昏動。識波奔湧。因佛號以淳凝。所以上智不如下愚。弄巧反成大拙也。伏願和尚發菩提心。宏揚此法。倘淨土經論。盡皆通徹。則何幸如之。若或未盡鑽研。或恐違背本宗。不敢稱性發揮。當權將宗教兩門工夫。暫時歇手。凡有闡揚淨土者。平

心和氣讀之。使揚禪抑淨之心。無絲毫芥蒂。必究佛祖偏讚之。所以四衆遵違之利害。則不被門庭隔礙。而敢于一切禪教律人前。稱性發揮。無復畏憚矣。然淨土書多。最要唯十要。十要中斷疑生信。尤推或問。直指合論。爲破堅衝銳之元勳也。其外淨土聖賢錄。歷載諸菩薩祖師居士婦女。及惡人畜生往生事迹。讀之則知歷代禪教律諸四衆求生淨土。如羣星之拱北。衆水之朝東。而龍舒淨土文。言淺義周。詞詳理備。爲接引初機第一要書。若欲普利衆生者。此書萬不可忽也。昔遇善子平者言。壽不過三十八。今適滿其數。恐無常倏至。所以專持佛號。預待臨終。設無常果至。則後會無期。兼欲雪在家毀謗佛法之罪。故不避忌諱。略采野芹。獻于飽餐王膳大富長者座下。祈憫而納之。福我秦邦。提永明之正令。遵蓮池之遺規。使自他同出生死。

幽顯共生西方。則淨土興而宗風不墜。衆生福而國運常亨。所謂移花賺蝶至。買石得雲饒。書此大旱望雨之誠。用卜同歸蓮邦之慶。祈垂海涵。則法門幸甚。衆生幸甚。

復鄧伯誠居士書一

相晤已來。忽滿六年。不但星霜屢更。卽國曆已非其舊。世相無常。誠可歎悼。接手書。知不廢淨業。洵足嘉美。而云身心不安之至。爲境遇不嘉。致不安耶。抑或疾病纏綿。致不安耶。若境遇不嘉者。當作退一步想。試思世之勝我者固多。而不如我者亦復不少。但得不飢不寒。何羨大富大貴。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如是則尚能轉煩惱成菩提。豈不能轉憂苦作安樂耶。若疾病纏綿者。當痛念身爲苦本。極生厭離。力修淨業。誓求往生。諸佛

以苦爲師。致成佛道。吾人當以病爲藥。速求出離。須知具縛凡夫。若無貧窮疾病等苦。將日奔馳于聲色名利之場。而莫之能已。誰肯于得意烜赫之時。回首作未來沈溺之想乎。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而人之祇承天者。宜順受也。然孟子所謂大任。乃世間之爵位。尚須如此憂勞。方可不負天心。何況吾人以博地凡夫。直欲上承法王覺道。下化法界有情。倘不稍藉挫折于貧病。則凡惑日熾。淨業難成。迷昧本心。永淪惡道。盡未來際。求出無期矣。古德所謂不經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者。正此之謂也。但當志心念佛。以消舊業。斷不可起煩躁心。怨天尤人。謂因果虛幻。佛法不靈。須知吾人自無始以來。所作惡

業。無量無邊。華嚴經謂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豈泛泛悠悠之修持。便可消盡也。所以釋迦彌陀兩土教主。痛念衆生無力斷惑。特開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法門。其宏慈大悲。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恆河沙分之一。只宜發慚愧心。發懺悔心。自可蒙佛加被。業消身安耳。若病苦至劇。不能忍受者。當于朝暮念佛。回向外。專心致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觀音現身塵刹。尋聲救苦。人當危急之際。若能持誦禮拜。無不隨感而應。卽垂慈佑。令脫苦惱而獲安樂也。念佛一法。乃至簡至易。至廣至大之法。必須懇切志誠之極。方能感應道交。卽生親獲實益。若懶惰懈怠。毫無敬畏。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縱令得生人天。斷難高預海會。至于佛像當作真佛看。不可作土木銅鐵等看。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

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對經像時，當如忠臣之奉聖主，孝子之讀遺囑。能如是，則無業障而不消，無福慧而不足矣。現今士大夫學佛者多，然率皆讀其文，解其義，取其供給口頭，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至於恭敬志誠，依教修持者，誠為難得其人。余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無恭敬而致褻慢，則罪業愈增，而福慧愈減矣。哀哉！凡遇知交，當諄諄以此意告之，乃莫大之法施也。淨土法門，若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己智有不了，即當仰信諸佛諸祖誠言，斷不可有一念疑心。疑則與佛相背，臨終定難感通矣。古人謂淨土法門，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豈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斷乎。若欲研究，當看淨土十

要。此書乃滿益大師於淨土諸書中，採其菁華，妙契時機，最為第一。其開首彌陀要解，自佛說此經以來，為西天東土中，絕無而僅有之註解也。宜恪遵守，不可忽略。今之聰明人，雖學佛法，以未親近具眼善知識，率皆專重理性，撥棄事修，及與因果。既撥事修因果，並理性而失之，所以每有才高等輩，詞驚鬼神，究其行為，與市井無知無識者無異。其病根皆由撥事修因果之所致也。俾上智者徒生憐愍，下愚者依樣妄為，所謂以身謗法，罪過無量。法苑珠林一書，一百卷，常州天寧寺訂作三十本，蘇州瑪瑙經房訂作廿四本，瑪瑙經房板殘傳模糊，天寧寺板係新刻。詳談因果理事，並進事迹報應，歷歷分明，閱之令人不寒而栗。縱在暗室屋漏，常如面對佛天，不敢稍萌惡念。上中下根，皆蒙利益，斷不至錯認路頭，執理廢事，歸于偏邪狂妄之弊。夢東所謂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于因果。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此理

勢所必然也。夢東此語，乃千古不刊之至論，亦徒逞狂慧者之頂門針也。各流通處皆有，宜請而閱之，其利益當自知之，亦宜令一切知交閱之。令弟去秋復來山，亦曾以恭敬相勉，但未知伊以余言爲是否也。

復鄧伯誠居士書二

接手書，讀之令人心神暢悅。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年將七十，尚欲天假之年，卒以學易，以祈乎無大過。聖賢之學，未有不在起心動念處究竟者。近世儒者，唯學詞章，正心誠意，置之不講。雖日讀聖賢書，了不知聖賢垂書訓世之意，而口之所言，身之所行，與聖賢所言所行，若明暗之不相和，方圓之不相入，違問究及于隱微幾希之間哉。佛經教人

常行懺悔，以期斷盡無明，圓成佛道。雖位至等覺，如彌勒菩薩，尚于二六時中，禮十方諸佛，以期無明淨盡，圓證法身。況其下焉者乎。而博地凡夫，通身業力，不生慚愧，不修懺悔，雖一念心性，與佛平等，由煩惱惡業障蔽心源，不能顯現。譬如大圓寶鏡，經劫蒙塵，不但了無光明，卽銅體亦不顯現。若知卽此全體塵垢之鏡，具有照天照地之光，用力磨礱，日復一日，積功不已，銅質自露，又復加功，光明漸發。光明雖發，磨礱更切，力極功純，垢盡明復，照天照地，爲世至寶。須知此光，鏡本具足，非從磨得。若非本具，從磨得者，磨磚磨石，亦應發光。又須知此光，鏡雖本具，不磨則永無發光之日。衆生心性，亦復如是。雖則與佛平等，若不改惡修善，背塵合覺，性具功德，永不能發。以本具佛性之心，識造長劫沈淪之業苦，猶如暗室觸寶，不但不得受用，反致受

其損傷可哀也已。念佛一法。乃背塵合覺。返本歸元之第一妙法。于在家人分上。更爲親切。以在家人身在世網。事務多端。攝心參禪。及靜室誦經等。或勢不能爲。或力不暇及。唯念佛一法。最爲方便。早晚于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念。回向發願。除此之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一切處。皆好念。但于潔淨處。恭敬時。或出聲。或默念。皆可。若至不潔淨處。如廁等或不恭敬時。如睡洗等但宜默念。不宜出聲。非此時處不可念也。睡出聲念。不但不恭敬。又且傷氣。久則成病。默念功德。與常時一樣。所謂念茲在茲。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居士既能發露懺悔。于淨土法門。最易相應。所謂心淨則佛土淨也。然既知非。又肯發露懺悔。必須改過遷善。若不改過遷善。則所謂懺悔者。仍是空談。不得實益。至謂欲心不貪外事。專念佛。不能專要他專。不

能念。要他念。不能一心。要他一心等。亦無奇特奧妙法則。但將一個死字。貼到額顱上。挂到眉毛上。心常念曰。我某人從無始來。直至今生。所作惡業。無量無邊。假使惡業有體相者。十方虛空。不能容受。宿生何幸。今得人身。又聞佛法。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一氣不來。定向地獄。鑊湯。鑊炭。劍樹。刀山。裏受苦。不知經幾多劫。縱出地獄。復墮餓鬼。腹大如海。咽細如針。長劫飢虛。喉中火然。不聞漿水之名。難得暫時之飽。從餓鬼出。復爲畜生。或供人騎乘。或充人庖廚。縱得爲人。愚癡無知。以造業爲德能。以修善爲桎梏。不數十年。又復墮落。經塵點劫。輪迴六道。雖欲出離。末由也已。能如是念。如上所求。當下成辦。所以張善和。張鍾馗。臨終地獄相現。念佛數聲。卽親見佛來接引往生。如是利益。一代時教。百千萬億法門之所無者。吾常曰。九界衆生。離此

法。上不能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羣萌者。此之謂也。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則雖未出娑婆。已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卽是極樂之嘉賓。見賢思齊。當仁不讓。豈肯因循怠忽。以致一錯而成永錯乎哉。有血性漢子。斷斷不肯生作行肉走尸。死與草木同腐矣。勉旃勉旃。又念佛固貴專一。然居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分外營謀。妄希富樂。實所不應。至於分內所當爲者。亦須勉力爲之。非必屏棄一切。方爲修行也。若屏棄一切。能不缺父母妻室之養。則可。否則便與孝道相背。雖曰修行。實違佛教。是又不可不知也。又須以淨土法門利益勸父母。令其念佛求生西方。若能信受奉行。臨命終時。定得往生。一得往生。直下超凡入聖。了生脫死。高預海會。親炙彌陀。直至成佛而後已。世間之孝。孰能與此等者。又若能

以此普告同人。令彼各各父母。皆得往生。則化功歸己。而親與自己之蓮品。更當高增位次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欲孝其親者。宜深思而力行之。

復高邵麟居士書一

謝恩光來山。持閣下書展讀之下。見其慕道心切。而願力宏大。誓期深入。而不肯得少爲足。欣慰無量。至於過讚不盡。令人慚愧無似耳。閣下欲了生死大事。況復年臨知命。來日無多。又無知識益友之可親近。而不專修淨業。一心念佛。而欲泛泛然研究諸經奧義典句。似未深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者。宜往華嚴寺借閱淨土十要。及淨土聖賢錄。息心詳閱。自知所趣。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殺而食之。何能下咽。若知此

義。卽喪身失命。亦不能吃一切肉矣。然佛之教人。循循善誘。上根則令其全斷。中下則令其漸減。而遂至於全斷耳。發願文。文雖宏大。然須真實從心而發。方名爲願。否則心口相違。何名爲願。現世之願。雖亦無妨。欲生福慧子孫。須從大積陰德。廣行方便中求。況閣下年當六八。續娶三妻。但止生女。卽此可徵宿世現生。皆少栽培。今欲轉回天心。必須真實改過遷善。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篤實做去。斷未有不蒙感格而滿所願者。且勿謂吾家素寒。不能廣積陰德。大行方便。須知身口意三業皆惡。卽莫大之惡。倘三業皆善。卽莫大之善。至如愚人不信因果。不信罪福報應。侃侃鑿鑿。依安士全書等所說。爲其演說。令其始則漸信因果。繼則深信佛法。終則往生西方。了生脫死。一人如是。功德尚無量無邊。何況多人。然須躬行無玷。方可感化同人。自

己妻女。能信受奉行。別人自能相觀而善矣。豈在資財多乎哉。但求不飢不寒。何思財發巨萬。遺子黃金滿籩。不如教子一經。祖德若虧。便當愧死。祖業縱虧。有何所傷。而以來日無多之身。思欲頓復。徒生妄想。了無實益。且自隨緣度日。便爲樂天知命矣。健壽處世。有順無逆。世人誰不願得。然而得者甚少。不得者甚多。以宿世現生。無大栽培。無因不能得果故也。今閣下欲生西方了生死。但當願高曾祖父母等神識。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淨業之力。卽蒙佛慈接引往生。則可謂大孝尊親。其不絕先祖祀。及復祖業等。皆世間凡情所共知見之淺近境界也。況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卽死。今日卽生西方。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可今日要死。且不願死。既貪戀塵境。不能放下。便因貪成障。淨土之境不現。而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之境。便現。

境現，則隨業受生於善惡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畫餅。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歲死也好，一切任彼前業，不去妄生計校。倘信願真切，報終命盡，便即神超淨域，業謝塵勞。蓮開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記矣。又世人無子，每多廣置妾媵，不知培德節欲，如此乃是速死之法，非求子之道。此事上關風化，及與宗祀，人皆冒昧而爲，其於人之大倫，不亦有愧於哀乎。
不人微德薄，百無一能，寄食普陀，苟延殘喘，不敢爲人作師。故謝恩光在先，亦有此說，皆辭而不受。閣下皈依三寶，隨於本地，擇其品行端方者，拜以爲師，則已得爲如來弟子矣。下次再有筆札，不得用皈依字樣。貴地既無明眼通人，光自愧道業未成，不敢作師。然復隨緣開示者，喻如無足之人，一步難移，安坐三叉路口，有欲直達家鄉，不知所趣者，指令得其正道，速達家鄉。

而歸家之人，斷不以彼之不能行，並其言而廢之也。

復高邵麟居士書二

來書言禮法華經，攝心念佛，及欲寡其過而未能，擬欲依功過格，日常檢點，足見汝近來操修，實屬爲己之學，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譽，自欺欺人之可比也。幸甚幸甚。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爲主。誠敬若極，經中所說功德，縱在凡夫地，不能圓得，而其所得，亦已難思難議。若無誠敬，則與唱戲相同。其苦樂悲歡，皆屬假妝，不由中出。縱有功德，亦不過人天癡福而已。而此癡福，必倚之以造惡業。其將來之苦，何有了期。當以此意普告同儕，俾修須真修，行須實行，則其利溥矣。所立拜經規矩，理固無礙。若依事相論之，若僮侗通拜，當念南無大乘

妙法蓮華經。法華會上佛菩薩。拜下想禮經偈云。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我身影現法寶前。一心如法歸命禮。想全經放光。及經中所說佛菩薩。各各放光照。觸自身及法界有情。若逐字禮拜。當念一心頂禮大乘妙法蓮華經某字法寶。拜某字則念某字。從如是我聞。至經盡。皆如此念。然觀想一法。大非易事。若理路不清。及心識紛亂。或致起諸魔事。但以至誠恭敬為主。能觀則觀。否則竭誠致敬。驀直拜去。亦自功德無量。若汝所立章程。對經而拜。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觀佛。固不若供經佛前。專一禮阿彌陀佛。為專精一致。且勿謂緣想一佛。不如緣想多佛之功德大。須知阿彌陀佛。是法界藏身。所有十方世界諸佛功德。阿彌陀佛一佛。全體具足。如帝網珠。千珠攝於一珠。一珠徧於千珠。舉一全收。無欠無餘。若久修大士。緣境不妨。

寬廣境愈寬。而心愈專一。若初心未學。緣境若寬。則心識紛散。而障深慧淺。或致起諸魔事。故我佛世尊。及歷代諸祖。皆令一心專念阿彌陀佛者。此也。待其念佛得證三昧。則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咸皆具足。古人謂已浴大海者。必用百川水。身到含元殿。不須問長安。可謂最善形容者矣。至於止惡修善。刻實檢察。雖莫善於功過格。然使心不主於誠敬。縱日記功記過。亦是虛文。功過格此間未有其書。若約予所見。但當主敬存誠於二六時中。不使有一念虛浮怠忽之相。及與世人酬酢。唯以忠恕為懷。則一切時。一切處。惡念自無從而起。倘或宿習所使。偶爾忽生。而誠敬忠恕在懷。自能念起即覺。覺之即失。決不至發生滋長。舉三業而隨之矣。小人之所以偽為善而實為惡者。意謂人不我知。不知其不知者。但止世間凡夫耳。若得道聖人。固了了。

悉知。而天人鬼神。雖未得道。以報得他心通。亦了了悉知。況聲聞緣覺菩薩諸佛。他心道眼。圓見三世。如視諸掌者乎。欲無知者。唯己不知則可耳。己若自知。則天地鬼神佛菩薩等。無不悉知之而悉見之矣。若知此義。雖暗室屋漏之中。不敢怠忽。人所不知之地。不敢萌惡。以天地鬼神諸佛菩薩共知。縱不知慚愧者。知此亦當慚愧無地矣。況真修實踐之士哉。故欲寡其過。先須從畏此諸聖凡悉知悉見起。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猶是約世間情見而淺近言之。實則我心與十方法界。觀體胎合。由我迷故。其知局在於一身。彼十方法界聖人。徹證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凡法界中一切有情。舉心動念。無不親知親見。何以故。以同稟真如。自他無二故。若知此義。自能戰兢惕厲。主敬存誠。初則勉力息妄。久則無妄可得矣。忘念原屬妄想、若不覺照、復成實惑、倘能覺照、則妄根滅而真心現矣、

復高邵麟居士書三

書中語語真實。欲得佛法實益。但以未知淨土法門之所。以其心願便與佛願相違。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然每每以己愚見。測度如來不思議大法。遂致北轅適越。不能了脫。今生尚無正見。況來生乎。萬一復得人身。而被今生所修之癡福所迷。安望其更加精進以求出離也耶。佛說一切大小權實法門。皆須仗己功力。斷惑證真。方出生死。若惑業有一絲毫。生死決定難出。是以從生至生。從劫至劫。展轉修持。或有力量充足。直進不退。即能了脫者。多皆旋覺忽迷。暫進久退。經歷點劫。不能出離。所以爾我今日尚為凡夫。皆坐不知如來普被三根。至極圓頓之淨土法門故也。汝縱未親知識。亦曾誦彌陀經。無量

壽經、十六觀經、及各淨土發願文、龍舒文、歸元直指。彼皆令卽生往生。汝偏欲展轉來生。佛愍衆生無力斷惑。難了生死。故特開一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橫超法門。無論斷惑與否。若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此是正行及修行衆善。回向往生。此是勸行無一不得生者。卽五逆十惡之人。臨終地獄相現。若心識不迷。聞善知識。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聲。或止一聲。當下命終。亦得往生。此在十六觀經下品

下生華、係金口誠言、既往生已。卽已高預海會。永出輪迴。漸次進修。以圓佛果。若此逆惡罪人。不聞此不思議法。經塵點劫。難出地獄。餓鬼畜生尚難得。況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當須發決定心。臨終定欲往生西方。且莫說碌碌庸人之身。不願更受。卽爲人天王身。及出家爲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大宏法化。普利衆生之高僧身。亦視之若毒荼罪藪。決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如是決

定。則己之信願行。方能感佛。佛之誓願。方能攝受。感應道交。蒙佛接引。直登九品。永出輪迴矣。三皈五戒。爲入佛法之初門。修餘法門。皆須依此而入。況卽生了脫之至簡至易。至圓至頓之不思議淨土法門耶。不省三業。不持五戒。卽無復得人身之分。況欲得蓮華化生。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汝日暮途遠。宜從徑直之法。且專門讀誦淨土三經。及普賢行願品。研究淨土諸經注疏。若諸語錄。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以事宜急先。心無二用故也。至於寡過一事實爲儒佛切要工夫。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使人謂其欲寡其過而未能。此實在意地上用功。非身口動輒有過也。在家居士。日與常人酬酢。固宜刻刻隄防。否則不但意業不淨。卽身口亦或污穢不淨。欲其自他兼利。莫過於多識前言往行。以存龜鑑。安士全書實爲古今第

一融通儒佛心法。詳示因果報應。及修持方法之導俗奇書。宜常翻閱。庶無疑不釋。無行不謹矣。法苑珠林。更加濶大。雖非甚深經典。然初心由淺及深。則無誤會之失。若不先悉罪福因果。便擬直探第一義諦。實相妙理。或恐見地不清。錯認消息。則以迷為悟。求升反墜矣。汝既專修淨土。宜以蓮池大師新定淨土發願文為主。省庵語錄下卷。有此願文。註解。閱之自知其妙。汝自立四願。或兼用或不用皆可。以彼願文。事理周到了無一義一法之滲漏。彼云法界。則包括無遺。汝云大千。校法界量。奚啻大地一塵。大海一滴。歷觀汝書。似是真實在心地上用功。然今之學者。每每專說假話。不修實行。意擬沽名邀譽。以求體面。並非真實自省寡過。而作是言也。此名自暴自棄。名大妄語。名不知慚愧。若非此等。則為聖賢之徒。若帶此氣。則是下流坯。乃法之罪人。佛之逆子。有則改之。無

則加勉。直心直行。方與佛合。又自既修持淨業。謂改過遷善及念佛。即生即願往生西方。亦當教一切相識者。亦修淨業。宜依龍舒文普勸門。令其隨分隨力。種此不思議善根。然既欲教人。須由親及疎。妻妻子女。忍不令得此利益乎。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世出世自行化他。莫不如是。汝專求往生。晨朝十念外。凡行住坐臥。語默動靜。著衣吃飯。屙屎放尿。一切時一切處。皆當以六字洪名。置之心口之間。但於如法時處。聲默隨宜。若大小便睡眠。則只許默念。切勿出聲。默則功德齊等。聲則不恭。睡則又加傷氣。不可不知。須知西方極樂世界。莫說凡夫不能到。即小乘聖人亦不能到。以彼係大乘不思議境界故也。小聖回心向大。即能到。凡夫若無信願感佛。縱修其餘一切勝行。並持名勝行。亦不能往生。是以信願最為要緊。滿益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

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鐵案也。能信得及。許汝西方有分。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亦名十六觀經、此名淨土三經、加普賢行願經、名淨土四經、鈔單中有淨土四經一本、其無量壽經、係緣承買刪削、又係餘經增益、理雖有益、事實大錯、不可依從、

復高邵麟居士書四

接手書。知居士近來修持親切。自訟寡過。希聖希賢。非徒博一修行之虛名而已。欣喜無量。夫欲學佛祖了生死。須從慚愧懺悔止惡修善而來。慚懺懺悔止惡修善、即自訟寡過、克己復禮、若能自訟、自然寡過、寡過即克己之實行、即能克己、自然復禮矣、持齋警策。意甚真切。但須腳踏實地。儘力做去。否則便成妄語中妄語。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世間多少聰明人。皆以唯說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寶山。空手而歸。可痛惜哉。可痛惜哉。若夫妄念滿腔。懂懂往來。朋從爾思。由未真提正念故也。倘正念真切。則朋從於

專注一境之正念矣。所謂調御得法。即寇賊皆為赤子。調御失道。雖手足亦作怨家。在凡夫地。誰無煩惱。須於平時預先隄防。自然遇境逢緣。不至卒發。縱發亦能頓起覺照。令其消滅。起煩惱境。不一而足。舉其甚者。唯財色與橫逆數端而已。若知無義之財。害甚毒蛇。則無臨財苟得之煩惱。與人方便。究竟總歸自己前程。則無窮急患難求救。由惜財而不肯之煩惱。色則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縱是娼妓。亦作是想生憐憫心。生度脫心。則無見美色而動慾之煩惱。夫婦相敬如賓。視妻妾為相濟繼祖之恩人。不敢當作彼此行樂之欲具。則無徇欲滅身。及妻不能育。子不成立之煩惱。子女從小教訓。則無忤逆親心。敗壞門風之煩惱。至於橫逆一端。須生憐憫心。憫彼無知。不與計校。又作自己前生曾惱害過彼。今因此故。遂還一宿

債。生歡喜心。則無橫逆報復之煩惱。然上來所說。乃俯順初機。若久修大士。能了我空。則無盡煩惱。悉化爲大光明藏。譬如刀以磨利。金以煉純。蓮因淤泥滋培。方得清淨光潔。境無自性。損益在人。三業四儀。四儀卽行住坐臥常持顏淵之四勿。五戒十善。必效曾氏之三省。暗室雖無人見。而天地鬼神咸知。念始萌乎隱微。罪福判若天淵。若能如是修省。將見舉動皆善。惡無從生矣。此實正心誠意之宏規。切勿謂釋氏瑣屑。不若儒者之簡捷也。若論念佛法門。唯以信願行三法爲其宗要。三法具足。決定往生。若無真信切願。縱有真行。亦不能生。況悠悠泛泛者哉。滿益所謂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乃三世不易之常談。三根普被之妙道也。宜通身靠倒。庶親證實益耳。信願行三十要中皆悉詳示。而第一要。彌陀要解五重玄義中。

第三明宗。發揮三法。最爲精詳。其後節節段段。皆有指示。宜細參閱。此不備書。至於念佛。心難歸一。當攝心切念。自能歸一。攝心之法。莫先於至誠懇切。心不至誠。欲攝莫由。既至誠已。猶未純一。當攝耳諦聽。無論出聲默念。皆須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默念雖不動口。然養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聽得清清楚楚。如是攝心。妄念自息矣。如或猶湧妄波。卽用十念記數。則全心力量。施於一聲佛號。雖欲起妄。力不暇及。此攝心念佛之究竟妙法。在昔宏淨土者。尚未談及。以人根尚利。不須如此。便能歸一故耳。印光以心難制伏。方識此法之妙。蓋屢試屢驗。非率爾臆說。願與天下後世鈍根者共之。令萬修萬人去耳。所謂十念記數者。當念佛時。從一句至十句。須念得分明。仍須記得分明。至十句已。又須從一句至十句念。不可二十三十。隨念隨記。不

可掐珠。唯憑心記。若十句直記爲難。或分爲兩氣。則從一至五。從六至十。若又費力。當從一至三。從四至六。從七至十。作三氣念。念得清楚。記得清楚。聽得清楚。妄念無處著脚。一心不亂。久當自得耳。須知此之十念。與晨朝十念。攝妄則同。用功大異。晨朝十念。儘一口氣爲一念。不論佛數多少。此以一句佛爲一念。彼唯晨朝十念則可。若二十三。則傷氣成病。此則念一句佛。心知一句。念十句佛。心知十句。從一至十。從一至十。縱日念數萬。皆如是記。不但去妄。最能養神。隨快隨慢。了無滯礙。從朝至暮。無不相宜。較彼掐珠記數者。利益天殊。彼則身勞而神動。此則身逸而心安。但作事時。或難記數。則懇切直念。作事既了。仍復攝心記數。則憧憧往來者。朋從於專注一境之佛號中矣。大勢至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利根則不須

論。若吾輩之鈍根。捨此十念記數之法。欲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大難大難。又須知此攝心念佛之法。乃即淺即深。即小即大之不思議法。但當仰信佛言。切勿以己見不及。遂生疑惑。致多劫善根。由茲中喪。不能究竟親獲實益。爲可哀也。掐珠念佛。唯宜行住二時。若靜坐養神。由手動故。神不能安。久則受病。此十念記數。行住坐臥皆無不宜。臥時只宜默念。不可出聲。若出聲。一則不恭。二則傷氣。切記切記。居士以年將半百。身繫樊籠。素未參尋知識。倘欲即生了脫。但當專主淨土一門。金剛法華。且先置之度外。待淨土大通。一心已得。後再行研究。不晚也。若此刻便即從事。恐智力不給。得彼失此。一法未精。二利咸失耳。揀魔辨異錄。係禪宗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況居士乎。凡禪宗典章。概勿研究。以禪宗意在言外。若按文解義。則錯會佛法。以善因

而招惡果。釋氏稽古略，乃記事之書，而以禪宗爲主。凡屬此種言句，皆當置之勿究可也。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減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減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全無恭敬，雖種遠因，其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凡見一切信心人，皆須以此意告之。此係從初心至究竟之決定實義。若當作腐僧迂談，便爲自暴自棄，豈特孤負^{印光}實爲孤負自己也已。

與陳錫周居士書

如來出世，說法度生，原欲一切衆生直下了生脫死，親證無上覺道而已。但以衆生根機不等，不能究竟暢佛本懷，只得隨順機宜，循循善誘。大根則稱性直談，爲說佛乘，令其卽生圓

證佛果。如華嚴經之善財，法華經之龍女等，次則爲說菩薩乘，緣覺乘，聲聞乘，令其漸次修習，漸次證果。又其次則爲說五戒十善，令其不墮惡道，受人天身，漸種善根。隨其所種善根大小，將來於三乘法中，隨宿善力，發諸現行，或依菩薩乘，修六度萬行，而得親證法身，或依緣覺聲聞乘，悟十二因緣及四諦法，而得斷惑證真。此諸法門，雖則大小不同，頓漸各異，然一一皆須自己修習力深，斷惑證真，方可超出輪迴，了生脫死。若三界內見思二惑，絲毫未盡，則生死根本，未能斬斷，縱令定慧力深，依舊無由解脫。如三果聖人，尚生五不還天，經許多劫，方證四果。若證四果，則生死根本，斷盡無餘。然只是小果聲聞，尚須回己所證小果，趣向如來大道，於十方世界，乘願受生，廣行六度萬行。上求佛道，下化衆生，隨己功行深淺，或漸或頓，以次證入十

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諸位。至等覺已。再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便入妙覺位而成佛矣。如來一代時教。所說法門。雖則無量無邊。其證入地位。畢竟不能超越於此。雖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最爲圓頓直捷。然見性成佛。乃約本有法身。不涉凡聖因果。修證而論。若依修證地位而言。亦與教家了無異趣。而末世之中。人根陋劣。知識鮮少。悟者尚難其人。何況實證。如來知諸衆生。唯仗自力了脫之難。故於一切法門之外。特開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但能信願真切。卽五逆十惡極重罪人。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若能念佛十聲。或止數聲。或止一聲。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況彼修行世善。不作諸惡者乎。若是精修梵行。禪定力深。則往生品位更高。見佛聞法最速。卽大徹大悟。斷惑證真之人。亦須回向往生。以期圓證法身。速

成佛果。其餘法門。小法則大根不須修。大法則小根不能修。唯茲淨土一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上之則觀音勢至文殊普賢。不能超出其外。下之則五逆十惡。阿鼻種性。亦可預入其中。使如來不開此法。則末世衆生。欲卽生了生。脫死便絕無企望矣。然此法門如是廣大。而其修法又極簡易。由此之故。非宿有淨土善根者。便難諦信無疑。不但凡夫不信。二乘猶多疑之。不但二乘不信。權位菩薩。猶或疑之。唯大乘深位菩薩。方能徹底了當。諦信無疑。能於此法深生信心。雖是具縛凡夫。其種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太子墮地。貴壓羣臣。雖其才德未立。而仗王力故。感如此報。修淨土人。亦復如是。由以信願持佛名號。卽能以凡夫心。投佛覺海。故得潛通佛智。暗合道妙也。欲說淨土修法。若不略陳諸法。仗自力了脫之難。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則不

是疑法，便是疑自。若有絲毫疑心，則因疑成障。莫道不修，修亦不得究竟實益也。由是言之，信之一法，可不急急講求，以期深造其極乎哉。所言信者，須信娑婆實實是苦，極樂實實是樂。娑婆之苦，無量無邊。總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此八種苦，貴極一時，賤至乞丐，各皆有之。前七種是過去世所感之果，諦思自知，不須詳說，說則太費筆墨。第八五陰熾盛苦，乃現在起心動念，及動作云爲，乃未來得苦之因。因果牽連，相續不斷，從劫至劫，莫能解脫。五陰者，卽色受想行識也。色卽所感業報之身，受想行識卽觸境所起幻妄之心。由此幻妄身心等法，於六塵境起惑造業，如火熾然，不能止息，故名熾盛也。又陰者，蓋覆義，音義與陰同。由此五法，蓋覆真性，不能顯現，如濃雲蔽日，雖果日光輝，了無所損，而由

雲蔽故，不蒙其照。凡夫未斷惑業，被此五法障蔽，性天慧日，不能顯現，亦復如是。此第八苦，乃一切諸苦之本。修道之人，禪定力深，於六塵境界，了無執著，不起憎愛。從此加功用行，進證無生，則惑業淨盡，斬斷生死根本矣。然此工夫，大不容易。末世之中，得者實難。故須專修淨業，求生極樂，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蓮花化生，無有生苦。純童男相，壽等虛空，身無災變，老病死等，名尚不聞，況有其實。追隨聖衆，親侍彌陀，水鳥樹林，皆演法音，隨己根性，由聞而證，親尚了不可得，何況有怨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樓閣堂舍，皆是七寶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則翻娑婆之七苦，以成七樂。至於身則有大神通，有大威力，不離當處，便能於一念中，普於十方諸佛世界，作諸佛事，上求下化。心則有大智慧，有大辯才，於一法中，徧知諸法實相，隨機說

法。無有錯謬。雖說世諦語言。皆契實相妙理。無五陰熾盛之苦。享身心寂滅之樂。故經云。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也。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極樂之樂。樂莫能喻。深信佛言。了無疑惑。方名真信。切不可凡夫外道知見。妄生猜度。謂淨土種種不思議勝妙莊嚴。皆屬寓言。譬喻心法。非有實境。若有此種邪知謬見。便失往生淨土實益。其害甚大。不可不知。既知娑婆是苦。極樂是樂。應發切實誓願。願離娑婆苦。願得極樂樂。其願之切。當如墮廁坑之急。求出離。又如繫牢獄之切。念家鄉。己力不能自出。必求有大勢力者。提拔令出。娑婆世界。一切衆生。於逆順境。起貪瞋癡。造殺盜淫。穢污本有妙覺明心。乃無底之廁坑。既造惡業。必受惡報。久經長劫。輪迴六道。乃不赦之牢獄。阿彌陀佛於往劫中。發四十八願。度脫衆生。有一願云。若有衆生聞我名

號。求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阿彌陀佛誓願度生。若衆生不求接引。佛亦無可奈何。倘志心稱名。誓求出離娑婆者。無一不蒙垂慈攝受也。阿彌陀佛有大勢力。能拔娑婆無底廁坑不赦牢獄之人。直下出離其中。悉皆安置於極樂本有家鄉。令其入佛境界。同佛受用也。欲生西方。最初須有真信切願。若無真信切願。縱有修行。不能與佛感應道交。只得人天福報。及作未來得度之因而已。若信願具足。則萬不漏一。永明所謂萬修萬人去者。指信願具足者言也。既有真信切願。當修念佛正行。以信願爲先導。念佛爲正行。信願行三。乃念佛法門宗要。有行無信願。不能往生。有信願無行。亦不能往生。信願行三。具足無缺。決定往生。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言念佛正行者。各隨自己身分而立。不可定執

一法。如其身無事累。固當從朝至暮。從暮至朝。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大小便利。一切時。一切處。令此一句洪名聖號。不離心口。若盥漱清淨。衣冠整齊。及地方清潔。則或聲或默。皆無不可。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時。及至穢污不潔之處。只可默念。不宜出聲。默念功德一樣。出聲便不恭敬。勿謂此等時處。念不得佛。須知此等時處。出不得聲耳。又睡若出聲。非唯不恭。且致傷氣。不可不知。雖則長時念佛。無有間斷。須於晨朝。向佛禮拜畢。先念阿彌陀經一徧。往生咒三徧畢。卽念讚佛偈。卽阿彌陀佛身金色偈。念偈畢。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隨卽但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或一千聲。或五百聲。當圍繞念。若不便繞。或跪或坐或立皆可。念至將畢。歸位跪念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菩薩各三稱。然後念淨土文。發願回向

往生。念淨土文者。令依文義而發心也。若心不依文而發。則成徒設虛文。不得實益矣。淨土文畢。念三歸依禮拜而退。此爲朝時功課。暮亦如之。若欲多多禮拜者。或在念佛歸位之時。則禮若干拜佛外。九稱菩薩。卽作九禮。禮畢卽發願回向。或在功課念畢禮拜。隨己之便。皆無不可。但須懇切至誠。不可潦草粗率。蒲團不可過高。高則便不恭敬。若或事務多端。略無閒暇。當於晨朝盥漱畢。有佛則禮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無阿彌陀佛。盡一口氣爲一念。念至十口氣卽念小淨土文。或但念願生西方淨土中四句偈。念畢禮佛三拜而退。若無佛卽向西問訊。照上念法而念。此名十念法門。乃宋慈雲懺主爲王臣政務繁劇。無暇修持者所立也。何以令儘一口氣念。以衆生心散。又無暇專念。如此念時。借氣攝心。心自不散。然須隨氣長短。不可強使多

念強則傷氣。又止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亦傷氣。以散心念佛，難得往生。此法能令心歸一處，一心念佛，決定往生。念數雖少，功德頗深。極閑極忙，既各有法，則半閑半忙者，自可斟酌其間而為修持法則也。又念佛之人，必須事事常存忠恕，心心隄防過愆，知過必改，見義必為，方與佛合。如是之人，決定往生。若不如此，則與佛相反，決難感通。又舉凡禮拜讀誦大乘經典，及作一切於世於人有益之事，悉皆以此回向西方，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其餘功德，另去回向世間福報，則念不歸一，便難往生。須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間福報，而自得世間福報。如某毒無病、家門清泰、子孫康達、諸緣如意、萬事吉祥等。若求世間福報，不肯回向往生，則所得世間福報，反為下劣，而心不專一，往生便難決定矣。此念佛法門，一代時教大乘經典，盡皆讚揚。小乘經中，絕不提。起。有不通教理者，斥為

小乘。乃無知邪說，不可聽從。又乩壇所說，多屬靈鬼，依託當人之智識而作。若說世間道理，則是者尚多。若說佛法，則非己所知，妄造謠言。如金剛直解後，所附之先天古佛寶號，乃滅人慧命，瞎人正眼，極惡無比之魔話。以此施人，罪過無量矣。

與衛錦洲居士書 因鄰火延燒、物屋一空、其妻驚駭病故、遂心神迷悶、如醉如狂、

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者，有苦有樂，有逆有順，有禍有福，本無一定。唯在當人具通方眼，善體天心，則無苦非樂，無逆非順，無禍非福矣。是以君子樂天知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在逍遙也。所以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者現在也、行者優游自得之意、富則開濟貧窮、貴則致君澤民、盡其富貴之分、是之謂素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若家無餘財、身未出任、則中乎貧賤之節、不敢妄為、素夷狄行乎夷狄。若盡忠盡誠、既之遠方、如

其責兩廣黑龍江等，則心平氣和，不怨君上。或者不但違駁，且加之以刑，概則雙打監，不恨讎人，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樣。素患難行乎患難。或者不但違駁，且加之以刑，概則雙打監，不恨讎人，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樣。君上，不恨奸黨，若自己應該如此一樣，人與之患難，尚然如是，何況天降之患難，豈有怨恨者乎，如是，則人愛之，天禮之，或在此生，或在後世，或在子孫，決定有無窮之福報，以酬其德矣。居士雖有好善之資，未明儒佛至理，以故一遇逆境，便發狂亂耳。今論之曰：世間最博厚高明者，莫過天地。日月而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滄海變桑田，桑田成滄海。古今最道高德備者，莫過孔子。而且絕糧於陳，被圍於匡。周遊列國，卒無所遇。只有一子，年才五十，即便死亡。幸有一孫，得綿世系。降此而下，顏淵短命，冉伯牛亦短命。子夏喪明，左邱明亦喪明。屈原沈江。屈原忠惡被讒，後以懷王被秦所留，不勝其憤，而力無能為，五月五日，沉於汨羅江中。子路作醢。醢音海，肉醬也。子路仕衛，衛蒯聩與其子鯀爭國，子路死於其難，遂被敵兵斬作肉醬。天地日月，猶不能令其常然不變。大聖大賢，亦不能令其有順無逆。唯其樂天知命，故所遇無不安樂也。而且千百世後，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景仰。以當時現境論之，似乎非福。以道傳後

世論之，則福孰有過於此者。人生世間，千思萬算，種種作為，究到極處，不過為養身口，遺子孫而已。然身則粗布亦可遮體，何必綾羅綢緞。口則菜羹儘可過飯，何必魚肉海味。子孫則或讀書，或耕田，或為商賈，自可養身。何必富有百萬。且古今為子孫謀萬世之富貴者，莫過秦始皇。吞併六國，焚書坑儒，收天下兵器，以鑄大鐘。無非欲愚弱其民，不能起事。誰知陳涉一起，羣雄並作。一統之後，不上十二三年，便致身死國滅，子孫盡遭屠戮。直同斬草除根，靡有子遺。是欲令子孫安樂者，反使其速得死亡也。漢獻帝時，曹操為丞相，專其威權。凡所作為，無非弱君勢，重己權。欲令自身一死，子便為帝。及至已死，曹丕便篡。而且尸猶未殮，丕即移其嬪妾，納於己宮。死後永墮惡道，歷千四百餘年。至清乾隆間，蘇州有人殺猪，出其肺肝，上有曹操二字。鄰有

一人見之。生大恐怖。隨即出家。法名佛安。一心念佛。遂得往生西方。事載淨土聖賢錄。夫曹操費盡心機。為子孫謀。雖作皇帝。止得四十五年。國便滅亡。而且日與西蜀東吳互相爭伐。何曾有一日安樂也。下此若兩晉宋齊梁陳隋。及五代之梁唐晉漢周。皆不久長。就中唯東晉最久。僅一百三年。其他或二三年。或八九年。一二十年。四五十年。即便滅亡。此乃正統。其餘竊據偽國。其數更多。其年更促。推其初心。無非欲遺子孫以富貴尊榮。究其實效。反令子孫遭劫受戮。滅門絕戶也。且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不能令子孫世受其福。況區區凡夫。從無量劫來。所作惡業。厚逾大地。深逾大海。可保家道常興。有福無殃也耶。須知世間萬法。悉皆虛假。了無真實。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如水中月。如空中花。如熱時餛。如乾闥婆城。梵語乾闥婆。此云香音。乃天帝樂神。某城乃幻現非實。世俗所謂慶

此也。唯自己一念心性。亙古亙今。不變不壞。雖不變壞。而常隨緣。隨悟淨緣。則為聲聞。為緣覺。為菩薩。為佛。由功德有淺深。故果位有高下。隨迷染緣。則生天上。生人間。墮修羅。墮畜生。墮餓鬼。墮地獄。由罪福有輕重。故苦樂有短長。若不知佛法之人。則無可如何。汝既崇信佛法。何不由此逆境。看破世相。捨迷染緣。隨悟淨緣。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從茲永出六道之輪迴。高證四聖之果位。豈不是因此小禍。常享大福耶。而乃昧昧不了。如醉如狂。倘若焦思過度。或致喪身失命。則長劫難出輪迴矣。而且弱妻孤子。何以自立。本欲自利利他。反成自害害他。世謂善與子也。何愚癡一至於此也。經云。菩薩畏因。眾生畏果。菩薩恐遭惡果。預先斷除惡因。由是罪障消滅。功德圓滿。直至成佛而後已。眾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當日避影。徒勞奔馳。每見無知愚人。稍

作微善。卽望大福。一遇逆境。便謂作善獲殃。無有因果。從茲退悔初心。反謗佛法。豈知報通三世。轉變由心之奧旨乎。報通三世者。現生作善作惡。現生獲福獲殃。謂之現報。今生作善作惡。來生獲福獲殃。謂之生報。今生作善作惡。第三生。或第四生。或十百千萬生。或至無量無邊劫後。方受福受殃者。謂之後報。後報則遲早不定。凡所作業。決無不報者。轉變由心者。譬如有人所作惡業。當永墮地獄。長劫受苦。其人後來生。大慚愧。發大菩提心。改惡修善。誦經念佛。自行化他。求生西方。由是之故。現生或被人輕賤。或稍得病苦。或略受貧窮。與彼一切不如意事。先所作永墮地獄。長劫受苦之業。卽便消滅。尚復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金剛經所謂若有人受持此經。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卽爲消滅。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卽轉變由心之義也。世人稍遇災殃。不是怨天。便是尤人。絕無有作償債想。生悔罪心者。須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稂莠則不能得嘉穀。種荆棘則勿望收稻粱。作惡獲福者。宿世之栽培深也。若不作惡。則福更大矣。譬如富家子弟。吃喝嫖賭。揮金如土。而不卽凍餒者。以其金多也。倘日日如是。縱有百萬之富。不幾年卽便家敗人亡。掃地而盡矣。作善遇殃者。宿世之罪業深也。若不作善。則殃更大矣。譬如犯重罪人。未及行刑。復立小功。以功小故。未能全赦。改重爲輕。倘能日日立功。以功多且大故。罪盡赦免。又復封侯拜相。世襲爵位。與國同休。大丈夫生於世間。當具超格知見。豈可使身外之物。累壞自身。譬如金珠滿屋。強盜來搶。只宜捨之速逃。豈可守財待死。良以金珠雖貴。若比身命。猶然輕賤。既不能兩全。只可捨金珠

而全身命耳。且汝財物已燒，空憂何益。惟宜隨緣度日，竭力念佛，求生西方。則盡未來際，永離衆苦，但受諸樂。如是則由此火災，成無上道。當感恩報德之不暇，何怨恨迷悶之若是耶。祈以予言詳審忖度，當卽釋然解脫，如撥雲霧以見天日。從茲卽災殃翻爲善導，轉熱惱直下清涼矣。倘猶執迷不悟，勢必發顛發狂，則本心已喪，邪魔附體。縱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一

^不爲儒未能，學佛不就。久離故鄉，欲反未能。每一省察，慚惶無地。忽接華翰，若遇故人。但書中讚譽過分，令人如臨鈇鉞耳。祈以後再有筆談，勿用此套。令兄枝芬，於七月十四日晤面。因詢居士修持家道，言其爲善益力，道念日增。但以家門不幸，

令郎早夭，二孫尚幼，頗懷憂思。予聞之，不禁慨然長嘆。須知逆來順受，始名樂天。修身植德，方曰盡性。世有愚人，不知夙生善惡，惟觀眼前吉凶，見作善而得禍，便謂善不當爲。作惡而得福，便謂惡不足戒。不知善惡之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譬如三尺之冰，豈一朝之寒所能結。百川之泮，亦豈一日之煖所能消。切不可怨天而尤人，猶豫而退悔。宜學俞淨意之修身，袁了凡之立命。將見二孫必成佳士，麟兒屢見誕生矣。至於華嚴重建，誠屬莫大功德。然居處深山，募化維艱，只可隨緣，不宜勉強。有殿可以供佛，有寮可以安身，行道居處有所庇覆，足矣。何必多造殿宇，廣列長廊，不爲利益自他，惟取快悅俗目乎。謝友才志雖高，可惜從未一遇通人。所言自悔時過難學者，特舉業耳。不知學聖學賢之時，無過無不過。其學亦無難無易。何

以言之。孔子七十尚欲假年學易。爲免大過計耳。豈爲熟其詞義以雄筆札。得高爵者哉。十五志學。七十尚學。彼年臨四十。豈時過不能爲學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聖罔念而作狂。狂克念而成聖。有何難易之可論於其間哉。予謂謝友爲學莫善此際。有父母可以盡孝。有兄弟可以盡弟。有兒女可以教訓。有詩書可以取法。正合夫子居家爲政之道。此時不學。真是時過難學矣。縱令文章蓋世。官居一品。終是一窮微極妙之藝人。非適時力學之儒士也。因聞佛語。遂持長齋。可知宿因深厚。廢棄前功。意欲出家。可知道眼昏朦。如來說法。恆順衆生。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外盡人倫。內消情慮。使復本有真心。是名爲佛弟子。豈在兩根頭髮上論也。況貴鄉僻居深山。知法者少。高明者以語言不通之故。皆不至其地。仗此好

心。竭力學道。孝弟修而閭里感化。齋戒立而殺盜潛消。研究淨土經論。則知出苦之要道。受持安士全書。則知淑世之良謨。以淨土法門諭親。以淨土法門教子。及諸親識。正以生死事大。深宜痛恤。我後不必另擇一所。卽家庭便是道場。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盡作法眷。自行化他。口勸身率。使其同歸淨域。盡出苦輪。可謂戴髮高僧。居家佛子矣。宜以鄙意告之。倘聞此不加誹毀。又欲進步。路頭不決。身事暇適。不妨親至普陀來訪一番。否則但觀淨土十要。及淨土聖賢錄。自知取法。不勞更問他人矣。令兄忠厚有餘。似與此道有緣。宜勸受持安士全書。庶不虛此一晤。彌陀疏鈔。安士全書各一部。隨書帶來。以結淨緣。

復泰順林介生居士書二

數載未晤。時常憶念。今秋令兄枝芬赴鄉試。持書來山。方
 悉居士近來操持。又言家門不幸。喪其愛子。旦夕憂思。不能置
 懷。予欲詳陳事理因果。以錄遺期迫。不能住宿。故略言之。今嘉
 平望日。徹權師至。又言居士怨尤之狀。及無知俗人謂作善獲
 殃。修行無益等種種邪說。予聞之。悽然。恐上智者。因茲情行。下
 愚者。敢於作惡。故不揣固陋。直詞以告。如來說經。報通三世。凡
 人生子。略有四因。報通三世者。第一現報。謂現在作善作惡。現
 生獲福獲殃。如士子習舉業。現身得功名。此凡眼能見者。第二
 生報。謂今生作善作惡。來生享福受罪。如祖父重斯文。子孫方
 發達。此則凡眼所不能見。天眼猶能見之。今生來生。皆約本人說。然隔世之事。難以會通。權約祖父子孫。欲人勇了。
不可以拘管 第三後報。謂今生作善作惡。至第三生。或四五六七生。
 或十百千萬生。或一十百千萬劫。或至無量無邊恆河沙劫。方

受善惡之報。如商周之王業。實肇基於稷契。弼舜佐禹之時。若
 三四生等。天眼猶能見之。若百千萬劫。天眼則不能見。聲聞道
 眼。猶能見之。若無量無邊恆河沙劫。惟如來五眼圓明者能見。
 尚非聲聞道眼之境。況天眼肉眼哉。知此三報之義。則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聖言原自無爽。富貴貧賤。壽夭窮通。天命未曾有
 偏。境緣之來。若鏡現像。智者但修鏡外之容。愚人徒憎鏡內之
 影。逆來順受。方為樂天。不怨不尤。始可立命。子有四因者。一者
 報恩。二者報怨。三者償債。四者討債。報恩者。謂父母於子。宿世
 有恩。為報恩。故來為其子。則服勞奉養。生事死葬。必使生則親
 歡。祭則鬼享。乃至致君澤民。名垂青史。令天下後世。敬其人而
 并敬其親。若曾魯公。陳忠肅。王龜齡。史大成。曾陳王三公。皆宋名臣。史公清初
 狀元。四公皆信佛。唯忠肅悟入甚
深。以前世皆為高僧。故雖
 處富貴。猶能不昧本因耳。 今世之孝子賢孫。皆此類也。報怨者。謂父母宿

世於子有負恩處。爲報怨故。來爲其子。小則忤逆親心。大則禍延親身。生無甘旨之養。死貽九泉之辱。又其甚者。身居權要。謀爲不軌。滅門戮族。掘墳夷墓。使天下後世。唾罵其人。并及其親。若王莽。曹操。董卓。秦檜等是也。償債者。子宿世負親資財。爲償債故。來爲其子。若所負者多。則可以終親之身。若所負者少。故不免半途而去。如學甫成名而喪命。商纔得利而殞身。討債者。謂親宿世負子資財。爲討債故。來爲其子。小債則徒費束修。聘金。延師娶妻。及種種教誨。欲望成立。而大限既到。忽爾喪亡。大債則不止如此。必致廢業蕩產。家敗人亡。而後已。諦觀令子。恐是討債而來。幸所負者少。故弱冠而去。當懺悔宿業。努力勤修。天必畀汝好子。光大門戶。況孔子聖人。中年喪子。顏淵大賢。壯歲夭亡。原憲赤貧。子路殉難。夷齊餓死於首陽。伯玉窮困於衛。

國。將謂聖賢因修德而遭天譴耶。抑亦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耶。但責己德之不誠。勿問天報之禍福。能如是者。五福自然臨門。六極決定避舍。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須知人生世間。具足八苦。縱生天上。難免五衰。唯西方極樂世界。無有衆苦。但受諸樂。將非天以汝倡導淨土。以此無福無壽之子。爲汝作頂門一針。使汝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充滿。甚可畏懼。人命無常。速如電光。大限到來。各不相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於此猶不醒悟。力修淨業。則與木石無情。同一生長於天地之間矣。有血性漢子。豈肯生作走肉行尸。死與草木同腐。高推聖境。自處凡愚。遇大警策。而不憤發。聞聖賢佛祖之道。而不肯行。是天負人耶。抑人負天耶。祈垂慧察。

復永嘉某居士書五

自去臘至三月下旬，所接四書，及師殿所持二位與徐君
 問答，並布疋食物等，足見爲法心切，愛我情深。初則企徐君來，
 次則閱彼所印文鈔，目似吃虧，以故遲遲其復耳。去臘之書，實
 得以友輔仁之義，但以推我過高，令人益加慚報。夫人生大倫，
 其數唯五，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父、生、師、教、君、食，三者
 相等，何五倫之中，不列其師？不知師有成我之德者，則屬於父。
 次則誘掖獎勸，以達其材，則屬於兄，故孟子謂師也父兄也。次
 則麗澤互益，如二月互照，朋从二月，友从二丰，古文友，作美，又，手也，大係又之聲，
 故佛門每謂尋師訪友，印光毫無實德，不敢爲人作師，而以友
 輔仁之心，固自志學以至今日，未嘗息念，而人不我諒，不但不

加磋磨，或時反見棄捨。汝企吾親證三昧，又恐有負初衷，致書
 勸進，不遺餘力。吾自束髮受書以來，未遇此之益友，感甚愧甚。
 而死罪四字，乃直臣諫君，激其必納之詞，施於師友，殊爲失體。
印光宿業深重，初生半載，病目六月，號咷哭泣，除食息外，了無一
 刻止息，其痛苦不知其何如。幸承夙善根力，得見天日，實爲萬
 幸。成童受書，由宿業引發，致服韓歐闢佛之毒，繼則深自省察，
 自知慚愧，歸命三寶，出家爲僧。若非三寶冥垂加被，使我自省，
 則當今之時，久在阿鼻地獄，受諸劇苦，何能與諸君子指東話
 西，論自力他力，以期同證真常，誕登覺岸乎哉？其七期已滿，三
 昧未成，一由夙業深重，二由精神衰頹所致。然佛固不見棄於
 罪人，當承茲行以往生耳。十念記數，不是數息，以其從一至十，
 同於數息。又以蓮宗寶鑑，訛作至百千萬，恐受其病，引爲證明。

目為數息持名。斷斷不可欲證三昧。自有佛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何得問我所證。方能續步。彌陀經云。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若七日。一心不亂。此一日七日。乃是舉例之詞。不可執定。若是等覺根性。一念即能不亂。何待一日。若是逆惡根性。畢生亦難一心。何況七日。王耕心說上中下根為一例。發而為論。深自矜誇。謂為發前人所未發。實為上達佛祖誠言。下達後進狂妄。令人不勝悲憫哀憐而來之能止也。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作指心懸。是指心是。觀想既是作。持誦禮拜豈不是作。舉一反三。佛者尚然。況博地凡夫。上竊佛意。何得不依圓攝妙解。而以擔板之見。推測乎。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文殊選圓通偈。謂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今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無上道。四十二章經云。夫心者。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夢東云。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此十六字為念佛法門一大綱宗。欲修三昧。何不於此等語句中全身靠倒。不以聖言為量。而以我之罪業凡夫為準。豈不顛倒之甚乎。

然汝發此言。蓋亦有由。以衷論詳示省一大師所見之境。及耕心謂承彼心傳。意者必有種種不思議妙境。及口傳心受之妙訣耳。不知三昧者。華言正定。亦云正受。正定者。寂照雙融之謂。正受者。妄伏真現之謂。寂照雙融。有何境界之可得。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曰。以無所得故。三世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楞嚴云。圓滿菩提。歸無所得。修禪定人。指四禪八定及參禪人。以唯仗自力。不求佛加。故於工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時。每有種種境界。幻出幻沒。譬如陰雨將晴之時。濃雲破綻。忽見日光。恍惚之間。變化不測。所有境界。非真具道眼者。不能辨識。若錯認消息。則著魔發狂。莫之能醫。念佛人以真切之信願。持萬德之洪名。喻如杲日當空。行大王路。不但魑魅魍魎。剗蹤滅迹。即歧途是非之念。亦無從生。推而極之。不過曰。念至功純。

力極。則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而已。此理此行。唯恐人之不知。不能合佛普度衆生之願。豈秘而不傳。獨傳於汝乎。若有暗地裏口傳心受之妙訣。卽是邪魔外道。卽非佛法。然^{印光}實有人所不得而已。所獨得之訣。不妨由汝之請。以普爲天下之諸佛子告。其訣唯何。曰誠。曰恭敬。此語舉世咸知。此道舉世咸昧。^{印光}由罪業深重。企消除罪業。以報佛恩。每尋求古德之修持懿範。由是而知誠與恭敬。實爲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秘訣。故常與有緣者。諄諄言之。持經利益隨心論。雖發其端。未明其概。擬續一二萬言。歷引古德誠敬之迹。與其感應之道。并參己蕪語。發揮評論。俾閱者法戒分明。知所取捨。自不至以巨因而獲微果。與夫以善因而招惡果耳。斯言已與徐君說之。須知誠與恭敬。非唯學佛宜然。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欲得

精一。莫不以此而爲基本。觀孟子弈秋誨弈一事。可以知矣。徐君夙具靈根。而且歷代奉佛。自出世來。卽受庭訓。又經二三十年之學問閱歷。何捨高明而取卑劣。實^{印光}之文而爲之流布也。須知宏法利生。貴識時機。今人應受之法。與所受之病。高明者不肯詳言。其所言者。縱極玄妙。多非應病之藥。或由彼妙藥。反增其病。^{印光}譬如無知無識之庸醫。不但不知病原。亦且不知藥性。唯以先祖秘製之阿伽陀萬應丸。舉虛實寒熱種種諸病。皆以此藥投之。倘不懷疑。取而服之。立見全愈。卽秦緩扁鵲無從措手之證。一服此藥。立見起死回生。於是有心活人濟世者。爲之廣出招帖。令有病者。同服此藥。雖知秦緩等之神妙不測。而不廣告者。以病屬宿業。有神仙不能療者。況神醫乎。至於所斷評衰論語。實屬婆心真切。與^{印光}交互發明。特欲開人正眼。非是

文飾^{印光}仁老評語。亦極痛切。然於王生心病。及衷論流弊。尚欠發揮。^{印光}所說多致力於此二者耳。及餘所答。皆悉圓融恰當。唯論四土一段。約理固無大礙。約事殊欠精詳。以凡聖同居。方便有餘二土。乃約帶業往生之凡夫。與斷見思惑之小聖而立。不可約佛而論。若約佛論。非但西方四土。全體寂光。卽此五濁惡世。三途惡道。自佛視之。何一不是寂光。故曰毘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徧一切處之常寂光土。唯滿證光明徧照之毘盧遮那法身者。親得受用耳。餘皆分證。若十信以下至於凡夫。理則有而事則無耳。欲詳知者。當細研彌陀要解論四土文。而梵網玄義。亦復具明。毘盧遮那。華言光明徧照。亦云徧一切處。乃一切諸佛究竟極果。滿證清淨法身之通號。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然。若釋迦彌陀藥師阿闍等。乃化身佛之各別名號耳。盧舍那。華言淨滿。以其慈業淨盡。稱慈圓滿。乃約智斷二德所感之果報而言。又須知實報寂光。本屬一土。約稱性所感之果。則云實報。約究竟所證之理。則云寂光。初住初

入實報分證寂光。妙覺乃云上上實報究竟寂光。是初住至等覺。二土皆屬分證。妙覺極果。則二土皆屬究竟耳。講者於實報則唯約分證。於寂光則唯約究竟。寂光無相。實報具足華藏世界海微塵數。不可思議微妙莊嚴。譬如虛空體。非羣相。而一切諸相。由空發揮。又如寶鏡。虛明洞徹。了無一物。而復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實報寂光。卽一而二。卽二而一。欲人易了。作二土說。金輪呪法所示。乃三世因果。爲獵爲僧。乃前世因果。今得爲人。福盡將墮。乃約迷不修。示前因後果。念佛閱經。悟二空理。證實相法。乃約省悟修持。示現因後果。且勿僥倖自任。謂現生便能如是。現生證實相者。非無其人。恐賢契無此善根。若不詳陳其故。或致妄期聖證。則志高而行不逮。久而久之。必致喪心病狂。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求升反墜。弄巧成拙。究其結果。難免永淪

惡趣。不但埋沒己靈實為孤負佛恩。二空理唯言悟。則利根凡夫即能。如圓教名字位中人。雖五住煩惱。毫未伏斷。而所悟與佛無二無別。五住者見惑為一住、思惑為三住、此二住於界內、塵沙惑無明惑共為一住、此二住於界外、若約宗說。則名大徹大悟。若約教說。則名大開圓解。大徹大悟。與大開圓解。不是依稀彷彿明了而已。如龐居士聞馬祖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當下頓亡玄解。大慧果聞圓悟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亦然。智者誦法華。至藥王本事品。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能如是悟。方可名大徹大悟。大開圓解。若云證實相法。則非博地凡夫之所能為。南嶽思大禪師。智者之得法師也。有大智慧。有大神通。臨終有人問其所證。乃曰。我初志期銅輪。即十住位、破無明、證實相、初入實報、分證寂光、初住即能於百三千大千世界、示作佛身、教化衆生、二住則十、三住則萬、位位增數十倍、並小可哉、但以領衆太早。只證鐵輪而已。鐵輪、即第十信位、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

九信破塵沙、伏無明、南嶽思示居第十信、尚未證實相。智者大師。釋迦之化身也。臨終有問未審大師證入何位。答曰。我不領衆。必淨六根。即十信位、獲六根清淨、如法華經法損己利人。但登五品。五品、即觀行位、圓伏五住煩惱、而見惑尚未斷除、蕩益大師臨終有偈云。名字位中真佛眼。未知畢竟付何人。名字位人、圓悟藏性、與佛同儔、而見思尚未能伏、何況乎斷、末世大徹大悟人、多多是此等身分、五祖或為東坡、草堂清作魯公、猶其上者、次即海印信為宋防禦女、又次則雁蕩備為秦氏子槍、良以理難頓悟、惑未伏除、一經爰生、或致迷失年、藏性、即如來藏妙真如性、乃實相之異名、蕩益大師示居名字。智者示居五品。南嶽示居十信。雖三大師之本地。皆不可測。而其所示名字觀行相似三位。可見實相之不易證。後進之難超越。實恐後人未證謂證。故以身說法。令其自知慚愧。不敢妄擬。故耳。三大師末後示位之恩。粉骨碎身。莫之能報。汝自忖度。果能越此三師否乎。若曰。念佛閱經。培植善根。往生西方之後。常侍彌陀。高預海會。隨其功行淺深。遲早必證實相。則是決定無疑之詞。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證也。又金

輪呪法。不許問事。唯許問善根。問法門。而末世衆生。無論有善根。無善根。皆當決定專修淨土。法門亦不須問。善根有。固宜努力。無尤當篤培。則善根亦不須問。只宜持呪。助修淨業。勿輒作法。煩瀆佛聖。倘動輒作法。若身心不恭敬。不至誠。或致起諸魔事。唯一事宜作法。而非汝等分上事。如有發心出家者。自未證道。不能觀機。上叩佛慈。冥示可否。庶無匪徒敗種混入之弊。而今之收徒者。唯恐其不多。明知爲下流。尚急急欲收。唯恐其走脫。誰肯如此決擇。貪名利。喜眷屬。致令佛法一敗塗地。莫之能興也。至於業障重。貪瞋盛。體弱心怯。但能一心念佛。久之自可諸疾咸愈。普門品謂若有衆生。多於淫欲瞋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之。念佛亦然。但當盡心竭力。無或疑貳。則無求不得。然觀音於娑婆有大因緣。於念佛外。兼持觀音名號

亦可。或兼持楞嚴大悲等呪。亦無不可。至於閱經。若欲作法師。爲衆宣揚。當先閱經文。次看註疏。若非精神充足。見解過人。罔不徒勞心力。虛喪歲月。若欲隨分親得實益。必須至誠懇切。清淨三業。或先端坐少頃。凝定身心。然後拜佛朗誦。或止默閱。或拜佛後端坐少頃。然後開經。必須端身正坐。如對聖容。親聆圓音。不敢萌一念懈怠。不敢起一念分別。從首至尾。一直閱去。無論若文若義。一概不加理會。如是閱經利根之人。便能悟二空理。證實相法。卽根機鈍劣。亦可以消除業障。增長福慧。六祖謂但看金剛經。卽能明心見性。卽指如此看耳。故名曰但能如此看。諸大乘經。皆能明心見性。豈獨金剛經爲然。若一路分別。此一句是甚麼義。此一段是甚麼義。全屬凡情妄想。卜度思量。豈能冥符佛意。圓悟經旨。因茲業障消滅。福慧增崇乎。若知恭敬

猶能少種善根。倘全如老學究之讀儒書。將見褻慢之罪。獄孽淵深。以善因而招惡果。卽此一輩人也。古人專重聽經。以心不能起分別故。如有一人出聲誦經。一人於旁。攝心諦聽。字字句句。務期分明。其心專注。不敢外緣一切聲色。若稍微放縱。便致斷絕。文義不能貫通矣。誦者有文可依。心不大攝。亦能誦得清楚。聽者惟聲是託。一經放縱。便成割裂。若能如此聽。比誦者能至誠恭敬之功德等。若誦者恭敬稍疏。則其功德。難與聽者相比矣。今人觀佛經如故紙。經案上雜物與經亂堆。而手不盥洗。口不漱蕩。身或搖擺。足或翹舉。甚至放屁。搥脚。一切肆無忌憚。而欲閱經。獲福滅罪。唯欲滅佛法之魔王。爲之證明讚歎。謂其活潑圓融。深合大乘不執著之妙道。眞修實踐之佛子見之。唯有黯然神傷。潛焉出涕。嗟其魔眷橫興。無可如何耳。智者誦經。

豁然大悟。寂爾入定。豈有分別心之所能得哉。一古德寫法華經。一心專注。遂得念極情亡。至天黑定。尚依舊寫。侍者入來。言天黑定了。只麼還寫。隨卽伸手不見掌矣。如此閱經。與參禪看話頭。持呪念佛。同一專心致志。至於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益耳。明雪嶠信禪師。寧波府城人。目不識丁。中年出家。苦參力究。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其苦行實爲人所難能。久之大徹大悟。隨口所說。妙契禪機。猶不識字。不能寫。久之則識字矣。又久之則手筆縱橫。居然一大寫家。此諸利益。皆從不分別專精參究中來。閱經者亦當以此爲法。此老語錄。已入清藏。譚掃庵以名進士。皈依座下。爲製道行碑。有一萬餘言。閱經時。斷斷不可起分別。自然妄念潛伏。天真發現。若欲研究義理。或翻閱註疏。當另立一時。唯事研究。當研究時。雖不如閱時。

之嚴肅。亦不可全無恭敬。不過比閱時稍舒泰些。未能業消智朗。須以閱為主。研究但略帶。否則終日窮年。但事研究。縱令研得如撥雲見月。開門見山一樣。亦只是口頭活計。於身心性命。生死分上。毫無干涉。臘月三十日到來。決定一毫也用不著。若能如上所說閱經。當必業消智朗。三種情見。當歸於無何有之鄉矣。若不如是閱經。非但三種情見。未必不生。或恐由宿業力。引起邪見。撥無因果。及淫殺盜妄種種煩惱。相繼而興。如火熾然。而猶以為大乘行人。一切無礙。遂援六祖心平何勞持戒之語。而諸戒俱以破而不破為真持矣。甚矣。修行之難得真法也。所以諸佛諸祖。主張淨土者。以承佛慈力。制伏業力。不能發現耳。當以念佛為主。閱經為助。若法華楞嚴華嚴涅槃金剛圓覺。或專主一經。或此六經。一一輪閱。皆無不可。而閱之之法。斷斷

不可不依吾說。而苟且從事。致令不思議利益。由肆無忌憚。並分別妄情而失之。豈不哀哉。吾昔謂汝與師。已能徹底信向淨土法門。及觀汝問徐君諸稿。則又欲持呪。又欲研究戒學。以密呪功德。淨土中無此稱述。便中心漾漾。毫無定見。汝是何等根機。而欲法法咸通耶。其急切紛擾。久則或致失心。吾與徐君言。祈彼極力開示。以盡法門師友之誼。師。以密宗氣冲塵沾。皆獲解脫。淨宗無此等益。何不觀五逆十惡。臨終獄現。念佛數聲。即獲往生乎。又不觀華嚴證齊諸佛之等覺菩薩。尚以十大願王回向往生。以期圓滿佛果乎。若謂有勝此者。便欲廢此修彼。何不體貼佛祖。千經萬論。殷勤丁寧之至意乎。刻實論之。大乘法門。法法圓妙。但以機有生熟。緣有淺深。故致益有難得與易得耳。善導彌陀化身也。其所示專修。恐行人心志不定。為

餘法門之師所奪。歷敍初二三四果聖人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末至十方諸佛。盡虛空徧法界。現身放光。勸捨淨土。爲說殊勝妙法。亦不肯受。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不敢違其所願。善導和尚。早知後人者。山看見那山高。渺無定見。故作此說。以死盡展轉企慕之狂妄偷心。誰知以善導爲師者。尚不依從。則依從之人。始不多見。豈夙世惡業所使。令於最契理契機之法。覲面錯過。而作無禪無淨土之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輪迴中人乎。哀哉。吾以汝究學心切。若常致書通問。彼此皆爲煩擾。因問師。殿有無教乘法數等書。令請去。則有處查閱。翻譯名義。係釋梵語名義之書。釋氏稽古略。係載歷代佛門事迹之書。閱藏知津。係標示大藏經論語錄及諸著述大意之書。龍藏彙記。卽是清藏目錄。此諸書皆不可不有。有此諸書。如一師相隨。有問卽答。

未斷煩惱之人。須依事懺。懇切極處。不思議妙理。徹底圓彰。若捨事說理。只成得一個畫餅利益。說時則有。用時則無。又高僧傳初二三四集。居士傳。比丘尼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皆記古德之嘉言懿行。閱之。自有欣欣向榮之心。斷不至有得少爲足。與卑劣自處之失。宏明集。廣宏明集。鐸津文集。折疑論。護法論。三教平心論。續原教論。一乘決疑論。皆護教之書。閱之。則不被魔外所惑。而摧彼邪見城壘矣。此等諸書。閱之。能令正見堅固。能與經教互相證明。且勿謂一心閱經。置此等於不問。則差別知見不開。遇敵或受挫辱耳。汝書所陳。有未標示者。若能詳細體察。其意固自彰彰。又二空卽我空法空。我空者。謂於五陰色受想行識中。了知若色若心色卽色法。心卽心法。悉皆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別離而滅。了無主宰之實。我可得法空者。於五陰法。了知當

體全空。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卽是其義。只此法空之理。卽是實相。由破無明。證實相。故曰度一切苦厄也。實相者。法身理體。圓離生滅。斷常空有等相。而爲一切諸相之本。最爲真實。故名實相。此之實相。生佛同具。而凡夫二乘。由迷背故。不能得其受用。喻如衣裏明珠。由不知故。不免貧窮。非曰在迷。凡夫與證真諦之二乘。無此理體也。悟者。了了分明。如開門見山。撥雲見月。又如明眼之人。親見歸路。亦如久貧之士。忽開寶藏。證者如就路還家。息步安坐。亦如持此藏寶。隨意受用。悟則大心凡夫。能與佛同。證則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之處。識此悟證之義。自然不起上慢。不生退屈。而求生淨土之心。萬牛亦難挽回矣。又凡鈔錄文字。必須諦審精詳。不可粗略了事。彌陀要解序。經成時大師節略。語句便不圓潤。而末後云。不敢與二翁競異。亦不必

與二翁強同。譬如側看成峯。橫看成嶺。縱皆不盡廬山真境。要不失爲各各親見廬山而已。時師略去此譬。不必與二翁強同之必字。訛作敢字。便成我慢自大。藐視二翁。意中便有二翁所註違經。不敢依從之義。并與下譬相反。實爲冤誣。蕩益貽誤。後學讀之。令人痛心疾首。今之時。是何時也。南北相攻。中外相敵。三四年來。人死四五十萬。自有生民以來。未聞有如此之慘悽者。又復風吹。水衝。地震。瘟疫。各處頻頻見告。又兼水旱。不一年中。每兼受其災。諸物之貴。比昔幾倍。當斯時也。幸而得生。敢不竭力專修淨業。以期往生淨土乎。敢以倖得之身。遊逸其志。不注定一法。而泛泛然致力於不契時機之法門乎。倘或一息不來。而欲再聞如此之徑直法門。恐無有如是之傲倖也已。

與徐福賢女士書

余寄食普陀二十餘年。在家二衆。概無交涉。茲因至愚老友。駐錫慈巖。時常晤語。近來福嚴師至。不決旬日。每過予舍。言及貞操。輒興悲感。因慰之曰。彼雖貞烈。可風。無奈不知修途。吾當略陳綱要。令隨分隨力。篤修淨業耳。嚴師卽隨禮懇。因爲言曰。佛法者。一切衆生。卽心本具之法也。三乘華嚴、華嚴、華嚴、華嚴六凡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皆當遵行。在家出家。俱能受持。而況女身多障。諸凡不能自由。離鄉別井。易招外侮。譏毀爲爾慮者。只宜在家持戒念佛。決志求生極樂世界。斷斷不可遠離家鄉。出家爲尼。至於研窮經教。參訪明師。乃決烈男子分內之事。非女人所宜效法也。女人但當篤修淨業。專持佛號。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自然現

生親證念佛三昧。臨終往生上品。縱未能親證三昧。亦得以高預海會。長侍彌陀。由是親證無生。復本心性。無邊教海。皆悉了知。如寶鏡當臺。萬象俱現。然後承佛慈力。及己願輪。不違安養。迴入娑婆。種種方便。度脫衆生。俾一切有情。同登蓮邦。悉證無生。庶不負一番決烈修持之心。可謂火裏蓮花。女中丈夫矣。凡修淨業。以決志求生西方爲本。而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爲宗。所言信者。須信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極樂之樂。樂無能喻。娑婆之苦。所謂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音印、與陰同、蓋覆也熾盛。五陰熾盛者、謂衆生於色受想行識五陰之中、起惑造業、如火熾然、不能止息也、此一屬招苦之因、前七乃所招苦果、娑婆之苦、雖多逾恒沙、此八攝無不盡、諸苦既經身歷、不煩備釋、極樂之樂。約根身則蓮花。化生長生不死。體稟男質。絕無女形。不聞惡道之名。況有其實。約器界則黃金爲地。七寶爲池。行樹參天。樓閣住空。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凡所受用。無不如意。而諸凡用度。皆

是化現。非如此土。由人力造作而成也。而彌陀導師相好光明。無量無邊。一睹慈容。卽證法忍。況復觀音勢至。清淨海會。各舒淨光。同宣妙音。故雖具縛凡夫。通身業力。若能信願真切。卽蒙佛慈攝受。一得往生。則煩惱惡業。徹底消滅。功德智慧。究竟現前。能如是信。可謂真信。欲詳知者。當熟讀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此名淨土三經。專談淨土緣起事理。其餘諸大乘經。咸皆帶說淨土。而華嚴一經。乃如來初成正覺。爲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稱性直談一乘妙法。末後善財徧參知識。於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爲說十大願王。普令善財及與華藏海衆。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而觀經下品下生。五逆十惡。具諸不善。臨命終時。地獄相現。有善知識。教以念佛。彼卽受教。稱念佛名。未滿十聲。卽見化佛授手。接引往生。大集經

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是知念佛一法。乃上聖下凡共修之道。若愚若智通行之法。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以其專仗佛力。故其利益殊勝。超越常途。教道昔人謂餘門學道。似蟻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如風帆揚於順水。可謂最善形容者矣。若欲研究。阿彌陀經有蕩益大師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極。爲自佛說此經來第一註解。妙極確極。縱令古佛再出於世。重註此經。亦不能高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諦信受。無量壽經有隋慧遠法師疏。訓文釋義。最爲明晰。觀無量壽佛經有善導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發揮。至於上品上生章後。發揮專雜二修優劣。及令生堅固真信。雖釋迦諸佛現身。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若夫台宗觀經疏。妙宗鈔。諦

理極圓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鈍均益也。既知如上所說義理。必須依此諦信。自己見得及者。如是信。即自己見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仰信佛言。斷斷不可以己凡情不測。稍生絲毫疑念。方可謂真信矣。既生信已。必須發願。願離娑婆。如獄囚之冀出牢獄。願生極樂。如窮子之思歸故鄉。若其未生淨土以前。縱令授以人天王位。亦當視作墮落因緣。了無一念冀慕之想。即來生轉女為男童真出家。一聞千悟。得大總持。亦當視作紆曲修途。了無一念希望之心。唯欲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既得往生。則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位居不退。忍證無生。回視人天王等。及出家為僧。不知淨土。修餘法門。歷劫辛勤。莫由解脫者。如螢火之與杲日。蟻垤之與泰山矣。可勝悲哉。可勝悼哉。以故修淨土人。斷斷不可求來生人

天福樂。及來生出家為僧等。若有絲毫求來生心。便非真信切願。便與彌陀誓願間隔。不能感應道交。蒙佛接引矣。以此不可思議殊勝妙行。竟作人天有漏福因。而況享福之時。必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如置毒於醍醐之中。便能殺人。不善用心者。其過如是。必須徹底斬斷此等念頭。庶淨土全益。通身受用矣。既有真信切願。必須志心執持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聖號。無論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喫飯。及大小便利等。總不離此六字洪名。或四字持亦可必須令其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無二。心佛一如。若能念茲在茲。念極情忘。心空佛現。則於現生之中。便能親證三昧。待至臨終。生上上品。可謂極修持之能事也已。至於日用之中。所有一絲一毫之善。及誦經禮拜種種善根。皆悉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如是則一切行門。皆為淨土助行。猶如聚眾塵

而成地。聚衆流而成海。廣大淵深。其誰能窮。然須發菩提心。誓願度生。所有修持功德。普爲四恩三有法界衆生回向。則如火加油。如苗得雨。既與一切衆生深結法緣。速能成就自己大乘勝行。若不知此義。則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見。雖修妙行。感果卑劣矣。念佛雖一切時一切處。皆無妨礙。然須常存敬畏。必須視佛像一如活佛。視佛經祖語。一如佛祖對己說法一樣。不敢稍存疑慢。雖孝子之讀遺囑。忠臣之奉勅旨。當不過是。至於平時念佛。聲默隨意。若睡臥大小便。澡身濯足等。及經過臭穢不潔之地。俱宜默念。不可出聲。出聲則便爲不恭。默念則功德一樣。吾常謂欲得佛法實益。須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則消一分罪業。增一分福慧。有十分恭敬。則消十分罪業。增十分福慧。若或了無恭敬。則雖種遠因而褻慢之罪。有不堪設想者矣。今之

在家讀佛經者。皆犯此病。故於有緣者前。每諄諄言之。念佛必須攝心。念從心起。聲從口出。皆須字字句句。分明了了。又須攝耳諦聽。字字句句。納於心中。耳根一攝。諸根無由外馳。庶可速至一心不亂。大勢至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者。卽此是也。文殊所謂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者。亦卽此是也。切不可謂持名一法。淺近。捨之而修觀像觀想實相等法。夫四種念佛。唯持名最爲契機。持至一心不亂。實相妙理。全體顯露。西方妙境。徹底圓彰。卽持名而親證實相。不作觀而徹見西方。持名一法。乃入道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今人教理觀法。皆不了明。若修觀想實相。或至著魔。弄巧成拙。求升反墜。宜修易行之行。自感至妙之果矣。淨土十要。乃蕩益大師以金剛眼。于闡揚淨土諸書中。選其契理契機。至極無加者。第一彌陀要

解。乃大師自註。文淵深而易知。理圓頓而唯心。妙無以加。宜常研閱。至於後之九種。莫不理圓詞妙。深契時機。雖未必一一全能了然。然一經翻閱。如服仙丹。久之久之。即凡質而成仙體矣。
此是淨土法門之妙。不可錯會。謂令成仙。淨土聖賢錄。歷載彌陀因中行願。果上功德。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馬鳴。龍樹。諸菩薩。自行化他之事。次及遠公。智者。暨清初諸大祖師。善知識。往生事迹。及比丘尼。王臣士庶。婦女惡人。畜生。念佛往生之事。又復采其言論之切要者。併錄傳中。俾閱者取法有地。致疑無由。以古為師。力修淨業。較參叩知識。更加真切矣。龍舒淨土文。斷疑起信。修持法門。分門別類。縷析條陳。為導引初機之第一奇書。若欲普利一切。不可不從此入手。此上三種。及無量壽經疏。觀經四帖疏。共五種。前已為福嚴師說。今請而郵寄。不知已請得否。若無當寄回音。即為郵

寄。有此諸書。淨土眾義。可以備知。縱不徧閱羣經。有何所欠。倘不知淨土法門。縱令深入經藏。徹悟自心。欲了生死。尚不知經幾何大劫。方能滿其所願。阿伽陀藥。梵語阿伽陀。此云善治。善治一切諸病也。萬病總治。此而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修。及修而不專心致志。更為可痛惜也已矣。女人出門。大有妨礙。況用度艱難。更為不便。受戒一事。若男子出家為僧。必須入堂習儀。方知叢林規矩。為僧儀則。則遊方行脚。了無妨阻。否則十方叢林。莫由住止。若在家女人。家資豐厚。身能自主。詣寺受戒。亦非不可。至於身家窮困。何必如此。但於佛前懇切至誠。懺悔罪業。一七日。自誓受戒。至第七日。對佛唱言。我弟子福賢。誓受五戒。為滿分優婆夷。優婆夷。此云近事女。謂既受五戒。堪事佛故。
戒滿分者。五盡形壽不殺生。盡形壽不偷盜。盡形壽不淫欲。若有夫女。則曰不邪淫。
盡形壽不妄語。盡形壽不飲酒。如是三語。即為得戒。但自志心

受持。功德並無優劣。切勿謂自誓受戒者爲不如法。此係梵網經中如來聖訓。普陀秋不傳戒。傳戒在於正月上旬開堂。至二月十九圓滿。然祈安住修持淨業。不可奔馳跋涉。倘或執著不改。便爲不識好惡。妨自己之清修。負老僧之忠言。我欲汝卽生成就道業。斷不至障汝法緣。汝但諦思。自知取捨。至於不能出家。卽欲捨命。此念雖烈。此心實癡。今之尼僧。誰堪爲師。住持庵廟。強暴實多。汝既是女。上士則難爲禦侮。爲避嫌故。下愚則竭力夤緣。欲造業故。汝祇知出家爲尼之解脫。不知出家爲尼之障礙。故不辭煩瑣。剴切言之。汝將謂捨命便解脫乎。不知識隨業牽。又復受生。驢女馬女。亦未可知。欲復得人女之身。恐未有此之大幸。縱令復得人女。或得爲男。或爲人王。天王。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又安保其於佛法中。又復遇此卽生了脫之

淨土法門也。縱令能遇。何若今生忍耐住世。報盡卽生西方之爲愈也。汝從生已來。有如此爲汝籌畫者否。倘或不依吾言。卽爲忘恩負義。則將來之苦。當更甚於今日無量無邊倍矣。把手牽他行不得。直須自肯始相應。可聽與否。祈自裁度。併祈以此告福蓮貞女知之。

復永嘉周羣錚居士書

汝所說頗有道理。慰甚。生死大事。須當預辦。若待臨行方修。恐被業力所奪。閉方便關。拒絕不急事緣。甚爲有益。羅臺山之不往生墮福處。在於文字氣習重耳。此習既重。則雖曰念佛。實念念在文字裏做工夫。念佛工夫。祇是支撐門面而已。此文人通病。非臺山一人而已也。世智辨聰。佛謂爲八難之一者。正

爲此也。念佛欲得一心，必須發真實心。爲了生死，不爲得世人謂我真實修行之名。念時必須字字句句從心而發，從口而出，從耳而入。一句如是，百千萬句亦如是。能如是，則妄念無由而起，心佛自可相契矣。又須善於用心，勿致過爲執著，或致身心不安，或致起諸魔事。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依此而行，決無歧誤。了凡四訓，不知是鈔安士書中者，或單有流通之本。^光見一流通本，積善篇中，缺十條因果事迹。若欲排印，當以安士書後所載者校之，缺則補之，訛則改之。序文湊千餘字，意雖可取，文不舒暢。^光本欲發揮四訓未暢之旨，而意爲詞阻，究亦無所發明。但弁之于首，亦可作互相參證之微益耳。又現在見佛之志，可謂真切，然此事頗不容易，當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以期一心不亂，爲決定主宰。於未得一心前，斷斷不萌見佛之念，能得一

心，則心與道合，心與佛合。欲見即可頓見，不見亦了無所礙。倘急欲見佛，心念紛飛，欲見佛之念，固結胸襟，便成修行大病。久之，則多生怨家，乘此躁妄情想，現作佛身，企報宿怨，自己心無正見，全體是魔氣分。一見便生歡喜，從茲魔入心腑，著魔發狂。雖有活佛，亦未如之何矣。但能一心，何須預計見佛與否。一心之後，自知臧否，不見固能工夫上進，卽見更加息心專修，斷無誤會之咎。唯有勝進之益，世間不明理人，稍有修持，便懷越分期望，譬如磨鏡，塵垢若盡，決定光明呈露，照天照地。若不致力於磨，而但望發光，全體垢穢，若有光生，乃屬妖光，非鏡光也。^光恐汝不善用心，或致自失善利，退人信心，是以補書所以耳。永明云：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今例其詞曰：但期心不亂，不計見不見，如此當能致力於心與佛合之道矣。

擬答某居士書

附某居士原書

鄙人信從淨土，已決定奉行，而於願行兩字，尚須乞教，願與行是否兩種分運，抑須同運？一若以兩種而論，則念佛時先發願求生，如慈雲十念求生文，然後再念，惟念佛時只存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之旨，心口如一，歷歷而轉，於念念中，但存這麼念，並亦無求生之願，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屬上品，此是照徹悟禪師之語。二若以願行同運而論，則念佛時聲聲如嬰兒墮水，急呼母救，此杭州玉峯禪師之說。又若堅密大師云：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與玉峯師說正同。惟以上兩說，第一說所云念佛時似少懇切之旨，滿益大師曾云：求生淨土，全賴信願，若無信願，

則雖念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牆鐵壁，亦無得生之理。然則雖念到一心不亂，恐未能十足穩當。照第二說所云：雖念佛時願行具足，而念念之間，心中多存一願，則於一心不亂似又嫌不純。近時杭僧□□師亦以不能兼顧，不能不顧為慮。玉峯有用兵之喻，末學鈍根，未明究竟，想高賢必有確論，以作後學津梁。

淨土法門，以信願行三法為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閣下既已篤修淨業，信之一字，諒已全體擔荷，究竟無疑矣。至於願行二法，似猶有彼此對待之執，不能融會貫通，致於圓融無礙法中，生起許多障礙。俾徹悟堅密滿益三大師之普照萬彙，圓滿月光，祇因一絲當目，便成分隔矣。惜哉！今謂真念佛人，當念佛時，信願行三，全體具足，如子憶母，其間斷無狐疑不信與不

願見母之念頭可得。說甚同運分運。說甚願存則一心不純。原是一個。何得頭上安頭。以不能兼顧及不能不兼顧爲慮。觀閣下之所說。與某僧之論。皆實未能著實從事。乃於未發足前。先擬議到家景象。故於古人對治分別之法言。反生出種種分別。試問心外無佛。佛外無心。不懇切而能然乎。無信願而能然乎。徹悟堅密二師之語。雖有異。而意實相資而相成。認做分運同運。可謂無擇法眼。至於蕩益所說。乃是爲一輩倚傍宗門。念自性彌陀。生唯心淨土。及不依淨土宗旨而修。但以念至一心不亂爲究竟極則事者之法藥也。何可引此淨宗門外之事。以例信願具足之真修。致門徑混濫也。此上約理通說也。若約事別說。發願當於朝暮念佛畢時。晨朝十念。亦先念佛後發願。或用小淨土文。若身心有暇。宜用蓮池大師新定淨土文。此文詞理周到。爲古今冠。須

知發願讀文。乃令依文發願耳。非以讀文一徧。卽爲發願也。除朝暮發願外。一切時但以至誠懇切念佛卽已。

復周智茂居士書

周木居士鑑。接手書。知生淨信心。欲皈依佛法。然皈依佛法。必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力敦倫常。恪盡己分。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并須戒殺護生。吃素。如不能淨素。亦當以不貪食爲是。更須持六齋。或十齋。否則便與佛相背矣。今爲汝取法名爲智茂。以心性如木。由煩惱障蔽。故心性不能顯現。如木枯槁。既有智慧。則煩惱不生。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所言五戒。且自孝心。如能受而不犯。則向化三問。其佛前受之規矩。彼當教汝。光不備書。既皈依佛法。當熟讀文鈔。依之而行。自不致受庸

人所悞。致求來生福報。及外道煉丹運氣。以求成仙等。汝果能領會得文鈔義。縱百千外道。亦不能搖動汝心。且勿謂此係光所說。恐不足依據。須知光乃取佛菩薩祖師善知識之意而說。非光自出心裁妄說也。祈慧察。則幸甚。

汝心高如天。志劣如地。口雖云依光所說。實則全靠自己偏見。淨土法門。唯信爲本。信得極。五逆十惡皆能往生。信不及。通宗通教未曾斷惑者。皆無其分。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斷惑證真。仗自力以了生死。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議。自性功德不可思議。若具真信切願念佛求生西方。無一人不得生者。淨土法門。乃卽生了生死之無上直捷圓頓法門。於此法門方向尚未知。便以好高務勝之狂妄心。去研究起信論。起信論實爲學佛之綱要。然於劣根及初機人。亦難得益。卽研得起信論通徹無疑。

其用工尚須依念佛求生。方爲穩當。況法相禪教之精微奧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汝心如此其高。乃不知分量之高。其志又謂根性劣弱。何望生西。但能不墮惡道。此堪自慰。不知不生西方。將來必墮惡道。此係違背佛教。及與光說。何可云始終奉行教誨。一心持念彌陀乎哉。今以汝之身膺人之職業。又非上等資格。其所立之心與志。真令人可歎可笑。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專心研究淨土法門中書文鈔。與高邵麟徐女士書中備說。隨所開示。依之生信發願。不以自己根器下劣。高推往生於度外。且常隨動隨靜。將一句彌陀。當做本命元辰。其居心行事。須要與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宗旨合。儻有餘力。諸大乘經。不妨隨意受持讀誦。當以志心受持爲本。且勿急欲洞徹其義理爲事也。果能志誠之極。教理自會透徹。若先欲透徹不

從志誠持誦做。即透徹亦無實益。況決難透徹乎。法相禪教。畢生研究也。難得其旨歸。即得。誰能不斷惑業。了生脫死。欲斷惑業。了生死。恐夢也。夢不著。汝於光文鈔尚未詳閱。故其所說。高則冲於霄漢。卑則入乎滄溟。文鈔中屢屢說。所當看之書。及看經等法則。并法相禪教之難以得益處。以淨土法門。仗佛慈力。其餘法門。皆須己力。一為通途教理。如世之士人。由資格而為官。一為特別教理。如世之王子。一墮地即為一切臣宰所恭敬。二種法門。不可並論。而具足惑業之凡夫。可不慎所擇哉。流通基金。縱欲增益。何可作募緣辦法。有信心有財力者。與之商量。俾其補助。即可矣。又經典甚多。汝心欲大開門庭。鄭州有幾箇人請。但取普通人能看者。請以備購。有大部普通人不看者。須預訂。轉為代請。則省資本。亦不至請來售不出。將錢佔到不得。

受用耳。汝自謂來日無多。實力有限。光故作如此說。儻不以為然。仍依自己心相而行。則光亦不強。汝能做得一箇大通家。亦是佛門之幸。恐汝大通家做不到。淨土法門又信不及。則兩頭落空。今生稍修點功德。來生必定生於富貴家。汝試細思之。富貴人有幾箇不造業的。今日之國運危岌。民不聊生。皆是一班無智慧修行人之來生福報所搗亂而成者。汝打甚麼窮妄想。欲不墮惡道。不生西方。則一生不墮者或有之。二生不墮者便少也。

佛說經咒甚多。誰能一一徧持。古人擇其要者。列為日課。早則楞嚴大悲十小咒心經。念畢。則念佛若干聲。回向淨土。晚則彌陀經。大懺悔。蒙山念佛回向。今叢林皆圖省工夫。早則只念楞嚴咒心經。晚則單日念彌陀經。蒙山。雙日念大懺悔。蒙山。

汝言禪門日誦經呪甚夥者。不知乃朝暮課誦外之附錄者。在家居士。功課亦可照禪門朝暮功課做。亦可隨自意立。如早晚專念彌陀經往生呪念佛。或早則專念大悲呪念佛。晚則念彌陀經往生呪念佛。或有持金剛經者亦可。然無論誦何經持何呪。皆須念佛若干聲回向。方合修淨業之宗旨。汝之所說。乃見異思遷。雖是好心。實為心無定主。隨境所轉。何經何呪。不稱讚其功德殊勝。依汝知見。則看此經必廢彼經。持此呪則廢彼呪。以力不能兼顧。勢必如此。是尚得名為明理真修之士乎。再推廣言之。汝若遇參禪者讚禪而破斥淨土。必至隨彼參禪。及他天台賢首慈恩秘密各宗。每遇一知識提倡。必至捨此修彼。不知汝是甚麼根性。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但以業深智淺。大通家做不到。并將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一法置之度外。待到臨

命終時。不向鑊湯鑪炭裏去。定向驢胎馬腹裏去。即幸而不失人身。以今生尚無正智。頗有修行之癡福。以茲享彼癡福。便造惡業。一氣不來。直入三途。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尚不能。況得知淨土法門乎。汝看光文鈔作麼生解。須知一句阿彌陀佛。持之及極。成佛尚有餘。將謂念彌陀經念佛者。便不能滅定業乎。佛法如錢。在人善用。汝有錢則何事不可為。汝能專修一法。何求不得。豈區區持此呪念此經。得此功德。不得其餘功德乎。善體光言。自可一了百了。否則縱說的多。汝仍是心無定見。有何益乎。

凡夫在迷。信心不定。故有屢信屢退。屢修屢造之迹。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使最初從淺近因果等起。便不至有此迷惑顛倒也。然已往之罪。雖極深重。但能志心懺悔。改往修

來。以正知見。修習淨業。自利利他。而爲志事。則罪障霧消。性天開朗。故經云。世間有二健兒。一者自不作罪。二者作已能悔。悔之一字。要從心起。心不真悔。說之無益。譬如讀方而不服藥。決無愈病之望。倘能依方服藥。自可病愈身安。所患者立志不堅。一暴十寒。則徒有虛名。毫無實益矣。

復黃智海居士書

接手書。知修持嚴密。欣慰之至。五旬外人。兼以事務多端。只好專修淨業。若泛泛然研究。或恐經論不能大通。淨業反成副事。所言性心意之分別。心多約體而言。意卽念慮。乃心之用。性則約心體之不變動者爲論。若泛言之。心性皆可通稱。而意則必指其念慮而已。然心有真心。有妄心。言約體者。乃指真心。

妄心亦屬念慮。乃心體上之妄念耳。藏通別圓四教。乃如來隨衆生根機。說相契之法。有此等義。故智者依義而立此名目。藏教爲小乘根性。說經律論之三藏。故名藏教。大乘亦有三藏。此單指小乘說耳。通教乃大乘初門。以根機不同。鈍根則通前藏教。利根則通後別圓。故名通教。別者各別。此教獨菩薩法。所有教理。智斷。行位。因果。一一各別。未能如圓教之圓融互攝。故名別教。圓者圓滿圓融。以法法圓融。法法圓具。故名圓教。此教爲最上佛法。乃佛以自己所證所悟之理。與一切大根菩薩所說者。當看教觀綱宗。自知其義。若欲用筆墨敘說。不但太費力。且不如看彼之爲得也。末世衆生根機淺薄。欲於教義禪宗。得真利益。甚難甚難。唯淨土法門。方可依怙。試觀顯蔭之死。遠不如愚夫愚婦。而顯蔭之所知。非愚夫愚婦所能企及。而愚夫愚婦

之所得。又非顯蔭所能企及。正光所謂性水澄清。由分別而昏動。識波奔湧。因佛號以滄凝。故致上智不如下愚。弄巧翻成大拙也。願居士專志淨業。勿歆羨於宗通說通。庶可於了生脫死。不成畫餅。周德廣。二月初二。念佛坐逝。無悲戀之情。有悅豫之色。當必直入蓮邦。爲彌陀弟子矣。去年病中。發願以所積萬金。作善舉。因以七千元交光。三千四百元。印大士。頌一萬部。一千六百元。印不可錄。二千元。印新排之增廣文鈔。餘三千元。作別種善舉。其子四人。俱不甚豐裕。而能以親所積者。爲親作功德。不肯自己受用。亦可謂難行能行矣。祈專志淨宗。勿被密宗現身成佛之語所動。現身成佛。乃理性。非事實。若認做事實。則西藏東洋之佛。不勝其多。且勿說平民。卽班禪之心行作爲。佛氣尚無。況說成佛乎。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時。猶然不惜百姓脂膏。

任其鋪排耗費。而錢到己手。便當命寶貴。毫無慈悲喜捨之念。故顯蔭自命得密宗正傳。謂佛法東流中國。唯弘法大師教理圓妙。歷斥中國各宗祖師。皆不及弘法大師之正傳。而死時竟成一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之人。其已現身成佛矣。何又結果如是也。祈洞管是幸。

菩薩之心。猶如太虛。無不包括。欲利益衆生。作種種方便。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不得以凡夫知見。妄生測度。以彼已證法忍。了無人我之可得。唯欲攝受一切衆生。入于如來大覺法海。若有計校。便屬情見。便與無人我之道。不能冥契矣。云布施頭目髓腦。則誠然。至于妓女綵女等。不過擴充菩薩布施之心。不可以詞害意。若死執其語。則願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滿之文。又將如何安置乎哉。此顯菩薩內外俱捨。了無貪惜。內而

頭目髓腦。外而國城妻子。無一法生貪著。故能于生死中獨得解脫。彼受施者。由菩薩願力攝持。或于即時。或于後世。無不親蒙利益。了生脫死。如歌利王之割截身體。後爲最初得度之憍陳如。此種如太虛量之大菩提心。何可以凡夫小知小見測量。須知未得法忍之凡夫。心中當慕菩薩之道。其行事當依凡夫常理。否則便于住持法道。或有妨礙。若未證無生法忍。卽不住持法道。亦不宜學菩薩之捨頭目髓腦等。以自力不足。不堪忍受。若自若他。俱無所益。凡夫須按凡夫能行者行之。則可矣。

復袁福球居士書

所言由佛學撮要。頓生正信。一以宿有善根。一以令嚴慈之熏陶使然。印光一介庸僧。于法道無所知曉。唯諦信淨土。以

期帶業往生。有志願相同者。隨便酬答。以自分之一事業。意似有可取者。而文筆膚淺。實爲貽誚高明。不禁慚惶無地。何得以理圓詞妙等以譽之。不懼膺以凡濫聖之愆乎。所言念佛三昧。說之似易。得之實難。但當攝心切念。久當自得。卽不能得。以真信切願攝心淨念之功德。當必穩得蒙佛接引。帶業往生。事一心。若約蕩益大師所判。尚非現世修行人之身分。況理一心乎。以斷見思惑。方名事一。破無明證法性。則名理一。若是內秘菩薩行。外現作凡夫。則此之二一。固皆無難。若實係具縛凡夫。則事一尚不多得。況理一乎。當過細看印光與永嘉某居士之極長一信。則可知。至於悟無生以後。護持保任。銷鎔餘習。彼自了明。何須預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否則縱令飲者說得十分的確。而未飲之人。究不知其是何滋味。以居士將此悟無生忍。看得

容易。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護持。致餘習復蒙得而復失。故有此問。真無生忍。實非小可。乃破無明證法性。最下者爲圓教初住菩薩。卽別教之初地也。談何容易。祈且依印光文鈔所說而行。待其悉知淨土法門之所以然。及信願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識異說所奪。此後若有餘力。不妨兼研諸大乘經論。以開智識。以爲宏淨土之根據。如是則雖是凡夫。可以隨機利生。行菩薩道。且勿妄意高遠。恐或于事理不清。則難免著魔。永嘉某居士之長信。專治此病。彼病與汝病。名目不同。性質是一。光固不願多說。祈于彼信領會之。須知悟後之人。與未悟之人。其修持仍同。其心念則別。未悟無生者。境未至而將迎。境現前而攀攬。境已過而憶念。攀攬二字。最難好惡情。勿謂好愛爲攀攬。憎惡爲不攀攬。悟無生者。境雖生滅。心無生滅。猶如明鏡。來無所黏。去無蹤跡。其心之酬境。如鏡之現象。絕

無一毫執著繫戀之思想。然雖于境無心。猶然波騰行海。雲布慈門。凡世間綱常倫理。與夫上宏下化之事。必須一一認真實行。雖喪身命。不肯踰越。且莫認作於境無心。便於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悉皆廢弛。則是深著空魔。墮於頑空。由茲撥無因果。肆意冥行。乃成以凡濫聖。壞亂佛法。疑誤衆生之阿鼻地獄種子矣。此中關係甚深甚深。光固不得不爲略陳其利害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世間之亂。乃衆生同分惡業所感。彼邪僻諸說亦然。世風之變。最初皆一二人爲之發起。治亂邪正。無不皆然。何可不于人力轉變處講。而專歸于佛菩薩顯神變乎。佛菩薩非不能顯神變。奈衆生業重。亦無如之何。譬如濃雲厚霧。渺不見夫天日。將謂天日已無有乎。而人與天地。稱爲三

才。僧與佛法。名爲三寶。其如此稱者。以參贊化育。宏揚法道之義而名之。汝專欲棄人力。而任佛菩薩天地之力。是尚可謂知道者乎。大亂之世。大悲菩薩示現救護。亦救其有緣耳。以亂乃同業。其宿因現緣。乃別業。有感菩薩之別業。則蒙菩薩加被救護。何可僥倖而論。菩薩逆順方便。救護衆生之事。非膠知板見者所能知。今爲汝說一例。由此而推。勿道是菩薩。卽眞怨家。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諸佛以八苦爲師。成無上道。是苦爲成佛之本。又佛令弟子最初卽修不淨觀。觀之久久。卽可斷惑證眞。成阿羅漢。則不淨又爲清淨之本。北俱盧洲之人。了無有苦。故不能入道。南閻浮提苦事甚多。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莫能窮數。使世間絕無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則人各醉生夢死。于逸樂中。誰肯發出世心。以求了生死乎。至謂擁強兵踞高位。作

種種苦惱衆生事者。或亦有大悲示現者歟。此義唯可與通人言。不可與無知無識者道。若是通人。卽眞惡魔。亦可得益。無知無識者。若知此義。則不知發心修行。反去毀謗佛法。譬如用藥。小兒不肯吃藥。塗之于乳。則不吃而吃矣。汝欲作通人大張此義。則害人處多而利人處少矣。且祈緘默。勿妄談說。佛菩薩之境界。非凡夫所能測度。中國之貧弱。由於不依禮義。依禮義何至貧弱。試問貧弱之因。何一不是貪贓受賄。以利外人乎。汝未認清病源。便謂藥不見效。可謂智乎。外國之強。以國小。不同心協力。不能自立。中國則人各異心。縱有同者。外人以賄誘之。則隨賄所轉。不但不顧國與民。并將自身亦不顧。謂爲奉行禮義之失。其可乎哉。昔林文忠公之驅夷。卽是其證。以後大小事。何一非中國代爲周旋。令成乎。中國之人。多半皆屬亡八字。故致

外國如是之強，中國如是之弱，使皆守禮義，則外國之無益各貨，將無處可消，而中國一年當保全數千萬萬金矣。中國人之下作，誠可謂下作之極矣。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汝雖讀書閱世，未知讀書閱世之道，故有此問也。爲今之計，當以提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及改惡修善，信願往生，爲挽回劫運，救國救民之第一著。談玄說妙，尚在其次。然欲救世，非自己躬行，斷無實效。由身而家，由家而邑，由邑而國，此風一倡，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否則便難夢見矣。

復寧波某居士書

接手書，知治習之心，唯勤唯切，而消習之效，未得未見其故何也。蓋以生死心不切，而只將此超凡入聖，消除惑業，成就

淨念，作口頭活計，故無實效也。倘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淨土法門更爲難聞，今幸得此大丈夫身，又聞最難聞之淨土法門，敢將有限光陰，爲聲色貨利，消耗殆盡，令其仍舊虛生浪死，仍復沉淪六道，求出無期者乎。直須將一個死字，此字好得很掛到額顱上，凡不宜貪戀之境，現前，則知此吾之鑊湯鑪炭也，則斷不至如飛蛾赴火，自取燒身矣。凡分所應爲之事，則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則斷不至當仁固讓，見義不爲矣。如是則塵境即可作入道之緣，豈必屏絕塵緣，方堪修道乎。蓋心有所主，不隨境轉，則卽塵勞爲解脫，所以金剛經屢屢令人心不住相，發心度盡一切衆生，而不見能度之我，所度之人與衆生，并所得之無餘涅槃之壽者相，方爲眞行菩薩道。若見有我爲能度，生爲所度，及無餘涅槃之所度法者，雖則度生，實於一乘實相之道，未能

相契。以不了衆生當體是佛。佛性平等平等。妄起凡情。聖解。致無爲利益。成有爲功德矣。何況聲色貨利之貪戀粘著乎哉。然人生世間。不可無所作為。但自盡誼盡分。決不於誼分之外。有所覬覦。士農工商。各務其業。以爲養身養家之本。隨分隨力。執持佛號。決志求生。凡有力能及之種種善事。或出資。或出言。爲之贊助。否則發隨喜心。亦屬功德。以此培植福田。作往生之助行。如順水揚帆。更加勝棹。其到岸也。不更快乎。臘月三十日。乃一歲之盡日。倘預先未曾打疊得好。則債主怨家。羣相繫縛。那容你過。臨命終時。乃一生之臘月三十日也。倘信願行資糧未具。貪瞋癡惡習猶存。則無量劫來怨家債主。統來逼討。那肯饒你。莫道不知淨土法門者。無可奈何。隨業受生。卽知而不務實修者。亦復如是。被惡業牽向三途六道中。永永輪回去也。欲求

出苦之要。唯有念念畏死。及死而墮落三途惡道。則佛念自純。淨業自成。一切塵境。自不能奪其正念矣。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內之根身。外之器界。五蘊包含淨盡。能見其是空。則卽五蘊離五蘊。法法頭頭。皆是大解脫法門。大涅槃境界矣。

與謝融脫居士書

貴鄉之知有淨土法門。由林介生之請淨土典章。倘諸居士于宿世中。向此法門。未種善根。何能以古爲師。一聞之下。卽便生信發願。自化化他。不十五年。其道大行之。若是乎。觀閣下之天姿境緣。及現在之法運時機。似宜以持五戒而護持三寶。宏淨土而普勸往生。爲契理契機之第一要義。何以言之。閣下

年已過四十。天姿非上等。欲研窮經藏。參訪知識。恐有法門無量。光陰不多。縱欲鑽研。措手不及之歎。又現今雖有知識。而僧多濫汗。同行乏人。同行、名爲內護、能互相護持、扶持進道、若向上之志一衰。則懶惰懈怠。隨之而不復振矣。如不繼二十一歲。辭親出家。亦可謂發心真而立行猛矣。至今五十三歲。若宗若教。毫無所得。徒負親恩。空爲佛子。所幸者淨土一法。於出家學彌陀經時。已生信心。實未蒙一知識開示。以當時業師。與諸知識。皆主參究。所有開示。皆破淨土。吾則自量己力。不隨人轉。雖佛祖現身。猶不改作。況知識所說乎。又現今法弱魔強。欲護持佛法。在俗則易。在僧則難。閣下若能嚴持五戒。專念彌陀。克己復禮。言行相應。然後廣行化導。普利羣倫。不可居師位而自高。不可受錢財而自益。在家爲一家演說。對衆爲大衆詳陳。則人皆仰其德而信從其言。所謂

其身正不令而行。草上之風必偃也。令郎不信此道。亦不可強。俟其遇境逢緣。天機發現時。一啓迪之。自有沛然莫禦之勢矣。蓮社初開。須有定規。女人入社。斷乎不可。切不可效他方之漫無檢約。以致一法才立。而百弊叢生矣。至要至要。舍利不能禮拜。叢林不能親炙。有何所欠。但能見佛像。卽作真佛想。見佛經。卽作佛祖面命自己想。必恭必敬。無怠無忽。則終日見佛。終日親炙諸佛菩薩祖師善知識。舍利叢林云乎哉。市井習氣。出家若不真修。更甚於俗。若欲遠離。先須了知世間一切諸法。悉皆是苦。是空。是無常。是無我。是不淨。則貪瞋癡三毒。無由而起矣。倘猶不能止。則以忠恕忍辱治之。則自止矣。若又不止。則設想於死。自然無邊熱惱。化爲清涼矣。報恩經謂次第受戒。今出家受戒者。亦先三皈。次五戒。次十戒。次具戒。次菩薩戒。但古

之受戒者。是發心爲了生死。今之受戒者。多是爲充大僧而圖體面。得戒之言。從未措懷。故外方之蟒流子。下流坯。無不皆是受過三壇大戒之僧。此其弊由於清世祖罷試僧。免度牒。與近世之爲師者貪名利。喜眷屬之所致也。吾恐貴地諸僧。不知此義。謂度人出家。是第一好事。致匪類入法。法隨以滅。故不避繁瑣。而覩縷言之也。須知淨土一法。乃如來一代時教。最玄。最妙。至圓。至頓之法門。一法具一切法名。即生修。即生證名。類。博地凡夫。亦能入此法中。等覺菩薩。不能出此法外。實上聖。下凡。速成佛道之一條捷徑。諸佛諸祖。普度衆生之一隻慈航。於此不生信心。或信不真切。便是業深障重。不合了生脫死。超凡入聖。永世永劫。在此世界。常輪六道。無有出期。縱得人天。爲時甚少。如客邸寄居。一墮三途。則其時甚長。如安住家鄉。每一思及。衣毛皆豎。不惜苦口。懇告同

人。今爲閣下引一明證。庶可策發信願之心。而鼓勵宏贊之力耳。此之法門。唯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無量壽經。專說其餘一切大乘經中。無不發明此事。其他勿論。華嚴一經。乃佛初成道。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直說界外大法。不與凡夫二乘所共。末後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善字。乃斷惑證真。破無明。受文殊教。偏參知識。初見德雲。即聞念佛法門。遂證初住。從此隨參隨證。至五十三普賢菩薩所。普賢以威神加被。令善財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長名等。普賢菩薩。然後普賢令善財。與華藏海衆。一切諸大菩薩。發十大願王。以此十大願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又觀無量壽佛經。下品下生章云。下品下生者。或有衆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臨

命終時。遇善知識。教稱佛名。滿十聲已。滅罪往生。龍舒淨土文中。張善和。張鍾馗等。卽是其人。上之則文殊^{殊有}普賢。久成佛道之大菩薩。下之則五逆十惡。將墮地獄之惡衆生。皆承彌陀接引之力。皆爲淨土所攝之機。可見法門廣大。了無棄物。佛願宏深。等視衆生。吾嘗有聯云。捨西方捷徑。九界衆生。上何以圓成佛道。離淨土法門。十方諸佛。下不能普利羣萌。閣下當發大勇猛。發大精進。擔荷此法。取古人宏揚淨土之逗機言論。爲鄉里倡。居塵不染。卽俗修真。方合融脫命名之義。蓋融脫者。乃和光而不同其塵之謂也。鄙見如此。不知閣下以爲何如。祈自裁度。

復馬契西居士書五

念佛時各隨所宜。今叢林念佛堂。皆先念彌陀經。經完。念往生咒。或三遍或一遍。然後舉讚佛偈。至偈畢。接念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卽繞念。須從東至南至西至北繞。此爲順從。爲隨喜。順從有功德。西域最重圍繞。此方亦與禮拜均行。若從東至北至西至南。則是反繞。有罪過。不可不知。繞念一半。卽坐默念。約一刻。又出聲念。念畢。跪念佛十聲。觀音勢至。清淨大海衆。各三聲。然後念發願文。在家人恐室小難繞。則立跪坐念。皆須按己精神而定。正不必令他人爲立法則也。念而無念。無念而念者。乃念到相應時。雖常念佛。了無起心動念之相。未相應前。不起心動念。則不念矣。雖不起心動念。而一句佛號。常常稱念。或憶念。故云念而無念。無念而念也。無念。不可認做不念。無念而念。謂無起心動念之念相。而復念念無間。此種境界。殊不易得。不

可妄會觀想一法雖好。必須了知所見佛像。乃屬唯心所現。若認做心外之境。或致著魔發狂。不可不知。唯心所現者。雖其像歷歷明明。實非塊然一物。若認做外境。作塊然實有。便成魔境矣。合眼開眼。但取合宜可也。兼持觀音聖號。甚有恃怙。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作事時。不能念茲在茲者。以未到一心不亂境界。則心無二用。難免間隔。苟能常存覺照。亦無所礙。人須各守本分。汝上有祖母父母。下有小弟妻室。而且職業極閒。最易修持。不於此境。真實用功。而妄欲出家修行。汝出家有此好機緣。專心辦道乎。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誰能一事不理。卽如光了無一事。亦幾終歲長忙。無暇專心念佛。況其餘者哉。祈隨分隨力修持。勿作分外之想。則幸甚。

與明本師書

民國十六年

現今舉世通病。皆是假公濟私。以致民困國危。兵災聯綿。吾人出家爲佛弟子。固當以佛之平等大慈大悲爲志事。不可仍帶在家一種驕慢自大。藐視一切。任意作爲。不依舊章等派頭。須念吾人受天地之覆載。受父母之教育。若不效天地父母之心。則便爲逆天悖理。深忝所生矣。靈巖。乃千百年古道場。亂後遂成焦土。雖小有建築。卒以無人撐持。仍舊敗破。幸光緒末。嚴大護法。聞真師之名。遂以相奉。蓋以冀其復爲道場故也。真師雖復接得。奈以諸事牽纏。不能親往住持。去年戒法師來。喜其得人。遂和盤托出。親送入山。以爲住持。而且邀請官紳。聲明永作十方常住。戒師品德學業名譽俱優。堪爲後學模範。今雖

應虞山講期。汝當格外認真。代戒師領衆修持。毋得避懶偷安。凡來此山住者。皆屬發心辦道之人。大家都要認真用功。互相勉勵。以取麗澤之益。不得浪游閒談。及不依寺規。自作主宰。此寺已作十方。凡三聖堂子孫在此住。亦須與衆共修。均其勞逸。同其甘苦。否則。便是攪亂常住。欺侮真師。既爲真師徒輩。理宜格外如法。尚不至由自己不如法。令人議及真師也。今約略示其大概。以爲前途支持之據。●一。時勢既隍。只可一心辦道。不可妄擬建築。卽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但取足用卽已。毋得多建以圖寬敞。不但財力不給。須防由此招禍。●二。世道艱難。飲食衣服。各須儉樸。常住用費。量入爲出。若不搏節。後難爲繼。所有出入帳目。必須分明。不得置買浮華之物。一則費錢。二招譏議。須留有餘。以備不足。不可謂有真師接濟。而任意浮用。●三。

佛堂日課。卽依現在所訂規矩。切實修持。然不可一向專在事相上用功。必須心心念念。對治自己習氣毛病。能如是者。方爲真念佛人。否則。如水泡石頭。絕無心得。但按淨土常規。不可別生花樣。有欲立異。如然指然燈者。請彼往育王去行。此山永不開此一端。●四。戒法師。既應虞山講期。恐一時難以回來。而住持之名與位。仍屬戒師領衆修持之事。汝權爲代。當格外勤慎謙恭。不可自大自高。汝乃晚輩。代理其事。不得竟用住持口氣。庶大衆服汝虛懷道心。更加真切矣。●五。凡處事接物。必須謙和公平。不得固執己見。抹殺正理。尤須大家互相勸勉。精修淨業。常省己過。莫論人非。極力克治習氣毛病。習氣去一分。道業方可增一分。不得驕傲自恣。注意溫飽。總須忍苦耐勞。安貧守分。●此寺既爲十方。卽汝與來者。同屬十方。應以大公無私之

精神處之。凡三聖堂子孫，在山住者，亦須打破私情，自處於十方僧衆地位，不得擅倚私意，特享優裕，任意放縱，以壞成規。否則，便是佛法罪人，真師怨家，宜令他去，免致貽人譏誚。時事艱難，前途可慮，再無良法，將何以成爲道場。恐汝或未慮及，故爲絡索一上。初本欲統說，繼欲醒目，故分六條，不過表示光衛護靈巖道場之愚誠，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見誚，則靈巖幸甚，真師幸甚。

復江景春居士書 民國二十三年

扶乩，乃靈鬼作用，其言某佛、某菩薩、某仙，皆假冒其名。真仙，或偶爾應機，恐千百不得其一，況佛菩薩乎？以乩提倡佛法，雖有小益，根本已錯。真學佛者，決不仗此以提倡佛法，何以故？

以是鬼神作用。或有通明之靈鬼，尚可不致誤事。若或來一糊塗鬼，必致誤大事矣。人以其乩誤大事，遂謂佛法所誤，則此種提倡，卽伏滅法之機。汝以爲失利益，而問有罪無罪，是知汝完全不知佛法真義，可歎孰甚。清道咸間，江西廣信府有一翰林，名徐謙，字白舫，其人活九十六歲，死時天樂鳴空，蓋生天耳。彼不知淨土法門，將佛菩薩天仙地位，皆分不清。普陀一老僧，乃其最小之門人，與光說其事實甚詳。其人著有南海一勺，將偽造之心經中下卷，與心經同視。又錄四川禱雨乩文，言觀音跪玉帝殿前求雨，可知乩之胡說巴道，與其人之知見，皆邪正不分矣。汝尚以不扶乩而失利益，不知其禍或至滅法也。徐謙其人好善信佛，而實不明佛理，不樂仕進，家居教人爲善，自亦扶乩，教其門弟子扶乩。大家皆不知乩之所以然，及佛之所以然。

當時南昌一舉人與徐謙同一行爲。此舉人之門人在省城扶乩看病。很靈。巡撫之母有病。醫藥不效。有言某人扶乩看病甚靈。因請令看。開一方。藥服後。人卽死矣。急令醫看方。則內有反藥。因拏其人來問。其人言。此吾師某教我者。巡撫因令其師抵償。謂汝誣世害人。遂殺其師。徐謙聞其事。誠飭門徒等。此後勿再扶乩。汝以不扶乩無緣法。心中漾漾動。不知扶乩之禍。其大如天。非彼勸人出功德所能彌補。正人君子。決不入此壇場。明末。蘇州有扶乩者。其門徒有七八人。一日。扶乩說佛法。勸人念佛求生西方。與前之所說。絕不相同。此後又來二十多次。末後乃說。扶乩乃鬼神作用。吾乃某人。此後不復再來。汝等不得再扶乩。此事載西方確指中。民國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爲黃赤松大仙。看病極靈。有絕無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藥

亦隨便說一種不關緊之東西。卽可全癒。黃筱偉羨之。去學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動。別人問之。令念金剛經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靈。因常開示念佛法門。偉等卽欲建念佛道場。云尚須三年後辦。三年後。彼等四五人來上海請經書。次年來皈依。遂立哆哆佛學社。以念佛章程寄來。念佛後。觀音勢至後。加一哆哆訶菩薩。光問。何得加此名號。彼遂敘其來歷。謂前所云黃赤松大仙。後教修淨土法門。至末後顯本。謂是哆哆訶菩薩。且誠其永不許扶乩。此二事。因一弟子輯淨土法語。名淨土輯要。光令將前二事附之於後。令爲汝寄三本。閱之。可以自知。哆哆訶菩薩。光令

另爲立一殿供奉。不可加入念佛儀規中。免致起人閒議。入社念佛。一受奔波。二廢時事。在家隨分隨力念佛。其益甚大。每月或一次。或二次。於社內提倡演說。俾大家知其法則利益。平常何須日日往社中念佛乎。此光從來提倡

建築念佛林社之本旨也。佛弟子，何得祝道教誕期。卽謂俗傳難斷，仍當以念佛爲事。道教乃在天、仙、鬼神三者之中，爲彼念佛。正所以增長彼出世之善根，消滅彼宿世之惡業。汝不見朝課回向云：回向護法衆龍天，守護伽藍諸聖衆乎。南方通作三寶，北方通作護法，於義爲順。天、仙、鬼神皆在護法之列，爲護法龍天念佛，乃屬正理。若念偽造之皇經等，則成邪見矣。佛法之衰，皆因俗僧不知佛法，將偽造之血盆經、壽生經，作求財之要道。從此破血湖、破地獄、還壽生、寄庫等佛事，日見其多。雖騙到愚人之錢，却引起有學問、明世理，而不知佛法之真理者之毀謗。俗僧只顧得錢，不顧此種佛事，深伏滅法之禍。遇有真正知見者，當令以此種佛事之費念佛，其利益大矣。

復善覺大師書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
附來書

印公老法師慈鑑，久仰泰斗，恨未親承。弟子自出家以來，於淨土法門，深生信願，依而行之，蓋已久矣。近閱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呂碧城女士與王季同居士書，以四十八願中有唯除五逆之句，而觀無量壽佛經，又許五逆往生，互相衝突，而退信心。王季同之答不甚詳盡。弟子障重多疑，於此亦深生疑惑，且恐他人亦生此疑，故特上書伏懇我公慈愍，詳爲開示。俾弟子及現未一切衆生，除疑生信，無任感謝之至。再者，四十八願中唯除五逆，下尚有誹謗正法四字，而觀經無之，不知因無此四字，不成衝突否。

淨土法門。乃佛法中之特別法門。其利益與普通法門。大不相同。古今多有依普通法門。論淨土法門。由茲自誤誤人。而自謂宏法利生者。不勝其多。其最初錯點。在不察佛力與自力之大小難易。以仗佛力之法門。硬引仗自力之法門。而欲平論。致有此失。使知佛力不可思議。不能以具縛。凡夫修持之力。相為平論。則凡一切疑惑不信之心。化為烏有。至於無量壽經。乃至十念。咸皆攝受。唯除五逆。誹謗正法者。此約平時說。非約臨終說。以其既有五逆之極重罪。又加以邪見深重。誹謗正法。謂佛所說超凡入聖。了生脫死。及念佛往生之法。皆是誑騙愚夫愚婦奉彼教之根據。實無其事。由有此極大罪障。縱或有一念十念之善根。由無極慚愧極信仰之心。故不能往生也。觀經下下品。乃約臨終阿鼻地獄相現時說。雖不說誹謗正法。而其

既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必不能不謗正法。若絕無謗法之事。何得弑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乎。每有作此無謗法。彼有謗法解者。亦極有理。但既不謗法。何又行三種大逆乎。是知四十八願。係約平時說。觀經下下品。是約已見地獄至極之苦相說。其人恐怖不可言宣。一聞佛名。哀求救護。了無餘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雖是乍聞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故雖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四十八願。乃約平時說。觀經下下品。乃約臨終說。由時事不同。故攝否有異。謂為衝突。則成鑿死卯子漢矣。

復恆慚法師書

恆慚大師慧鑑。接手書。知去年所寄之書俱收到。慰甚。妙

吉近亦有一函。言所與之書亦收到。爾我以道相交。何得學市井俗派。過頭稱讚。使光無地容身。是豈直心修道者之所宜哉。至云。雖乏精進。持名頗具欣厭。須知淨土一法。乃吾人之大靠山。倘平常忽略。或致臨終不得力。顯蔭天資甚高。顯密諸宗。皆得其要領。但以志尚浮誇。不務真修。死時顯密之益不得力。念佛之事。向未理會。亦不得力。雖有多人爲彼助念。而自己已糊裏糊塗。不省人事。此可爲年輕之聰明人一大警策。良由顯蔭天姿雖高。氣量過小。無韜晦涵養之真修。有矜張誇露之躁性。〔在東洋回國。往寧波看其師。當日即病。次日即往上海。〕因聞其師令閉關靜修一語。即日便病。次日即去。竟至延纏以死。可不哀哉。汝所問各節。本不須問。只因未詳閱淨土著述。故成一大問題。使詳閱後。當自發笑。不但淨土著述未詳閱。即光文

鈔亦未詳閱。果息心詳閱。斷不多此一問。此問文鈔中通有所釋。今再爲略陳。佛土有四。所謂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無障礙土。常寂光土。一、凡聖同居土者。娑婆世界。雖屬穢土。亦有佛菩薩二乘聖人。同生其間。然凡聖所見之境。與所受用。天淵懸殊。西方約帶業往生之人論。則生凡聖同居土。然此土清淨微妙。如彌陀經無量壽經所說。此土雖屬帶業往生之人所居。亦有法身菩薩及佛。亦居其中。爲其說法。故亦名凡聖同居土。但此爲淨土往生之人。雖未能如佛菩薩所見所受用之殊妙。然其氣類相同。不比娑婆之條然各別也。此土亦分九品。若中下六品。則多須時劫。若上三品。則速得悟。〔悟無生方能入實報〕無生忍。登不退地。證入實報寂光矣。二、方便有餘土者。乃已斷見思。未破無明之人所居之土。言方便者。以其所修係

入真實之前方便。言有餘者。雖斷見思。未破無明。（塵沙無體。說不說俱可。若說此九方便人。正破塵沙惑耳。九方便即藏教三乘。通教三乘。別教三賢。圓教十信。此九種人。同斷見思。未破無明。）故言有餘。若破無明。可稱分證無餘。若無明淨盡。則是究竟無餘矣。三、實報無障礙土者。即佛菩薩不思議福慧莊嚴所感之報土。四、常寂光土者。即佛菩薩所證之理性也。此二土本屬一土。約所感之果報上言。則名實報。約所證之理性言。則名寂光。圓教初住。初破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即入實報土。亦得名分證寂光。若妙覺佛果。則是上上實報。究竟寂光矣。講者欲人易悟。且將分證者歸於實報。究竟者歸於寂光。實則分證。二土俱是分證。究竟。二土俱是究竟耳。實報土。唯破無明證法性者得見。何得以帶業往生之人。便擬生實報耶。生同居。由信

願而念佛。蒙佛接引而生。蓋彼雖未斷煩惱。由內承心佛自性之力。外蒙彌陀慈悲之力。感應道交。雖未斷煩惱。而煩惱不復用事。故得往生最極清淨之同居土。汝疑所生之土。當不能清淨。并阿彌陀之勝妙色身。此等衆生。不當即見者。乃以汝所見者為是。以彌陀之誓願。釋迦之言教。諸菩薩祖師善知識之發揮著述。皆錯也。唯汝所見為最的確。最高超。汝作此見。乃謗佛。謗法。謗僧。將來當與提婆達多。同享極樂於阿鼻大地獄中。其為樂也。莫能喻焉。恐盡未來際。尚不間斷其受用於種種樂事。汝欲享此樂。請依汝知見而說。如不欲享此樂。縱令勢促威逼。亦不可說也。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惡之極重罪人。由臨終阿鼻地獄之相已現。生大恐怖。遇善知識。教以念佛。由怖苦求救之心。猛切之極。雖所念無多。而一念心光感佛。故佛即來接引以

應之。遂得往生。其在華中十二大劫者。以在生罪業重而善根淺。故花開最爲遲延也。然此人在花中之快樂。勝於三禪天之樂。（世間之樂。三禪最爲第一）又何欠憾乎哉。實報土。唯法身大士得見。固無娑婆極樂之分。佛之慈悲誓願。正爲未斷惑者無由了生死。特設此仗佛慈力往生西方一特別法門。俾凡有心者能修。凡具信願念佛者皆能生。此我釋迦彌陀普度衆生之大慈悲心。思之當爲感極涕零。尚何暇胡思亂想。依自己種種知見爲難也。岡野增次郎。圓山和尚。不以光之文蕪穢不堪見棄。殆宿世曾有緣之所致。汝只帶一部。彼諸位難以徧看。今特寄兩包。共六部。祈爲轉送二位。並有緣者。至云。譯餉東人。竊謂譯之一字。似不必用。何以故。以彼與光有宿緣故。若無緣者見之。恐取以代薪覆甌耳。又縱謂有利初機。宜照樣排印。庶

所益者廣。若參以和文。只可令識和文之東人看。若華人及各處不識和文之華僑。皆不能看。況日本書冊藏。一木版。二鉛版。並此次之大正刊經會之藏。皆盡華文。不參和文。以故華人多有請者。使參入和文。則流通便滯塞矣。依光愚見。若欲流通。不須用譯。至圓山和尚。材德弘備。何竟俯欲見光。以光本一無道。無德無知無識之粥飯僧。二部文鈔。備將滿腹中草料。徹底吐盡。見之又有何益。況光已衰老。不能勤學。若色力強壯。彼既來華。光當學彼所得。今老矣。除持名外。無一法應學。以死期將至。恐所學愈多。心識愈難淨。或致與佛感應不交。則一不往生。永劫流轉。豈不大可哀哉。汝年齒猶輕。固宜勤學。然一座大須彌山之靠山。切勿視作泛常而忽之。則庶乎不墮顯蔭之覆轍。而得與諸上善人。同親炙於彌陀願王也。祈慧察是幸。印光謹

復。

復徐紫焜居士書

紫焜居士慧鑑。觀閣下來書。知閣下固一盛德君子。所可惜者。邪正不分。初則誤以同善社所傳之法爲佛法。而不知其爲煉丹運氣養身體。以期其延年益壽。妄冀成仙之法耳。所言靜坐用功。皆是用運氣之功。絕無佛法氣分。妄謂此爲佛法。譬如以魚目作真珠。而寶貴之謂爲奇珍。及見光文鈔。雖能老實念佛。究竟不肯棄捨煉丹運氣之法。猶然謂此爲佛法。口雖念佛。心中仍然注重外道。而外道皆以種種境界。神奇鬼怪惑人。若閣下既知佛法。盡情棄捨先所修之煉丹法。則心中正念昭彰。如果日當空。何有魑魅魍魎興妖作怪之事。汝心地正大光

明。彼妖魔鬼怪。自無存立之地。由閣下以邪作正。平常妄欲得神通。得先知。故惹起魔鬼于汝身中。妄現妖相。雖汝邪正不分。尚未全認作魔鬼之妖相爲是。尚有可救。倘認做得道。得通。則欲不魔死不可得也。險極險極。汝既問光。當依光說。從此以後。將從前所做之工夫完全丟脫。不存一絲一毫之寶貴心。至誠懇切。生信發願。念佛求生西方。必須身口意三業。專注於修持淨業上。汝心中既無邪見。再加以佛名號之威德神力。彼魔鬼將逃避不暇。何敢少留而爲汝作障礙乎。其作障礙者。乃汝邪心所招感。譬如主人。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若言若行。悉合誠明之道。則放僻邪侈。肆無忌憚。所作所爲。悉皆暗昧之小人。何敢登彼之堂。入彼之室乎。然如大明之下了無黑暗。大暑之中。了無冰霜。汝能全依淨土法門而修。不復以先所期望者爲是。則

如主人明悟。知彼是賊。則彼自當遠去。如其認做自己家中人。則彼便作主人。入汝之窠。令汝著魔發狂。以致喪身殞命也。無論彼是狐是鬼。是宿世怨家。但以發菩提心。持佛名號。皆當消滅。如其不消。則天地當易位。日月當倒行矣。所慮者。汝心不依正理。仍存以前之邪知邪見。勿道印光所說者不靈。即諸佛所說亦不靈矣。以根本既邪。正無由施故也。書此祈洞察。則幸甚幸甚。

修持法則。文鈔備書。此不具說。凡靜坐時。但心中默念佛號。此外不加一點別的功夫。及別的念頭。久而久之。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且問什麼禪定。有如此之深妙乎。什麼工夫。有如此之高尚乎。閣下能依此而修。管保業障消滅。福慧增長。現生優入聖賢之域。臨終直登極樂之邦矣。

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

大覺世尊。愍諸衆生。迷背自心。輪迴六道。久經長劫。莫之能出。由是興無緣慈。運同體悲。示生世間。成等正覺。隨順機宜。廣說諸法。括舉大綱。凡有五宗。五宗維何。曰律。曰教。曰禪。曰密。曰淨。律者佛身。教者佛語。禪者佛心。佛之所以爲佛。唯此三法。佛之所以度生。亦唯此三法。衆生果能依佛之律。教。禪。以修持。則即衆生之三業。轉而爲諸佛之三業。三業既轉。則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矣。又恐宿業障重。或不易轉。則用陀羅尼三密。加持之力。以熏陶之。若螺贏之祝螟蛉。曰似我似我。七日而變成螺贏矣。又恐根器或劣。未得解脫。而再一受生。難免迷失。於是特開信願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俾若聖若凡。同於現生。往生

西方。聖則速證無上菩提。凡則永出生死繫縛。以其仗佛慈力。故其功德利益。不可思議也。須知律爲教禪密淨之基址。若不嚴持禁戒。則教禪密淨之真益莫得。如修萬丈高樓。地基不固。則未成卽壞。淨爲律教禪密之歸宿。如百川萬流。悉歸大海。以淨土法門。乃十方三世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法門。故華嚴入法界品。善財蒙普賢加被開示。已證等覺。普賢乃令發十大願王。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復以此普勸華藏海衆。而觀無量壽佛經。下品下生。乃五逆十惡。將墮阿鼻地獄之人。蒙善知識教以念佛。或念十聲。或但數聲。卽使命終。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觀此。則上自等覺菩薩。不能出於其外。下至逆惡罪人。亦可入於其中。其功德利益。出於一代時教之上。以一代時教。皆仗自力。以出生死。淨土法門。未

斷惑者。仗佛慈力。卽可帶業往生。已斷惑者。仗佛慈力。遂得速登上地。乃一代時教中之特別法門。不可以常途教道。相爲並論也。以故華嚴法華等諸大乘經。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馬鳴龍樹等諸大祖師。悉皆顯闡讚導。普勸往生。迨至大教東來。遠公大師。遂以此爲宗。初與同學慧永。欲往羅浮。以爲道安法師所留。永公遂先獨往。至潯陽。刺史陶範。景仰道風。乃創西林寺。以居之。是爲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歲也。至太元九年甲申。遠公始來廬山。初居西林。以學侶浸衆。西林隘莫能容。刺史桓伊。乃爲創寺於山東。遂號爲東林。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遠公乃與緇素一百二十三人。結蓮社念佛。求生西方。命劉遺民作文勒石。以明所誓。而慧永法師。亦預其社。永公居西林。於峰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輒聞異香。因號

香谷。則其人可思而知也。當遠公初結社時。卽有一百二十三人。悉屬法門龍象。儒宗山斗。由遠公道風遐播。故皆羣趨而至。若終公之世。三十餘年之內。其入蓮社而修淨業。蒙接引而得往生者。則多難勝數也。自後若曇鸞、智者、道綽、善導、清涼、永明。莫不以此自行化他。曇鸞著往生論註。妙絕古今。智者作十疑論。極陳得失。著觀經疏。深明諦觀。道綽講淨土三經。近二百遍。善導疏淨土三經。力勸專修。清涼疏行願品。發揮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說四料簡。直指卽生了脫之法。自昔諸宗高人。無不歸心淨土。唯禪宗諸師。專務密修。殊少明闡。自永明倡導後。悉皆顯垂言教。切勸修持矣。故死心禪師勸修淨土文云。彌陀甚易念。淨土甚易生。又云。參禪人最好念佛。根機或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又云。汝若念佛。不生淨土。老

僧當墮拔舌地獄。真歇了禪師淨土說云。洞下一宗。皆務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門。徑路修行。正按大藏。接上上器。傍引中下之機。又云。宗門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於淨業者。得非淨業見佛。尤簡易於宗門乎。又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業。同歸一源。入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證入。長蘆蹟禪師。結蓮華勝會。普勸道俗念佛往生。感普賢普慧二菩薩。夢中求入勝會。遂以二菩薩爲會首。足見此法契理契機。諸聖冥贊也。當宋太真二宗之世。省常法師。住持浙之昭慶。慕廬山遠公之道。結淨行社。而王文正公旦。首先歸依。爲之倡導。凡宰輔伯牧。學士大夫。稱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餘人。其沙門有數千。而士庶則不勝計焉。後有潞公文彥博者。歷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官至太師。封潞國公。平生篤信佛法。晚

年向道益力。專念阿彌陀佛。晨夕行坐。未嘗少懈。與淨嚴法師。於京師結十萬人求生淨土會。一時士大夫多從其化。有頌之者曰。知君膽氣大如天。願結西方十萬緣。不爲自身求活計。大家齊上渡頭船。壽至九十二。念佛而逝。元明之際。則有中峰。天如。楚石。妙叶。或爲詩歌。或爲論辯。無不極闡此契理契機。徹上徹下之法。而蓮池。幽溪。蕩益。尤爲切摯誠懇者。清則梵天思齊。紅螺徹悟。亦復力宏此道。其梵天勸發菩提心文。紅螺示衆法語。皆可以繼往聖。開來學。驚天地。動鬼神。學者果能依而行之。其誰不俯謝娑婆。高登極樂。爲彌陀之弟子。作海會之良朋乎。自後國運日衰。不暇提倡。法運亦隨之而衰。至咸同時。兵災四起。哲人日希。庸流日多。儒者唯奉韓歐程朱闢佛之說。以爲至理名言。而不知佛法包括羣聖之薪傳。發明當人之心性。其妙

義微言。功德利益。有非語言文字所能形容者。以故悉以毀滅佛法爲志事。不肯讀誦受持。保護流通。致令佛法。一敗塗地。譬如小兒。見摩尼珠。不但不加保重。尚欲毀而棄之。至光緒末。廢除舉業。大開遊學之端。凡天姿高者。悉以博覽爲事。所有各種學理。皆不足以饜飫其心。唯佛學幽深宏博。無妙不備。真俗互資。空有圓融。從茲羣相研究。而修習焉。禮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今既知其旨。知其善矣。豈肯將此無上心法。讓古人獨得。而自己與一切同人。皆不得乎。是故研究會。居士林。念佛社。素餐會。各處建設。其戒殺護生。吃素念佛者。日見其多。譬如窮子。自迷家鄉。一旦得人指示。當卽直求歸路。斷不肯仍舊循乞。孤露他方也。青蓮寺由黃谷法師開山以來。固爲淨土一大道場。其形勢雄偉。實爲廬山第一

勝地。以故千數百年。道風不墜。經洪楊之亂。悉成劫灰。以法門式微。無人恢復。竟成荒山。妙培大師出家以來。卽以淨土爲宗。擬欲以卽生了脫之法。普利同人。特往紅螺。熏修數年。今春遊廬山。深慨遠公之道。無人振興。於世道人心。殊失裨益。至青蓮寺基。見其形勢。若蓮華然。而復前臨三疊之瀑布。後倚五老之雄峰。左右則有獅子象鼻二峰。以爲護衛。殆天造地設一淨土道場。不忍永令湮沒。遂發願恢復。以宏蓮宗。乃與上海諸大居士商榷。幸得均示同心。故先建立數間殿堂。以爲修持之地。至於寺之全體齊備。須待龍天感應。非今所急。爲今之急務者。開蓮社以行道耳。或謂念佛求生西方卽已。何必結社。是不知世間萬事。須待衆緣相助。方得有成。況學了生脫死之無上妙法乎。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蓋取其二澤相並。彼此互益

之義。又聖人以朋友列於五倫者。蓋取其勸善規過。如二月互照。扶危保安。如兩手相援之義也。友、古作𠄎、又、𠄎也。今文學又作𠄎。人之常情。若無依倚。則多涉因循怠忽之弊。大衆同居。功課有定。雖欲懈怠。亦不可得。功課之外。其奮發精進者。卽可攝彼懈怠者。勉力而行。人皆前進。誰甘後退。彼此相輔。其行易成。或有所疑。及有所見。有可決擇。每日暇時。請諸耆宿。略示淨宗綱要。則邪正去取了分明。有此諸益。故古人咸以結社爲倡導。卽身有職業。不能親預。但依社章。修持待開會日。或親往。或函告。明己修持之勤怠。利益之大小。亦與預修。相去不遠。以心冀社友。不敢怠荒。故也。須知佛法。原不離世間法。凡諸社友。必須各各恪盡己分。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主仁僕忠等。又須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不餐葷酒。閑邪存誠。克己復禮。自利利他。以

爲己任。如是則基址堅正，堪受法潤。果具真信切願，當必往生上品。世之愚人，每多不修實行，偏欲得一真修之虛名，以故設種種法，妝點粉飾，成一似是而非之相，冀人稱讚於己。其心行已汙濁不堪，縱有修持，亦爲此心所汙，決難得其真實利益。此所謂好名而惡實，爲修行第一大忌。倘具前之所當行，無後之所當忌，則於世間則爲賢人，於佛法則爲閑士。以身率物，由家而鄉，由鄉而邑，以至全國，及與天下，則禮義興而干戈永息，慈善著而災害不生，庶天下太平，人民安樂矣。願見者聞者，同皆發起倡導，則幸甚幸甚。所有簡章，開列於後。

淨土決疑論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優劣，契機則妙。在昔之時，人根

殊勝，知識如林，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卽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識希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脫。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種善根，福薄慧淺，障重業深。年當志學，不逢善友，未聞聖賢傳薪之道，爭服韓歐闢佛之毒，學問未成，業力先現。從茲病困數年，不能事。諦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聖賢，如此衆多，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爲害中國，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又何待韓歐等託空言而闢之也耶。中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韓歐雖賢，其去聖人遠甚。況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遂頓革先心，出家爲僧，自量己力，非仗如來宏誓願

力。決難卽生定出生死。從茲唯佛是念。唯淨土是求。縱多年以來。濫廁講席。歷參禪匠。不過欲發明淨土第一義諦。以作上品往生資糧而已。所恨色力衰弱。行難勇猛。而信願堅固。非但世間禪講諸師。不能稍移其操。卽諸佛現身。令修餘法。亦不肯捨此取彼。違背初心。奈宿業所障。終未能得一心不亂。以親證夫念佛三昧。慚愧何如。一日有一上座。久參禪宗。兼通教理。眼空四海。誓證一乘。效善財以徧參知識。至螺山以叩關余舍。時余適以彌陀要解。文深理奧。不便童蒙。欲搜輯台教。逐條著鈔。俾初學之士。易于進步。非敢效古德之宏闡道妙。聊以作後進之入勝因緣。喜彼之來。卽贈要解一本。且告以著鈔之意。上座因謂余曰。要解一書。吾昔曾一視之。見其詞曰。華嚴奧藏。法華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若此者

不勝枚舉。直是抑遏宗教。過讚淨土。謗正法輪。疑誤衆生。不億萬益大師。以千古希有之學識。不卽直指人心。宏揚止觀。反著斯解。以爲愚夫愚婦之護身符。俾舉世緇素。守一法以棄萬行。取蹄涔以捨巨海。同入迷途。永背覺路。斷滅佛種。罪過彌天矣。欲報佛恩者。當卽燬滅令盡。又何堪著鈔。以助其流通耶。憤心厲氣。若對讎仇。余俟其氣平。徐謂之曰。汝以蕩益此解。爲罪過藪者。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是逐塊之癡犬。非擇乳之鵝王也。須知其過。實不在于蕩益此解。在于釋迦、彌陀、及十方諸佛。與淨土三經。及華嚴、法華諸大乘經。文殊、普賢、馬鳴、龍樹、智度、善導、清涼、永明等諸大菩薩祖師也。汝若能爲大法王。正治其罪。庶汝之所言。舉世奉行矣。否則卽是山野愚民。妄稱皇帝。自制法律。背叛王章。不旋踵而滅門誅族矣。汝作是說。謗佛謗

法。謗僧。當卽生陷阿鼻地獄。永劫受苦。了無出期。恃宿世之微福。造窮劫之苦報。三世諸佛。名爲可憐憫者。卽汝是也。彼瞿然曰。師言罪在釋迦彌陀等者。何反常之若是也。請詳陳其故。若其理果勝。敢不依從。余曰。如來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大事因緣者。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直下成佛而已。豈有他哉。無奈衆生根有大小。迷有淺深。不能直下暢佛本懷。因茲隨機設教。對病發藥。爲實施權。開權顯實。于一乘法。作種種說。或有善根成熟者。令其誕登覺岸。其有惡業深厚者。令其漸出塵勞。曲垂接引。循循善誘。雖天地父母。不能喻其少分矣。又以一切法門。皆仗自力。縱令宿根深厚。徹悟自心。倘見思二惑。稍有未盡。則生死輪迴。依舊莫出。況既受胎陰。觸境生著。由覺至覺者少。從迷入迷者多。上根猶然如是。中下又何待言。斷

見惑如斷四十里流。況思惑乎。了生脫死。豈易言哉。以是不能普被三根。暢佛本懷。唯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專仗彌陀宏誓願力。無論善根之熟與未熟。惡業之若輕若重。但肯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臨命終時。定蒙彌陀垂慈接引。往生淨土。俾善根熟者。頓圓佛果。卽惡業重者。亦預聖流。乃三世諸佛度生之要道上。聖下凡共修之妙法。由是諸大乘經。咸啓斯要。歷代祖師。莫不遵行。汝以禪教自負。而妄謂宏淨土者。爲謗正法輪。斷滅佛種。足徵汝乃魔附其身。喪心病狂。認迷爲覺。指正爲邪之地獄種子耳。夫釋迦彌陀。于往劫中。發大誓願。度脫衆生。一則示生穢土。以穢以苦折伏。而發遣。一則安居淨土。以淨以樂攝受。而鈞陶。汝只知愚夫愚婦。亦能念佛。遂至藐視淨土。何不觀華嚴入法界品。善財于證齊諸佛之後。普賢菩薩。乃教以發十大願王。

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且以此普勸華藏海衆乎。夫華藏海衆。無一凡夫二乘。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同破無明。同證法性。悉能乘本願輪。于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又華藏海中。淨土無量。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可知往生極樂。乃出苦之玄門。成佛之捷徑也。以故自古迄今。所有禪教律叢林。無不朝暮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汝歷參叢林。何日日修習。而反生毀謗之若是也。儒書所謂習矣不察。日用不知者。莫汝爲甚也。夫華嚴爲諸經之王。王于三藏。華嚴不信。卽一闡提。縱不生陷阿鼻。報終定墮無間。吾欲離苦而求生淨土。汝欲得苦而毀謗華嚴。汝守汝志。吾行吾道。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道不同不相爲謀。汝去。吾不語汝。彼曰。道貴宏通。疑須剖決。師何見拒之甚也。嘗聞毘盧遮那。徧一切處。其佛所住。名常寂光。

則但證法身。當處卽是寂光淨土。又何必以生滅心。捨東取西。然後爲得也。余曰。談何容易。寂光淨土。雖則當處卽是。然非智斷究竟。圓證毘盧法身者。不能徹底親得受用。圓教住。行。向。地。等覺。四十一位。尚是分證。汝若圓證毘盧法身。則不妨說當處便是寂光。其或未然。則是說食數寶。不免饑寒而死也。彼曰。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宗門常談。不應有錯。余曰。宗門所說。專指理性。非論事修。所以然者。欲人先識。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事。然後依此理。以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卽衆生而成佛道之事。汝何事理。僂侗。知見顛倒之若是也。又汝以捨東取西。爲生滅者。不知執東廢西。乃斷滅也。夫未證妙覺。誰離取捨。三祇鍊行。百劫修因。上求下化。斷惑證真。何一非取捨之事乎。須知如來欲令一切衆生。速證法身。及與寂光。所以特勸持佛名號。求

生西方也。問。棗柏李長者華嚴合論。謂西方淨土。乃爲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實理。以專憶念。其心分淨。得生淨土。是權非實。何以華藏海衆。同願往生。棗柏現生證聖。神通智慧。不可思議。定是華嚴會上菩薩示現。所有言說。當無錯謬。答。棗柏雖菩薩示現。以經未全來。不能預斷。故作此說。按棗柏造論。在唐玄宗開元年間。論成之後。隨即入滅。歷五十餘年。至德宗貞元十一年。南天竺烏荼國王。方進普賢行願品四十卷之梵文。至十四年。始譯畢流通。其前之三十九卷。卽八十華嚴之入法界品。而文義加詳。彼第八十善財承普賢威神之力。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爲說偈。稱讚如來勝妙功德。以文來未盡。故未結而終。及行願品來。第四十卷。普賢乃以十大願王。勸進善財。及與華藏海衆。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說畢。如來讚

歎。大衆奉行。文方圓備。故古德以此一卷。續于八十卷後流通。欲後世學者。咸得受持全經云耳。古德謂念佛求生淨土一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登地菩薩。不能知其少分者。卽此是也。則一切上根利器。淨土總攝無遺矣。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則一切人天六道具縛凡夫。淨土亦總攝無遺矣。汝信棗柏而不信行願品。大集經是遵縣令一時權宜之告示。而違皇帝萬古不易之勅旨。何不知尊卑輕重之若是也。問。彼既海衆示現。何待經來方知。答。宏揚佛法。大非易事。須有證據。方能取信。華嚴一經。迴越羣典。無從引類。以自裁度。問。涅槃全經未至。生公何以預倡闡提皆有佛性。將謂棗柏不及生公。答。闡提原是衆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闡提何得獨無。有智識者皆可預斷。往生圓滿佛果。諸經絕未宣說。誰

敢自出心裁。豎此奇義。二者事理絕不相侔。不可引以爲證。至于二公所證。則非吾輩博地凡夫可知。何敢戲論。須知菩薩宏法。或順或逆。種種方便。不可思議。得非棗柏示以不知。以敦後世之信向耶。問。禪宗諸師。多撥淨土。此又何說。答。禪宗諸師。唯傳佛心。所有言說。皆歸向上。汝參禪有年。尚不知此。則汝之所解。皆破壞禪宗之惡知見也。問。博地凡夫。豈敢自任諸祖誠言。斷可依憑。六祖謂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趙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老僧念佛一聲。漱口三日。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則又何說。答。六祖直指向上。令人識取自心。汝當作訓文釋義。辨論修持法門。所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幾許悞哉。汝須知西方之人。見思淨盡。進破塵沙。及與無明。祇有進修。絕無造罪之事。謂彼求生何國者。若

在此間。未斷見思。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之人。則生凡聖同居淨土。一生彼土。則見思二惑徹底消滅。喻如洪鑪片雪。未至而化。德人覲面。鄙念全消。若是見思淨盡。則生方便有餘淨土。分破無明。則生實報無障礙淨土。無明淨盡。福慧圓滿。則生常寂光淨土。在此土現證者如是。在彼土進修者亦然。汝何過慮彼無生處。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聞噓廢食。自喪性命。則天下癡人。莫汝若也。汝但知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何不領取下文。僧問和尚。還爲人也無。州云。佛佛乎。但欲依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何不依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是供養。以何報答。州云。念佛乎。又何不依僧問十方諸佛。還有師也無。州云。有。問。如何是諸佛師。州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乎。汝謂禪宗諸師。多有此等言句。不知禪家酬機之言。名爲機鋒。名爲轉語。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不

知返照回光。叩己而參。一向但噉酒糟。逐土塊。有甚了期。吾出家三十餘年。漱口佛不喜聞之言。則衆口同宣。至于以佛佛爲人。以念佛報恩。以阿彌陀佛爲十方諸佛師。絕未聞一人說一句者。夫言出一口。既以彼爲實爲可依。則此亦是實是可依。何受損者。卽依得益者。卽違。一依一違。自相矛盾。夫趙州所言。總歸本分。佛不喜聞。與念佛等。皆屬轉語。若能直下識得自心。方知趙州道。越常情。語出格外。當孜孜念佛。唯日不足矣。倘不能親見趙州。則寧可以念佛爲修持。不可依撥佛爲把柄。依念佛。則卽生便出輪迴。將來定成佛道。依撥佛。則謗佛謗法謗僧。現生則罪業山積。福慧冰消。命終則永墮阿鼻。長劫受苦。其利害得失。奚啻天淵。總之。今人率皆福薄慧淺。業重障深。于得益者。皆若罔聞。于受損者。全身頂戴。得益受損。且約未悟緣會說。非古德所說之法。有益有損也。諸師酬機之

言。悉皆如是不勞備釋。汝謂諸祖誠言。斷可依憑。何不依百丈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乎。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禱病僧。化送亡僧之規。皆悉回向往生淨土乎。將謂百丈唯令死者往生。不令生者求生乎。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如來預記往生龍宮。誦出華嚴廣造諸論。偏讚西方。如毘婆沙論。稱爲易行疾至之道乎。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馬鳴菩薩。于起信論。末後示最勝方便。令人念佛求生西方。常侍彌陀。永不退轉乎。又何不依二祖阿難。初祖迦葉。結集三藏。與淨土諸經乎。倘淨土不足爲法。有害于世。彼何不知好歹。貽後世以罪藪乎。又諸大乘經。皆讚淨土。而小乘經。則無一字言及。將謂諸大乘經。不足爲法乎。又佛說彌陀經時。六方恆河沙數諸佛。悉皆出廣長舌。勸信此經。將謂六方諸佛。亦貽人以罪藪乎。如謂六祖趙州等。不可

不信。則龍樹、馬鳴、阿難、迦葉、釋迦、彌陀、六方諸佛、諸大乘經、更爲不可不信。若謂諸佛諸祖諸經皆不足信，又何有于六祖趙州爲哉。見近而不見遠，知小而不知大。如鄉民慕縣令之勢力，而不知皇帝之威德。小兒見銅錢而卽拾，遇摩尼寶珠而不顧也。汝還知永明四料簡所示禪淨有無利害得失乎。夫永明乃彌陀化身，豈肯貽人罪藪，謗正法輪，疑悞衆生，斷滅佛種乎。彼曰：永明料簡語涉支離，不足爲法，何以言之。彼謂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若如所說，則今之禪者，類多皆看念佛的是誰。又有住念佛堂，長年念佛者，彼皆現世能爲人師，來生卽成佛祖乎。又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今之愚夫愚婦，專念佛名者，處處皆有，未見幾人臨命終時，現諸瑞相，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故知永

明料簡爲不足法。余曰：汝何囫圇吞棗，不嘗滋味之若是也。夫永明料簡乃大藏之綱宗，修持之龜鑑。先須認准如何是禪，如何是淨，如何是有，如何是無。然後逐文分割，則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設，無一字不恰當，無一字能更移。吾數十年來，見禪講諸師所說，皆與汝言無少殊異。見地若是，宜其禪與淨土日見衰殘也。問：何名禪淨及與有無，請垂明誨。答：禪者卽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門所謂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宗門語不說破，令人參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實卽無能無所，卽寂卽照之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離念靈知者，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淨土者，卽信願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也。有禪者，卽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卽真實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也。禪與淨土，唯約教約

理。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教理則恆然如是。佛不能增。凡不能減。機修須依教起行。行極證理。使其實有諸己也。二者文雖相似。實大不同。須細參詳。不可僥倖。倘參禪未悟。或悟而未徹。皆不得名為有禪。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或有信願而不真切。悠悠泛泛。敷衍故事。或行雖精進。心戀塵境。或求來生生富貴家。享五欲樂。或求生天。受天福樂。或求來生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宏揚法道。普利衆生者。皆不得名為有淨土矣。問。出家為僧。宏法利生。又有何過。而亦簡除。答。若是已斷見思。已了生死。乘大願輪。示生濁世。上宏下化。度脫衆生者。則可。若或雖有智願。未斷見思。縱能不迷于受生之初。亦復難保于畢生多世。以雖能宏法。未證無生。情種尚在。遇境逢緣。難免迷惑。倘一隨境迷。則能速覺悟者。萬無一二。從迷入迷。不能自拔。

永劫沈淪者。實繁有徒矣。如來為此義故。令人往生淨土。見佛聞法。證無生忍。然後乘佛慈力。及己願輪。迴入娑婆。度脫衆生。則有進無退。有得無失矣。未斷見思。住此宏法。他宗莫不如是。淨宗斷斷不許也。世多謂參禪便為有禪。念佛便為有淨土。非但不知禪淨兼亦不知文義。孤負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截斷後世行人一條出苦捷徑。自悞悞人。害豈有極。所謂錯認定盤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彼曰。禪淨有無。略知旨趣。四偈玄文。請詳訓釋。余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者。其人徹悟禪宗。明心見性。又復深入經藏。備知如來權實法門。而于諸法之中。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觀經上品上生。讀誦大乘。解第一義者。即此是也。其人有大智慧。有大辯才。邪魔外道。聞名喪膽。如虎之戴角。

威猛無儔。有來學者。隨機說法。應以禪淨雙修接者。則以禪淨雙修接之。應以專修淨土接者。則以專修淨土接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澤。豈非人天導師乎。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彈指頃。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最下即證圓教初住。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圓教初住。即能現身百界作佛。何況此後。位位倍勝。直至第四十一等覺位乎。故曰。來生作佛祖也。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者。其人雖未明心見性。卻復決志求生西方。以佛于往劫。發大誓願。攝受衆生。如母憶子。衆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即蒙攝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即五逆十惡。臨終苦逼。發大慚愧。稱念佛名。或至十聲。或止一聲。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萬修萬人去乎。然此雖念佛無幾。以極其猛烈。故能

獲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然已高預聖流。永不退轉。隨其根性淺深。或漸或頓。證諸果位。既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者。其人雖徹悟禪宗。明心見性。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直須歷緣煅鍊。令其淨盡無餘。則分段生死。方可出離。一毫未斷者。姑勿論。即斷至一毫。未能淨盡。六道輪迴。依舊難逃。生死海深。菩提路遠。尚未歸家。即便命終。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即俗所謂擔閣也。陰境者。中陰身境。即臨命終時。現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此境一現。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便去受生于善惡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

墜。五祖戒再爲東坡草堂清復作魯公。此猶其上焉者。故曰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也。陰音義與蔭同。蓋覆也。謂由此業力。蓋覆真性。不能顯現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爲錯。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總因不識禪及有字。故致有此胡說巴道也。豈有大徹大悟者。十有九人。錯走路頭。卽隨五陰魔境而去。著魔發狂也。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鍊之增上慢種耳。何不識好歹。以加于大徹大悟之人乎。所關甚大。不可不辯。無禪無淨。鐵牀併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者。有謂無禪無淨。卽埋頭造業。不修善法者。大錯大錯。夫法門無量。唯禪與淨最爲當機。其人既未徹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餘法門。既不能定慧均等。斷惑證真。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現生既無正智。來生卽隨福

轉。耽著五欲。廣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一氣不來。卽墮地獄。以洞然之鐵牀銅柱。久經長劫。寢臥抱持。以償彼貪聲色。殺生命等種種惡業。諸佛菩薩。雖垂慈愍。惡業障故。不能得益。昔人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爲第三世怨者。此之謂也。蓋以今生修行。來生享福。倚福作惡。卽獲墮落。樂暫得于來生。苦永貽于長劫。縱令地獄業消。又復轉生鬼畜。欲復人身。難之難矣。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難對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萬劫與千生。沒個人依怙。猶局于偈語。而淺近言之也。夫一切法門。專仗自力。淨土法門。專仗佛力。一切法門。惑業淨盡。方了生死。淨土法門。帶業往生。卽預聖流。永明大師恐世不知。故特料簡。以示將來。可謂迷津寶筏。險道導師。惜舉世之

人。顛預讀過。不加研窮。其衆生同分惡業之所感者歟。彼曰。我昔何罪。早昧真詮。宿有何福。得聞出要。願廁門牆。執侍巾瓶。余曰。余有何德。敢當此說。但余之所言。皆宗諸佛諸祖。汝但仰信佛祖。宏揚淨土。則無德不報。無罪不滅。昔天親菩薩。初謗大乘。後以宏大贖愆。汝能追彼芳蹤。我願捨身供養。上座乃禮佛發願云。我某甲。從于今日。專修淨業。唯祈臨終。往生上品。見佛聞法。頓證無生。然後不違安養。徧入十方。逆順隱顯。種種方便。宏通此法。度脫衆生。盡未來際。無有閒歇。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願釋迦彌陀。常住三寶。愍我愚誠。同垂攝受。余曰。淨土事者。是大因緣。淨土理者。是秘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卽是以佛莊嚴而自莊嚴。上座唯唯而退。因錄其問答。以爲不知此法者勸。

宗教不宜混濫論

因講經者每
專論宗而發

如來說經。諸祖造論。宗教二門。原是一法。從無可分。亦無可合。隨機得益。隨益立名。上根一聞。頓了自心。圓修道品。卽名爲宗。此約後世說。當初但只圓頓教耳。中下聞之。進修道品。漸悟真理。卽名爲教。及至像季。法流此土。人根聰利。多得聞持。率以記誦講說爲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實悟親證者少。說食數寶者多。以故達磨大師特地而來。闡直指人心之法。令人親見本來面目。後世名之曰宗。既見本來面目。然後看經修行。方知一大藏教。皆是自己家裏話。六度萬行。皆是自己家裏事。是以宗之悟解爲目。教之修持爲足。非目則無由見道。非足則不能到家。是宗教之相需而不相悖。相合而不相離也。至于南嶽天台。其究竟指歸。大略皆

同。故傳燈指月二錄，皆列二師于應化聖賢科中，而高僧傳不列于義解，而列于習禪。是古之具眼知識，以宗教爲一貫矣。及至曹溪以後，禪道大行，不立文字之文字，廣播寰區，解路日開，悟門將塞。故南嶽青原諸祖，皆用機語接人，使佛祖現成語言，無從酬其所問，非真了當，莫測其說。以此勘驗，則金鑰立辨，玉石永分，無從假充，用閑法道。此機鋒轉語之所由來也。自後此法日盛，知識舉揚，唯恐落人窠臼，致成故套，疑悞學者，壞亂宗風。故其機用愈峻，轉變無方，令人無從摸捺。故有呵佛罵祖，斥經教撥淨土者。如此作用，南嶽慧大師兩句道盡，曰起塵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發做實法，則罪同五逆矣。以此語言，割人情見，塞人解路。根熟者直下知歸，徹悟向上。機生者真參力究，必至大徹大悟而後已。良以知識衆多人，根尚利，教理明白，生死心切，縱未能直下了悟，必不肯生下劣心，認爲實法故也。今人

多是少讀儒書，不明世理，未窮教乘，不解佛法，纔一發心，入宗門，在知識祇爲支持門庭，亦學古人舉揚，不論法道利害，在學者不下真實疑情，箇箇認爲實法，或有于今人舉處，古人錄中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總不出按文釋義之外，便自謂徹悟向上，參學事畢，卽處知識位，開導後學，守一門庭，恐人謂非通家，因茲禪講並宏，欲稱宗說兼通，談宗則古德指歸向上之語，竟作釋義訓文之言，講教則如來修因剋果之道，反成表法喻義之說，以教破宗，以宗破教，盲引盲衆，相牽入火，致使後輩不聞古人芳規，徒效其輕佛陵祖，排因撥果而已。古人語言，絕未曉了，衲僧本分，何曾夢見。今將宗教語言意致，略爲分別，用冀唯得其益，不受其病也。何謂宗，何謂教，演說之，宗教皆教，契悟之，宗教皆宗。教固有宗，宗亦有教，教家之宗，卽實相妙理三

德秘藏，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此對宗說，故以體為宗，若就教論，即名為體，教中之宗，乃是人體之門，不
堪與宗之向上 一著對論，教家之教，即經論所說文字語言及法門行相。無不皆
 詮妙理，皆歸秘藏。亦猶宗家之機鋒轉語，種種作用也。但教則
 未悟亦令解了，宗則未悟不知所謂為異耳。宗家之教，即機鋒
 轉語，揚拳豎拂，或語或默，種種作用，皆悉就彼來機，指歸向上。
 是轉語等，乃標向上。真月之指，非轉語等，即是向上真月。倘能
 依指觀月，則真月直下親見。所見真月，方是宗家之宗。今人以
 機鋒轉語為宗，不求契悟，唯學會透，是認指為月，不復知有真
 月矣。惜哉。又教則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猶如聖帝明詔，萬國欽
 崇。智愚賢否，皆令曉了，皆須遵行。有一不遵者，則處以極刑。佛
 教有一不遵者，則墮于惡道。宗則獨被上根，不攝中下。猶如將
 軍密令，營內方知，營外之人，任憑智同生知，亦莫能曉。以此之

故，方能全軍滅賊，天下太平。軍令一洩，三軍傾覆。祖印一洩，五
 宗喪亡。未悟以前，祇許參究話頭，不準翻閱禪書。誠恐錯會祖
 意，則以迷為悟，以假亂真，即名為洩，其害甚大。大悟之後，必須
 廣閱祖錄，決擇見地，則差別智開，藥忌明了，尚須歷緣鍛鍊，必
 使行解相應，方可出世為人，宏闡宗風。今人不教人力參，而為
 人講演，使其開解路，起卜度，以己見會祖意，依稀彷彿，想箇義
 理全體是錯，便謂就是，直饒不錯，只是泥龍畫餅，豈能致雨充
 飢。所以宗須真參，方有實益也。未開眼者，聞其講說，喜出望外。
 其有具眼者，必痛徹骨髓矣。如此宏宗，徒有大損，毫無實益。何
 異以軍令往告敵兵，相邀共戰，其不自殄滅者鮮矣。由是假充
 悟道者，不勝其多。壞亂佛法者，實繁有徒矣。又教則以文顯義，
 依義修觀，觀成證理，令人由解了而入。故天台以三止三觀傳

佛心印也。宗則離文顯意得意明心。明心起行。令人由參究而得。故禪宗以直指人心傳佛心印也。又經教所說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事理行相。歷歷分明。若能修因自然證果。超凡入聖。即衆生而成佛道矣。既得此事。則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豈待外求。宗門所說總歸本分。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此理即若得此意。此名字及觀行初心也。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證。凡聖生佛之理。而起修因證果。超凡入聖。即衆生而成佛道之事矣。此觀行至究竟也。所以古德大悟後有三次七次閱大藏經者。汾州無業、三終大藏、青王知微、大慧果門人、禁定于上終院十餘年、七終大藏、見青王山志、有以坐看爲不恭。跪讀行披立誦者。棲賢選三終大藏皆如此、有畢生日持一部法華者。永明壽、首山念、有看經唯恐打差。差音又去聲、貼帖子于方丈門首。曰看經時不許問話者。仰山、有持觀音聖號者。明教高、日誦十萬觀音、世出世間經書、不讀而知、又華林覺者念觀音、遂感有持準提神呪者。依附、二鹿常相、有日課百八佛事者。永明壽、一部法華、亦在百八之數、有

對立像不敢坐。對坐像不敢臥者。大通本、又凡食物以魚蝦名者、即不食、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者。百丈、至于念佛求生西方。則多不勝數也。良以百丈乃馬祖傳道嫡子。其開示有云。修行以念佛爲穩當。又所立清規。凡祈禱病僧。化送亡僧。皆歸淨土。故五宗諸師多事密修也。多有久歷年所。躬行苦行。如滿山作藥廬、雪峯作飯頭之類、無非欲圓滿六度。自利利他。類皆重法如寶。輕身似塵。絕不似今人之輕慢。古今褻黷經論也。是知宗爲前鋒。教爲後勁。其所辦是一事。其所說是一法。但以語言施設。門庭建立不同。門外漢不知其同而不可合。異而不可離之。所以妄用己見。強作主宰。不是互謗。便是混濫。互謗之過。愚或能知。混濫之愆。智猶難曉。蓋以歸元無二。方便多門。宗家方便。出于格外。所有語言。似乎掃蕩。未得意者。不體離言之旨。唯噓出酒之糟。在宗則開一解路。不肯力參。在教則妄學

圓融。破壞事相。唯大達之士。雙得其益。否則醍醐甘露。貯于毒器。遂成砒霜鴆毒矣。教雖聰明萬法。唯心。然須就事論事。事理因果。毫無混濫。原始要終。不出唯心。宗家的實商量。亦復如是。若舉揚向上。雖指盡世間法。法頭頭為問。答時總歸本分。絕不就事論事。所謂問在答處。答在問處。縱有似乎就事說者。意則在彼而不在此。若認作就事者。即白雲萬里矣。的實商量者。禪書不錄。所錄者皆屬本分話。若欲知者。必須廣閱羣書。否則看萬善同歸集。及淨土十要。中禪匠著述。亦可見其梗概矣。剋論佛法大體。不出真俗二諦。真諦則一法不立。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也。俗諦則無法不備。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也。教則真俗并闡。而多就俗說。宗則即俗說真。而掃除俗相。須知真俗同體。並非二物。譬如大圓寶鏡。虛明洞徹。了無一物。然雖了無

一物。又復胡來則胡現。漢來則漢現。森羅萬象俱來則俱現。雖復羣相俱現。仍然了無一物。雖復了無一物。不妨羣相俱現。宗則就彼羣相俱現處。專說了無一物。教則就彼了無一物處。詳談羣相俱現。是宗則于事修而明理性。不棄事修。教則于理性而論事修。還歸理性。正所謂稱性起修。全修在性。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事理兩得。宗教不二矣。教雖中下猶能得益。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以涉博故。宗雖中下難以措心。而上根便能大徹。以守約故。教則世法佛法。事理性相。悉皆通達。又須大開圓解。即宗門大徹大悟也。方可作人天導師。宗則參破一個話頭。親見本來。便能闡直指宗風。佛法大興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宜依宗參究。喻如僧繇畫龍。一點睛則即時飛去。佛法衰弱之時。及夙根陋劣之士。宜依教修持。喻如拙工作器。廢繩墨則終無所成。教多顯

談宗多密說。宗之顯者。如達磨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馬祖云。卽心卽佛。百丈云。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念。卽如如佛。此則與法華楞嚴諸大乘經。毫無異致。總之六祖前多顯。六祖後多密。愚人不知宗教語言同異之致。每見宗師垂問。教家不能加答。遂高推禪宗。藐視教典。佛經視作故紙。祖語重愈。綸音聖旨。今之欲報佛恩。利有情者。在宗則專闡宗風。尚須教印。在教則力修觀行。無濫宗言。良以心通妙諦。遇緣卽宗。柏樹子。乾屎橛。鴉鳴鵲噪。水流花放。教唾掉臂。譏笑怒罵。法法頭頭。咸皆是宗。豈如來金口所說圓頓妙法。反不足以爲宗耶。何須借人家扛子。撐自己門庭。自家榘楠。豫章何故棄而不用。須知法無勝劣。唯一道而常然。根有生熟。雖一法而益別。然則教外別傳之說。非歟。曰。言教外別

傳者。令人于指外見月也。又宗家提持。超越常格之外。名爲教外別傳。然此四字。埋沒多少豪傑。今爲道破。對教說。則曰教外別傳。機鋒轉語等。亦是教。對宗說。則曰機鋒轉語外別傳。庶不至孤負佛祖。徒造口業矣。若真佛教不能傳佛心印。則已得別傳之迦葉。阿難。馬鳴。龍樹。當另宏別傳之法。何用結集三藏。註經造論爲哉。宗須教印者。如木須從繩。則正也。予嘗勸一狂僧念佛。彼言衲僧鼻孔。三世諸佛尚摸不著。用念佛作麼。予曰。若真摸著三世諸佛摸不著的鼻孔。尚須步步隨著三世諸佛脚後跟轉。倘不隨三世諸佛脚後跟轉。則摸著者非衲僧鼻孔。乃阿鼻地獄鐵牀銅柱上火孔也。達磨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智者示登五品。南嶽示證鐵輪。故知今人于宗教二門。開眼尚難。何況實證。其有慈悲願深。生死

心切者。宜隨遠公。智者。永明。蓮池。專致力于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也。書至此。有傍不甘者。呵曰。佛法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安用汝許多落索。分疆立界爲。予應之曰。妙性雖離名相。名相豈礙妙性。虛空法界。雖無疆界。疆界豈礙虛空法界。吾欲捨東往西。必須定南辨北。庶幾方向不迷。措足有地。又恐已見錯謬。欲請正于達人。是跛夫之路程。非輪王之輿版。輿版即地若夫通方開士。過量大人。世法全是佛法。業道無非佛道。祖意教理。佛經禪錄。本自融通。有何混濫。盡吾之智。不能測其境界。竭吾之力。不能窺其藩籬。吾之鄙論。姑就吾之鄙機言耳。子何以迦樓羅王之飛騰。用責于蠓螟蚊蚋。而令其齊驅也哉。

竭誠方獲實益論

諺云。下人不深。不得其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世間大而經術文章。小而一才一藝。若欲妙義入神。傳薪得髓。藝超儕伍。名傳古今。而不專心致志。竭誠盡敬。其可得乎。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其將通之。非鬼神之與通。乃精誠之極也。漢魏昭見郭林宗。以爲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受業。供給洒掃。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之。林宗大呵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事。使不可食。昭更爲粥復進。又呵之者三。昭容色不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後知子之心矣。宋楊時游酢。師事伊川。一日請益時久。伊川忽瞑目假寐。二子侍立不敢去。良久。伊川忽覺曰。賢輩尚在此乎。歸休矣。乃退。門外雪

深尺餘矣。張九成十四歲游郡庠。終日閉戶。無事不越其限。比舍生隙穴視之。見其斂膝危坐。對詩書若對神明。乃相驚服而師尊之。此四子者。所學乃世間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法。其尊師重道。尚如此之誠。故得學成德立。致生前沒後。令人景仰之不已。至于弈秋之誨弈也。唯專心致志者勝。痾僕之承蜩也。以用志不分而得。由是觀之。學無大小。皆當以誠敬為主。而況如來于往昔劫中。欲令衆生。同成覺道。以無緣種。莫由得度。因茲普現色身。垂形六道。種種方便。隨機利物。千門具啓。一道同歸。善根未種未熟未脫者。令其卽種卽熟卽脫。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雲布慈門。波騰行海。六度齊修。四攝普益。其布施也。內外俱捨。所謂國城妻子。頭目髓腦。身肉手足。歡喜施與。故法華云。觀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不是菩

薩捨身命處。夫如來爲衆生故。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廣行六度。普結緣種。待其機熟時至。然後示成正覺。宏開法會。普應羣機。上根則顯示實相。令其誕登道岸。中下則曲垂接引。令其漸次熏陶。顯密權實。偏圓頓漸。隨機而施。相宜而用。乘雖有三。道本無二。爲實施權。權是實家之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家之實。俯順羣機。循循善誘。必令機理雙契。方得解行俱圓。學者雖則專主大乘。亦不可輕蔑棄捨小乘。以小乘原爲進入大乘而設。乃如來之度生妙用。實下根之出苦宏猷。故四十二章經云。學佛道者。佛所言說。皆應信順。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吾經亦爾。大海雖有淺深。水味原無二致。凡屬佛經。固應一體尊重。如輪王命令。事雖種種不同。其爲王勅。則一也。而圓人受法。無法不圓。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生滅無生四諦

十二因緣等法乎哉。及如來一期事畢，示現滅度。迦葉阿難等諸大弟子結集法藏，徧界流通。一千年後，教傳此土。兩土高僧，東西往還，譯布佛經，不惜軀命，讀法顯，曇無竭，玄奘等傳，其道路險阻，非常艱辛，不覺哽噎涕泣，莫之能已。經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若非宿有因緣，佛經名字尚不能聞，況得受持讀誦，修因證果者乎。然如來所說，實依衆生卽心本具之理，于心性外，了無一法可得。但以衆生在迷，不能了知，于真如實相之中，幻生妄想執著，由茲起貪瞋癡，造殺盜淫，迷智慧以成煩惱，卽常住而爲生滅。經塵點劫，莫之能反。幸遇如來所說大乘顯密諸經，方知衣珠固在，佛性仍存。卽彼客作賤人，原是長者真子。人天六道，不是自己住處。實報寂光，乃爲本有家鄉。回思從無始來，未聞佛說，雖則具此心性，無端枉受輪迴，真堪痛哭流涕，聲

震大千。心片片裂，腸寸寸斷矣。此恩此德，過彼天地父母，奚啻百千萬倍。縱粉身碎骨，曷能報答。唯有依教修行，自行化他，方可少舒春草仰暉，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然今之縑素，翻閱佛經，毫無誠敬。種種褻慢，難以枚舉。而習行既久，彼此相安，其褻慢之迹，不忍備言。視如來之法言，同破壞之故紙，且勿謂不知旨趣者，了無所益。卽深知實義者，亦只是口頭三昧，面門輝光，如飢說食，如貧數寶。雖有研究之功，絕無實證之益。况褻慢之罪，奚啻彌天。而受苦之期，豈止窮劫。雖是善因，反招惡果。縱爲將來得度之因，難免多劫備受其苦。用是心懷慘傷，敢陳窮蹙，企依佛教以奉行，庶唯得益而無損。金剛經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卽爲有佛。若尊重弟子，又云：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卽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

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何以令其如此。以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故。而諸大乘經處處教人恭敬經典。不一而足。良以諸大乘經。乃諸佛之母。菩薩之師。三世如來之法身舍利。九界衆生之出苦慈航。雖高證佛果。尚須敬法。類報本追遠。不忘大恩。故涅槃經云。法是佛母。佛從法生。三世如來。皆供養法。况博地凡夫。通身業力。如重囚之久羈牢獄。莫由得出。何幸承宿世之善根。得睹佛經。如囚遇赦書。慶幸無極。固將依之以長揖三界。永出生死牢獄。親證三身。直達涅槃家鄉。無邊利益。從聞經得。豈可任狂妄之知見。不存敬畏。同俗儒之讀誦。輒行褻黷。既讀佛經。何不依佛經所說恭敬尊重。既褻佛法。豈能得佛法所有真實利益。倘能暫息狂見。清夜自思。當必心神驚悸。涕淚滂沱。悲昔日之無知。誓畢生以竭誠。

從茲心意肅恭。身口清淨。永絕粗鄙之惡態。恒依經論之聖謨。果能如是。庶可於佛法大海中。隨分隨力。各獲實益。如修羅香象。及與蚊蟲。飲于大海。咸得充飽。又如一雨普潤。卉木同榮。如是。則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來說經。諸祖宏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暢而慰悅矣。今將古德恭敬經典之事迹利益。略錄數條。企欲真修實踐者。有所取法焉。

齊僧德圓。不知氏族。天水人。常以華嚴爲業。讀誦受持。妙統宗極。遂修一淨園。樹諸穀楮。并種以香草。雜以鮮花。每一入園。必加洗濯。身著淨衣。溉以香水。楮生三載。香氣氤馥。別造淨屋。香泥壁地。結壇淨器。浴具新衣。匠人齋戒。易服出入。必盥漱。薰香。剝楮取皮。浸以沈水。護淨造紙。畢歲方成。別築淨基。更造新室。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湯。每事嚴潔。堂中別施方柏牙。

座。周布香花。上懸寶蓋。垂諸玲瓏。雜以旒蘇。白檀紫沈。以爲經案。并充筆管。書生日受齋戒。香湯三浴。華冠淨服。狀類天人。將入經室。必夾路焚香。唄先引之。圓亦形服嚴淨。執鑪恭導。散花供養。方乃書寫。圓胡跪運想。注目傾心。纔寫數行。每字皆放光明。照於一院。舉衆同見。莫不悲感。久之方歇。復有神人執戟。現形警衛。圓與書生同見。餘人則不睹焉。又有青衣梵童。無何而至。手執天華。忽申供養。前後靈感。雜沓相仍。迄經二載。書寫方畢。盛以香函。置諸寶帳。安彼淨堂。每伸頂謁。後因轉讀。函發異光。至於嚴潔。敬絕今古。此經遞授于今五代。有清淨轉讀者。時亦靈應昭然。其經今在西太原寺賢首法師處。守護供養。註

此與下二條皆係晉譯六十卷華嚴經也。穀音谷。從木。不從禾。楮之別種。德圓種楮。造紙寫經。入此楮園。尚須洗濯。

著淨衣服。其平日禮佛誦經。誠敬淨潔。蓋可知矣。今人登大雄殿。尚無彼入楮園之虔潔。良可慨歎。浴具新衣者。浴卽浴室。新字宜作觸。謂浴室中。具有登廁之衣。匠人齋戒。易服出入者。所用匠人。皆須持五戒。日受八關齋法。凡欲登廁。先至浴室。脫去常服。著登廁衣。及出。先洗淨。次洗浴。方著常服。旒蘇卽鬚子。乃聚衆絲線于頭上。綰一結子。下則散分者。唄唱讚也。五代卽齊梁陳隋唐。此傳係唐人所作。故曰于今五代。德圓之誠。超越古今。故其靈感。雜沓相仍。今人雖無此財力。於力所能爲者。可不竭誠盡敬。以期三寶垂慈。冥顯加被乎。倘惟事形迹。了無誠敬。則無邊法力。莫由感通。謂爲佛法不靈。其可乎哉。此依華嚴懸談及會玄記二書錄出。

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不知氏族。苦節成性。守道山林。以華嚴起信。安心結業。于永徽四年。發心抄寫。故別爲淨院。植楮樹。兼種香花。灌以香水。凡歷三年。潔淨造紙。復別築淨臺。於上起屋。召善書人瀋州王恭。別院齋戒。洗浴淨衣。焚香布花。懸諸幡蓋。禮經懺悔。方陞座焉。下筆含香。舉筆吐氣。每日恆然。德日入靜室。運想。每寫一卷。施縑十疋。一部總六百縑。恭乃罄竭志誠。并皆不受。才寫經畢。俄卽遷化。德以經成。設齋慶之。大衆集已。德於佛前。燒香散花。發宏誓願。方開經藏。放大光明。周七十餘里。照定州城。城中士女。普皆同見。中山齋衆。投身宛轉。悲哽懺悔。註此與上事迹大同。可見古人於三寶分上。多皆竭誠盡敬。絕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有名無實也。舉筆吐氣者。或欲咳嗽。或欲呵欠。卽停筆少頃。面向旁邊。令氣出之。不

敢以口氣熏經故也。才寫經畢。俄卽遷化者。以專心寫經。不求名利。志誠之極。致令業盡情空。了生脫死。高登上品寶蓮。親證不退轉地矣。觀此。可見佛法不孤負人。而今之緇素。多多皆是孤負佛法耳。奈何奈何。此一條出會玄記。唐僧法誠。姓樊氏。雍州萬年縣人。幼年出家。以誦華嚴爲業。因遇慧超禪師。隱居藍谷高山。遂屏翳煩。披誠請益。後於寺南嶺。造華嚴堂。深潔中外。莊嚴既畢。乃圖畫七處九會之像。又竭其精志。書寫受持。宏文學士張靜者。時號筆工。罕有加勝。乃請至山舍。令受齋戒。潔淨自修。口含香汁。身被新服。然靜長途寫經。紙直五十。誠料其見。才寫兩紙。酬直五百。靜利其貨。竭力寫之。終部已來。誠恆每日燒香供養。在其案前。點畫之間。心緣目睹。略無遺漏。故其剋心鑽注。時感異鳥。形色希世。飛入堂中。

徘徊鼓舞。下至經案。復上香鑪。攝靜住觀。自然馴狎。久之翔逝。明年經了。將事興慶。鳥又飛來。如前馴擾。鳴啖哀亮。貞觀初年。造畫千佛。鳥又飛來。登止匠背。後營齋供。慶諸經像。日次中時。怪其不至。誠顧山岑曰。鳥既不至。吾誠無感也。將不嫌諸穢行。致有此徵。言已。欻然飛來。旋還鳴轉。入香水中。奮迅而浴。中後便逝。前後如此者。非復可述。靜素善翰墨。鄉曲所推。山路巖崖。勒諸經偈。皆其筆也。手寫法華。正當露地。因事他行。未營收舉。屬洪雨滂注。溝澗波飛。走往看之。合案並乾。餘便流潦。嘗卻偃橫松。遂落懸溜。未至下澗。不覺已登高岸。不損一毛。註法誠

張靜。各竭誠敬。故其感應。俱難思議。出華嚴懸談。及會玄記。并續高僧傳。

唐僧雲韻。定州人。行年七十。隋末喪亂。隱於離石北千山。

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云所欲潔淨。並能行之。即於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燒香懸旛。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襯。相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正法。韻受持讀之。七重裹結。一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賊。乃箱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方尋不見。周惇窮覓。乃於巖下獲之。箱巾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註寫經心

誠感聖來應。聖雖來應。示同凡夫。故一依其法。清旦食訖入浴。著淨衣等也。八戒即八關齋法。以過中不食為體。以不殺等八戒助成。關閉貪瞋癡等煩惱惑業。不令生起。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從今朝清晨受。至明日明相出為限。寫經令其日日常持。故須日日常受。至暮方出。則午亦不

食矣。裹音果。包也。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卽讀一回經。先用香水洗一度手。箱巾爛而經鮮好者。一以聖人之法力加持。一以韻師之誠心感格。一以妙經之功德難思故也。韻師後住隰州。道宣律師貞觀十一年至彼見之。時年已七十矣。此下數條皆出三寶感通錄。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軌者。敬信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涅槃等。無由自檢。憑彼土抗禪師檢校。抗乃爲在寺如法潔淨。寫了。下帙。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言。同在一處。忽爲外火延燒。堂是草覆。一時灰蕩。軌於時任馮翊令。家人相命撥灰。取金銅經軸。既撥外灰。其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帙成灰。又覓老子。便從火化。乃收取諸經。鄉村嗟異。其金剛般若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時。有

州官能書。其人行急。不獲潔淨。直爾立題。由是被焚。其人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目驗說之。註老子五千言卽道德經。一切佛事。俱以戒行誠敬爲本。若戒行精嚴。誠敬篤至。則三寶諸天。皆爲擁護。否則無邊法力。莫之能感。觀此諸經。毫無所損。唯金剛經題字迹焦黑。以其人既無戒力。又無誠心故也。受持佛經者。可不以持戒竭誠爲急務哉。

唐河東有練行尼。常誦法華。訪工書者寫之。價酬數倍。而潔淨翹勤。有甚餘者。一起一浴。然香熏衣。筒中出息。通於壁外。七卷之功。八年乃就。龍門寺僧法端。集衆講說。借此尼經。以爲楷定。尼固不與。端責之。事不獲已。乃自送付端。端開讀之。唯見黃紙。了無文字。餘卷亦爾。端愧悔。送尼。尼悲泣受已。香水洗函。

頂戴繞佛。七日不休。開視文字如故。卽貞觀二年。端自說之云。

本報廣錄恭敬三寶之利益。及嚴履三寶之罪愆。令研究佛業者。取法有地。獲罪無由。以自力不給。遂止。

南溥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

戒殺放生之事。淺而易見。戒殺放生之理。深而難明。若不
明其理。縱能行其事。其心決不能至誠惻怛。其福田利益。亦隨
其心量而致成微淺。倘遇不知者阻誹。遂可被彼所轉。而一腔
善心。隨卽消滅者有之。以故不避繁詞。用申其義。俾物類同沐
慈恩。人倫各培福祉。以懇到之深仁。滅自他之殺報。同臻壽域。
共樂天年。尚祈以此功德。回向西方。則永出輪迴。高超三界。爲
彌陀之弟子。作海衆之良朋矣。閱者幸注意焉。原夫水陸衆生
一念心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但以宿惡業力。障蔽妙

明。不能顯現。淪於異類。遂致知識陋劣。除求食避死之外。了無
所知。譬如大寶銅鏡。經劫蒙塵。不唯毫無光明。卽彼銅體。亦不
顯現。直同廢物。忽遇智人。知是寶鏡。具有照天照地無邊光明。
遂日事磨礱。初則略露鏡體。次則漸發光明。及乎磨之至極。則
照天照地之光。全體顯現。無智之人。方始貴重視爲至寶。須知
此光鏡本自具。非從磨得。雖復自具。倘無磨礱之緣。從劫至劫。
亦無發光之日。一切人天六道衆生。心性悉皆如是。由無始來。
惑業障蔽。不能顯發。本具妙明。迷背真性。造生死業。大覺世尊。
知諸衆生一念心性。與佛同儔。因茲種種方便。隨機說法。普令
修習戒定慧道。以期斷惑業而復本有。圓福慧以證法身。又令
世人發慈悲心。戒殺放生。良以我與一切衆生。皆在輪迴之中。
從無始來。展轉相生。展轉相殺。彼固各各皆爲我之父母兄弟。

姊妹兒女。我亦各各皆爲彼之父母兄弟姊妹兒女。彼固頻頻由惡業力。或於人中。或於異類。受我殺戮。我亦頻頻由惡業力。或於人中。或於異類。受彼殺戮。久經長劫。相生相殺。了無底止。凡夫不知。如來洞見。不思則已。思之則不勝慚愧悲憫矣。我今幸承宿世福善。生於人道。固宜解怨釋結。戒殺放生。令彼一切有生命者。各得其所。又爲念佛回向淨土。令得度脫。縱彼業重。未能卽生。我當仗此慈善功德。決祈臨終往生西方。既往生已。卽得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永出輪迴。漸證佛果矣。且愛物放生。古聖先賢。皆行此事。故書有鳥獸魚鼈咸若之文。而文王澤及枯骨。況有知覺之物哉。至於簡子放鳩。子產畜魚。隨侯濟蛇。楊寶救雀。此固聖賢一視同仁之心。尚不知其蠢動含靈。皆具佛性。展轉升沉。互爲怨親。及將來決定成佛等義。迨至大教東來。

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無二之理。大明於世。凡大聖大賢。無不以戒殺放生。爲挽殺劫以培福果。息刀兵而樂天年之基址。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須聽屠門半夜聲。又云。欲得世間無兵劫。除非衆生不食肉。是知戒殺放生。乃拔本塞源之濟世良謨也。故陳智者大師。買臨海江滬溪梁六十餘所。互四百餘里。爲放生池。請敕立碑禁止漁捕。有偷捕者。動輒得禍。直至唐貞觀中。猶然如是。唐肅宗乾元二年。詔天下諸州各立放生池。敕顏真卿撰碑文。並書丹。有云。我皇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承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宋真宗天禧元年。詔天下立放生池。而杭州西湖。亦宋之放生池也。明蓮池大師立放生池於上方長壽二處。其戒殺放生文。流通天下。迄今三百餘年以來。景仰高風。慈濟物類之緇素。

通人何可勝數。或曰鰥寡孤獨貧窮患難所在皆有。何不周濟。而乃汲汲於不相關涉之異類。其緩急輕重不亦倒置乎哉。答曰。子未知如來教人戒殺放生之所以也。夫人物雖異。佛性原同。彼以惡業淪於異類。我以善業幸得人身。若不加憫恤。恣情食噉。一旦我福或盡。彼罪或畢。難免從頭償還。充彼口腹。須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殺業所感。若無殺業。縱身遇賊寇。當起善心。不加誅戮。又況瘟疫水火諸災橫事。戒殺放生者絕少遭逢。是知護生原屬護自。戒殺可免天殺鬼神殺盜賊殺。未來怨怨相報殺。鰥寡孤獨貧窮患難亦當隨分隨力以行周濟。豈戒殺放生之人。絕不作此項功德乎。然鰥寡等雖深可矜憫。尚未至於死地。物則不行救贖。立見登鼎俎以充口腹矣。又曰。物類無盡。能放幾何。答曰。須知放生一事實為發起同人。普護物命之

最勝善心。企其體貼放之之意。中心惻然。不忍食噉。既不食噉。則捕者便息。庶水陸空行一切物類。自在飛走游泳於自所行境。則成不放之普放。非所謂以天下而為池乎。縱不能人各如是。而一人不忍食肉。則無量水陸生命。得免殺戮。況不止一人乎。又為現在未來一切同人。斷鰥寡孤獨貧窮患難之因。作長壽無病富貴安樂父子團圓夫妻偕老之緣。正所以預行周濟。令未來生生世世永不遭鰥寡等苦。長享受壽富等樂。非所謂罄域中而蒙福乎。何可漠然置之。子審思之。戒殺放生畢竟是汲汲為人。抑止汲汲為物。而緩急輕重倒置乎。南潯極樂寺外。向有放生池。以礪未全砌。遂致坍塌。兼復多年未濬。淤泥充滿。每有善士就河放生。雖發善心。生難獲益。其旦蒙放而暮復遭捕者。當居多半。若近大江。則固宜放之江中。小河則斷非所宜。

園林大師心有不忍。擬欲深濬其池。外築圍牆以爲防護。俾放生有地。而盜捕無由。其意亦良厚矣。尚未開工。適普陀覺三大師至。一見卽志道相契。旋以寺事付託。而已則放下萬緣。專修淨業焉。覺師續承舊緒。卽欲速成其事。但以工程浩大。獨力難成。擬募闔鎮善信共襄勝事。祈予作序。予常痛念近世殺劫之慘。欲挽無力。因彼之請。觸動予懷。遂將吾人與物類之本具真心。及隨業升沉。並殺生護生之現未果報。撮略言之。冀諸位檀越同發善念。同捐淨資。俾此舉速得成功。庶物類悉皆得所。其功德利益。無量無邊。豈特現世萬禍冰消。千祥雲集。而未來世之銜恩報德者。正不知其幾千萬億也。

示淨土法門及對治瞋恚等義

如來出世。原爲令諸衆生。斷惑證真。了生脫死。直下成佛而已。但以衆生根性不等。以故如來曲順機宜。爲說一切大小權實。偏圓頓漸等法。法雖種種不一。皆爲成熟衆生善根。令其究竟成佛耳。然斷惑證真。了生脫死。豈易言哉。若非宿種今熟。及法身示現二種人。縱有修持。亦非卽生及一生二生所能頓了。根機鈍者。則久經長劫。尚難了脫。以其唯仗自力故也。如來憫念衆生自力了脫之難。於是特開一信願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淨土法門。但具真信切願。持佛名號。雖五逆十惡。將墮阿鼻地獄之極重罪人。尚得往生。況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善人乎。況受持三歸。具足衆戒之佛弟子乎。淨土法門。三根普被。正接上上根器。旁引中下之流。愚人每每闢爲淺近小乘。總因未閱大乘經論。未親具眼通人。以己顛倒執著之心。測度如

來原始要終之道。如盲覩日。如聾聽雷。彼固不見不聞。宜其妄相評論也。須知信願念佛一法。乃如來普度衆生。徹底悲心之所宣說。唯觀音勢至。文殊普賢等菩薩。能究竟擔荷。彼見愚夫愚婦。皆能念佛。便目之爲淺近小乘。是何異見小星懸空而小天。小蟲行陸而小地耶。若于此法。能生信向。卽是多劫深種善根。若能以深信願持佛名號。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則卽凡夫心。成如來藏。如染香人。身有香氣。現在與佛氣分相接。臨終有不感應道交。蒙佛接引者乎。其攝心念佛。並隨分修持。隨緣化導等法。及禪宗淨宗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難易。詳示印光文鈔中。祈息心詳閱。則自知之。此不備書。

修行之要。在於對治煩惱習氣。習氣少一分。卽工夫進一分。有修行愈力。習氣愈發者。乃只知依事相修持。不知反照回

光克除己心中之妄情所致也。當于平時。預爲隄防。則遇境逢緣。自可不發。倘平時識得我此身心。全屬幻妄。求一我之實體實性。了不可得。既無有我。何有因境因人。而生煩惱之事。此乃根本上最切要之解決方法也。如不能諦了我空。當依如來所示五停心觀而爲對治。五停心者。以此五法。調停其心。令心安住。不隨境轉也。所謂多貪衆生不淨觀。多瞋衆生慈悲觀。多散衆生數息觀。愚癡衆生因緣觀。多障衆生念佛觀。貪者見境而心起愛樂之謂。欲界衆生。皆由淫欲而生。淫欲由愛而生。若能將自身他身。從外至內。一一諦觀。則但見垢汗涕唾。髮毛爪齒。骨肉膿血。大小便利。臭同死屍。汗如圜廁。誰于此物。而生貪愛。貪愛既息。則心地清淨。以清淨心念佛名號。如甘受和。如白受采。以因地心契果地覺。事半功倍。利益難思。瞋者見境而心起忿憎之謂。富貴之人。每多瞋恚。以諸凡

如意。需使有人稍一違忤。卽生瞋怒。輕則惡言橫加。重則鞭杖直撲。唯取自己快意。不顧他人傷心。又瞋心一起。于人無益。于己有損。輕亦心意煩躁。重則肝目受傷。須令心中常有一團太和元氣。則疾病消滅。福壽增崇矣。昔阿耆達王。一生奉佛。堅持五戒。臨終因侍人持拂驅蠅。久之昏倦。致拂墮其面。心生瞋恨。隨卽命終。因此一念。遂受蟒身。以宿福力。尚知其因。乃求沙門。爲說歸戒。卽脫蟒身。生于天上。是知瞋習。其害最大。華嚴經云。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古德云。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學菩提道。忍辱護瞋心。如來令多瞋衆生作慈悲觀者。以一切衆生。皆是過去父母。未來諸佛。既是過去父母。則當念宿世生育恩德。愧莫能酬。豈以小不如意。便懷憤怒乎。既是未來諸佛。當必廣度衆生。倘我生死不了。尚望彼來度脫。豈但小不如意。

不生瞋恚。卽喪身失命。亦只生歡喜。不生瞋恨。所以菩薩捨頭目髓腦時。皆于求者。作善知識想。作恩人想。作成就我無上菩提道想。觀華嚴十回向品自知。又吾人一念心性。與佛無二。只因迷背本心。堅執我見。則一切諸緣。皆爲對待。如射侯既立。則衆矢咸集矣。倘能知我心原是佛心。佛心空無所有。猶如虛空。森羅萬象。無不包括。亦如大海。百川衆流。無不納受。如天普蓋。似地均擎。不以蓋擎自爲其德。我若因小拂逆。便生瞋恚。豈非自小其量。自喪其德。雖具佛心理體。其起心動念。全屬凡情用事。認妄爲真。將奴作主。如是思之。甚可慚愧。若于平時。常作是想。則心量廣大。無所不容。物我同觀。不見彼此。逆來尚能順受。況小不如意。便生瞋恚乎哉。愚癡者。非謂全無知識也。乃指世人于善惡境緣。不知皆是宿業所招。現行所感。妄謂無有因果。

報應。及前生後世等。一切衆生。無有慧目。不是執斷。便是執常。執斷者。謂人受父母之氣而生。未生之前。本無有物。及其已死。則形既朽滅。魂亦飄散。有何前生。及與後世。此方拘墟之儒。多作此說。執常者。謂人常爲人。畜常爲畜。不知業由心造。形隨心轉。古有極毒之人。現身變蛇。極暴之人。現身變虎。當其業力猛厲。尚能變其形體。況死後生前。識隨業牽之轉變乎。是以佛說十二因緣。乃貫三世而論。前因必感後果。後果必有前因。善惡之報。禍福之臨。乃屬自作自受。非自天降。天不過因其所爲而主之耳。生死循環。無有窮極。欲復本心。以了生死者。捨信願念佛。求生西方。不可得也。貪瞋癡三。爲生死根本。信願行三。爲了生死妙法。欲捨彼三。須修此三。此三得力。彼三自滅矣。數息一觀。可不必用。以當念佛時。攝耳諦聽。其攝心與數息相似。其力

用與數息天殊也。念佛一觀。但看印光文鈔。及淨土著述。自知。問。若如所云。卽喪身失命。亦只生歡喜。不生瞋恨。設有惡人欲來害己。將不與計校。任彼殺戮乎。答。凡修行人。有凡夫人。有已證法身之菩薩人。又有以維持世道爲主者。有以唯了自心爲主者。若唯了自心。及已證法身之菩薩。則如所云。以物我同觀。生死一如故也。若凡夫人。又欲維持世道。則居心固當如菩薩深慈大悲。無所不容。處事猶須依世間常理。或行捍禦而攝伏之。或以仁慈而感化之。事非一概。其心斷斷不可有毒恚而結怨恨耳。前文所示。乃令人設此假想。以消滅瞋恚習氣。此觀若熟。瞋習自滅。縱遇實能害身之境。亦能心地坦然。作大布施。仗此功德。卽生淨土。校彼互相殺戮。長劫償報者。豈不天地懸隔耶。

臨終三大要 民十九年

世間最可慘者，莫甚於死。而且舉世之人，無一能倖免者。以故有心欲自利利人者，不可不早爲之計慮也。實則死之一字，原是假名。以宿生所感一期之報盡，故捨此身驅，復受別種身軀耳。不知佛法者，直是無法可設，只可任彼隨業流轉。今既得聞如來普度衆生之淨土法門，固當信願念佛，預備往生資糧，以期免生死輪迴之幻苦，證涅槃常住之真樂。其有父母兄弟及諸眷屬，若得重病，勢難痊癒者，宜發孝順慈悲之心，勸彼念佛求生西方，併爲助念。俾病者由此死已，卽生淨土，其爲利益，何能名焉。今列三要，以爲成就臨終人往生之據。語雖鄙俚，意本佛經，遇此因緣，悉舉行焉。言三要者，第一善巧開導安慰。

令生正信。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第三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果能依此三法以行，決定可以消除宿業，增長淨因。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則超凡入聖，了生脫死，漸漸進修，必至圓成佛果而後已。如此利益，全仗眷屬助念之力。能如是行，於父母，則爲真孝。於兄弟姊妹，則爲真弟。於兒女，則爲真慈。於朋友，於平人，則爲真義真惠。以此培自己之淨因，啓同人之信嚮。久而久之，何難相習成風乎哉。今爲一一條陳，庶不至臨時無所適從耳。○第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者，切勸病人，放下一切，一心念佛。如有應交代事，速令交代。交代後，便置之度外，卽作我今將隨佛往生佛國，世間所有富樂眷屬種種塵境，皆爲障礙，致受禍害。以故不應生一念繫戀之心。須知自己一念真性，本無有死。所言死者，乃捨此身而又受別種之身。

耳若不念佛，則隨善惡業力，復受生於善惡道中。善道、即人、天。惡道、即畜生、餓鬼、地獄。
。修羅、則亦名善道、亦名惡道、以彼修因感果、均皆善惡夾雜故也。若當臨命終時，一心念南無阿彌陀佛，以此志誠念佛之心，必定感佛大發慈悲，親垂接引，令得往生。且莫疑我係業力凡夫，何能以少時念佛，便可出離生死，往生西方。當知佛大慈悲，即十惡五逆之極重罪人，臨終地獄之相已現，若有善知識教以念佛，或念十聲，或止一聲，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此種人念此幾句，尚得往生，又何得以業力重，念佛數少，而生疑乎。須知吾人本具真性，與佛無二，但以惑業深重，不得受用。今既歸命於佛，如子就父，乃是還我本有家鄉，豈是分外之事。又佛昔發願，若有衆生，聞我名號，志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以故一切衆生，臨終發至誠心，念佛求生西方者，無一不垂慈接引也。千萬不可懷疑，懷疑即是自誤。

其禍非小。況離此苦世界，生彼樂世界，是至極快意之事。當生歡喜心。千萬不可怕死，怕死則仍不能不死，反致了無生西之分矣。以自心與佛相違反故，佛雖具大慈悲，亦無奈不依佛教之衆生何。阿彌陀佛萬德洪名，如大冶洪鑪，吾人多生罪業，如空中片雪，業力凡夫，由念佛故，業便消滅，如片雪近於洪鑪，即便了不可得。又況業力既消，所有善根，自然增長殊勝，又何可疑其不得生，與佛不來接引乎。如此委曲宛轉，開導安慰，病人自可生正信心，此係爲病人所開導者，致於自己所應盡孝，致誠者，亦唯在此，切不可隨順俗情，求神問醫，大命將盡，鬼神醫藥，豈能令其不死乎。既役情於此種無益之事，則於念佛一事，便紛其誠懇，而莫由感通矣。許多人於父母臨終，不惜資財，請許多醫生來看，此名賣孝，欲世人稱我於父母爲能盡孝，不知

其天地鬼神實鑑其心。故凡於父母喪葬等事過於張羅者，不
 有天災，必有人禍。爲人子者，宜注重於親之神識得所，彼世俗
 所稱頌，固不值明眼人一哂。況極意邀求，以實罹不孝之大咎
 乎。○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者。前已開導病人，令生正
 信。然彼病人心力孱弱，勿道平素絕不念佛之人，不易相繼長
 念。卽向來以念佛爲事者，至此亦全仗他人相助，方能得力。以
 故家中眷屬，同應發孝順慈悲之心，爲其助念佛號。若病尚未
 至將終，當分班念，應分三班，每班限定幾人。頭班出聲念，二三
 班默持。念一點鐘，二班接念，頭班三班默持。若有小事，當於默
 持時辦。值班時，斷斷不可走去。二班念畢，三班接念，終而復始。
 念一點鐘，歇兩點鐘。縱經晝夜，亦不甚辛苦。須知肯助人淨念
 往生，亦得人助念之報。且莫說是爲父母盡孝，應如是，卽爲平

人，亦培自己福田，長自己善根，實爲自利之道，不徒爲人而已。
 成就一人往生淨土，卽是成就一衆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
 議。三班相續，佛聲不斷。病人力能念，則隨之小聲念，不能念，則
 攝耳諦聽，心無二念，自可與佛相應矣。念佛聲不可太高，高則
 傷氣，難以持久，亦不可太低，以致病人聽不明白。不可太快，亦
 不可太慢。太快則病人不能隨，卽聽亦難明了。太慢則氣接不
 上，亦難得益。須不高不低，不緩不急，字字分明，句句清楚。令病
 者字字句句，入耳經心，斯易得力。念佛法器，唯用引磬，其他一
 切，概不宜用。引磬聲清，聽之令人心地清淨。木魚聲濁，故不宜
 用於臨終助念。又宜念四字佛號。初起時，念幾句六字，以後專
 念阿彌陀佛四字，不念南無，以字少易念。病人或隨之念，或攝
 心聽，皆省心力。家中眷屬如此念，外請善友亦如此念，人多人

少均如此念。不可一起念。歇歇又念。致令病人。佛念間斷。若值飯時。當換班喫。勿斷佛聲。若病人將欲斷氣。宜三班同念。直至氣斷以後。又復分班念三點鐘。然後歇氣。以便料理安置等事。當念佛時。不得令親友來病人前。問訊諭慰。既感情來看。當隨念佛若干時。是為真實情愛。有益於病人。若用世間俗情。直是推人下海。其情雖可感。其事甚可痛。全在主事者明道理。預令人說之。免致有礙面情。及貽害病人。由分心而不得往生耳。○第三切戒。搬動哭泣。以防誤事者。病人將終之時。正是凡聖人。鬼分判之際。一髮千鈞。要緊之極。只可以佛號。開導彼之神識。斷斷不可洗澡。換衣。或移寢處。任彼如何坐臥。只可順彼之勢。不可稍有移動。亦不可對之生悲感相。或至哭泣。以此時身不自主。一動則手足身體。均受拗折捩之痛。痛則瞋心生。而佛

念息。隨瞋心去。多墮毒類。可怖之至。若見悲痛哭泣。則情愛心生。佛念便息矣。隨情愛心去。以致生生世世。不得解脫。此時所最得益者。莫過於一心念佛。所最貽害者。莫過於妄動哭泣。若或妄動哭泣。致生瞋恨。及情愛心。則欲生西方。萬無有一矣。又人之將死。熱氣自下至上者。為超升相。自上至下者。為墮落相。故有頂聖眼天生。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之說。然果大家至誠助念。自可直下往生西方。切不可屢屢探之。以致神識未離。因此或有刺激。心生煩痛。致不得往生。此之罪過。實為無量無邊。願諸親友。各各懇切念佛。不須探彼熱氣。後冷於何處也。為人子者。於此留心。乃為真孝。若依世間種種俗情。即是不惜推親以下苦海。為邀一般無知無識者。羣相稱讚。其能盡孝也。此孝與羅刹女之愛。正同。經云。羅刹女食人。曰。我愛

汝。故食汝。彼無知之人之行孝也。令親失樂而得苦。豈不與羅刹女之愛人相同乎。吾作此語。非不近人情。欲人各於實際上講求。必期亡者往生。存者得福。以遂孝子賢孫親愛之一片血誠。不覺其言之有似激烈也。真愛親者。必能諒之。

頂聖眼天生等者。謂人氣已斷。通身冷透。唯頭頂獨熱者。則必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也。眼天生者。若眼及額顙處獨熱。則生天道。心處獨熱。則生人道。肚腹獨熱。則生餓鬼道。膝蓋獨熱。則生畜生道。脚板獨熱。則生地獄道。此由人在生時。所造善惡二業。至此感現如是。非可以勢力假爲也。是時若病人能志誠念佛。再加眷屬善友助念之力。決定可以帶業往生。超凡入聖耳。不須專事探試徵驗。以致誤事也。至囑。至禱。

巢縣魚山圓覺禪院傳戒序

如來以三事故。令正法久住於世。衆生悉蒙度脫。三事者何。曰戒定慧。以衆生一向背覺合塵。輪迴六道。今欲令其背塵合覺。趣證涅槃。非戒則無所束縛。必至隨逐塵境。起惑造業。非定則識波奔涌。何能心無所住。非慧則本具之真心。何由徹證。幻起之妄惑。何由頓滅。故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爲三無漏學。須知此三。全三卽一。全一卽三。切勿謂戒但爲定慧之初基而已。夫律儀戒。執身不作。可云初基。而定共戒。執心不起。道共戒。業盡情空。真窮智朗。豈非定慧之全體大用。何得唯以初基視之。然定共道共。仍以律儀而爲本體。但以持戒功用淺深。而立此二名。初非另有所說之戒本也。世

人每以律儀爲論。致不知如來制戒大意者。或藐視之。而真戒真定真慧。無從聞熏而冀及。爲可歎也。然如來法道。弘範十界。雖宏法大士。各皆三學圓明。而開庭建立。不能不各有專主。或專主於止。作持犯則爲律。或專主於修。觀講演則爲教。或專主於參究本來。以期徹悟則爲宗。宗名教外別傳。律教乃教內真傳。言別傳者。欲人於言外見本體也。非謂宗迥出於教理之外也。試觀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本地風光。徹底顯露。了此則盡世間所有形形色色。無非世尊所拈之華。無不令人徹見自己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況如來金口所說之無上妙法。便非此華。便不能令人親見本來面目耶。而人天百萬。縱見世尊拈華。悉皆罔措。亦如騎牛覓牛。了不可得。知直下便是。則多少現成。多少省力。由其迷不知返。如演若之頭。無端狂走。衣裏之珠。枉受

貧窮。爲可哀也。須知律也教也宗也。此三者全。方可以續佛慧命。傳佛法道。若或有缺。則便不足以上證阿耨菩提。下度一切含識矣。盧舍那佛。以戒爲體。以惡無不盡名淨。善無不圓名滿。斷惡修善。乃止作二持也。是律爲佛身。教爲佛語。宗爲佛心。心語身三。決難分裂。決難互缺。否則隻翼難飛。單輪莫運。欲自利利他。便難如願矣。魚山圓覺菴者。創自有明。延及當代。或仆或起。興廢不一。迨民國八年。住持境公和尚。發四宏誓。募化修葺。至十五年。殿宇房廊。煥然一新。然而殿宇既成。乃欲傳戒。以建叢林。當務於是。千里走函。索序於予。以發揮其義。予因其宏傳戒法。爲法門之正典。遂不獲辭。惟光於宗於律於教。皆無心得。何能不負所囑。但以平日聞於佛祖古德。而鄙見所領會者。撮略言之。以塞其責。遺教經云。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

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梵網經云。我是已成佛。汝是未成佛。若能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又云。衆生受佛戒。卽入諸佛位。位同大覺。已真是諸佛子。願受戒。諸佛子。各各自知自己本來是佛。以迷背故。反承此佛性功德力。輪迴六道。受諸極苦。如轉輪聖王。夢作蟻子。尋墮階下。自顧藐小而牀上王體。依舊不失。及至於醒。方知幻作蟻形。了無實體。一切衆生。亦復如是。佛本是而未成。業原無而妄造。高推聖境。甘處凡愚。獨讓釋迦世尊。爲一雄猛丈夫。豈不大可哀哉。倘受戒諸佛子。各各勉旃。則不但不負境公傳戒一番婆心。亦可慰如來出世制戒一番聖意也已。

上海護國息災法會法語

印光法師說

佛教日報鄧慧載記錄

第一日說喫素念佛爲護國息災根本

印光本一無知無識之粥飯僧。祇會念幾句佛。雖虛度光陰七十餘年。而於佛法。絕無徹底之研究。此次既以護國息災法會。諸君之邀請。參加情不可却。且事關國家福利。亦屬應盡之責。遂不辭簡陋。來預此會。但今天所講者。並無高深之理論。祇述護國息災之根本方法。至於此次法會之要義。待明日再講。

此次法會之目的，爲護國息災。但何以方能達此種目的。余以爲根本方法，在於念佛。蓋殺劫及一切災難，皆爲衆生惡業所感。人人念佛，則此業可轉。如只有少數人念佛，亦可減輕。念佛法門，雖爲求生淨土，了脫生死而設，然其消除業障之力，實亦極其鉅大也。而真正念佛之人，必先要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尤須明白因果，自行化他。今日之非聖，非孝，蔑道廢倫，殺父公妻等等邪說，皆是宋儒破斥因果輪迴，以致生此惡果。如人人能明白因果道理，則斷無人敢倡此謬說也。世間一成不變之好人少，一成不變之壞人亦少，大多皆是可上可下，可好可壞，所以教化最爲緊要。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祇要加以教化，無不可以使之改惡歸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惟在人之信念而力行耳。今日中國社會之所以如

是紊亂者，皆無教化之故也。但教化須在幼小時起，所謂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若小時不教，大則難以爲力矣。何則？習性已成，無法使之改易也。故念佛之人，須注意教育其子女，使爲好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果能人人如是，則災難自消，而國亦常蒙擁護矣。

念佛法門，根本妙諦，在淨土三經。而華嚴經中普賢行願品所示，尤爲根本不可缺乏之行願。蓋善財以十信滿心，參德雲比丘，卽教以念佛法門，得入初住，分證法身。從此歷參五十餘員知識，隨聞隨證，自二住以至十地，歷四十位，最後於普賢菩薩處，蒙其開示，加被威神之力，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卽是等覺菩薩。然後普賢菩薩，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勸進善財，及華藏海衆，一致進行，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故

知念佛法門。始自凡夫。亦可得入。終至等覺。亦不能超出其外。實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之總持法門。故得九界同歸。十方共讚。千經俱闡。萬論均宣也。

凡學佛之人。更有應注意之事。卽切戒食葷。因食葷能增殺機。人與一切動物。生於天地之間。心性原是相等。但以惡業因緣。致形體大相殊異耳。若今世汝喫他。來世他喫汝。怨怨相報。則世世殺機無已時矣。若能人人茹素。則可培養其慈悲心。而免殺機。否則縱能念佛。而尚圖口腹之樂。大食葷腥。亦未能得學佛之真利益也。

再者。今人好言禪淨雙修。究則所謂雙修者。乃看念佛的是誰。此仍重在參究。與淨土宗生信發願求往生。迥然兩事。又禪宗所謂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係指親見當人卽心本具之佛

性而言。密宗所謂卽身成佛。蓋以卽身了生死爲成佛。若遽認以爲成。萬德具足。福慧圓滿之佛。則大錯大錯。蓋禪家之見性成佛。乃是大徹大悟地位。若能斷盡三界內之見思二惑。方可了生脫死。密宗之卽身成佛。不過初到了生死地位。此在小乘。則阿羅漢亦了生死。而圓教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卽已了生死。七信與阿羅漢。了生死雖同。其神通道力。則大相懸殊。八九十信。破塵沙惑。至十信後心。破一品無明。證一品三德秘藏。而入初住。是爲法身大士。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方入佛位。其歷程尚有如此之遠。非一蹶卽可驟至也。修淨土者。既生西方。卽了生死。亦是卽身成佛。但淨宗不作此僭分說耳。而與禪宗之純仗自力。較其難易。實爲天壤之別。尚望預會諸君。三復斯旨。第一日 止此

第二日說因果報應及家庭教育

昨日講淨土法門，今天講護國息災法會之意義。所謂護國息災云者，是國如何護，災如何息。因是欲達此項目的，有二種辦法。一者臨時，二者平時。如能平時茹素念佛，以求護國息災，固有無限之功德。即臨時虔敬而求護息，亦有相當之效力。不過仍以平素大家護息為好。蓋平素大家茹素念佛，願力相接，則邪氣消而正氣長，人人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國家得護而災殃自消矣。古書有云：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蓋已亂之治易曉，未亂之治難明。夫治國亦如治病，有治標者，有治本者。治病者是已亂之治，若求其速效，所謂頭痛醫頭，腿痛醫腿，治其標也。其標既癒，然後再治其本，俾氣血周流，

營衛舒暢。本既痊癒，則精神振起，方能奮發有為。現者國家危難，已至千鈞一髮之際，余以為今日治國，須標本兼治。兼治之法，最莫善於念佛喫素，戒殺放生，而深明乎三世因果之理。現在世界之劫運，吾人所受種種災難，皆是過去惡業所招，以致感受現在苦果。故知此惡業者，即過去惡因之所造成也。欲免苦果，須去苦因。過去已種之苦因，念佛懺悔，乃能消去。現在如不再種苦因，將來即能免受苦果。何謂苦因，貪瞋癡三毒是也。何謂善因，濟物利人是也。若人人明達因果之理，則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災害自無從起矣。唯今人不明因果之理，私欲填胸，無惡不作，祇知自己，不知有人。詎知利人即是利己，害人甚於害己。故余平素常言因果者，聖人治天下，如來度眾生之大本也。舍因果而談治國平天下，何異緣木而求魚，吾未見其能有

得也。佛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如今生所作所爲皆是惡事。來世定得惡果。如今生所作所爲皆是善事。來世定得善果。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理與吾佛所講因果正同。所謂餘者。乃正報之餘。非正報也。本人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乃所謂本慶本殃也。餘報乃在其子孫。餘慶餘殃。皆其祖父所積而成者也。

世人不知因果。常謂人死後。則告了脫。無善惡果報。此爲最誤。天下後世之邪見。須知人死之後。神識不滅。如人人能知神識不滅。則樂於爲善。若不知神識不滅。則任意縱欲。共產共妻。殺父殺母。種種罪惡。由此而生。此種極惡逆之作爲。皆斷滅邪見所致之結果。人人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天下太平。人

民安樂。然此尚非究竟法。何爲究竟法。是在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脫死。並須敦倫盡分。閑邪存誠。則國運可轉。災難可消。蓋今日之災難。皆大家共業所招。如人人念佛行善。則共業可轉。而劫運可消。一二八滬戰時。念佛之人家。得靈感者甚多。彼自己單修。尚得如此靈感。況人人共修者乎。故知國難亦可由衆人虔懇念佛。挽回也。又如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尋聲救苦。如至誠誦觀音聖號。自能得感應。古今得靈感而見諸載記者甚夥。諸君可自翻閱之。除普門品中所述外。凡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救度之。應以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得度者。卽現山河大地橋梁道路身而救度之。現在之人。發信心者太少。不發信心者太多。若人人發信心。則何災不可消哉。且人之信心。須在幼小時培養。凡爲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時。

卽當教以因果報應之理。敦倫盡分之道。若待其長大。則習性已成。無能爲力矣。尤重者必在於胎教。孕婦能茹素念佛。行善去惡。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身不行惡事。口不出惡言。使兒在胎中稟受正氣。則天性精純。生後再加以教化。則無不可成爲善人者。昔周太姜。太任。太姒。相夫教子之淑德懿行。故能成周朝八百年之王業。印光常謂治國平天下之權。女人家操得一大半。良以家庭之中。主持家政者。多爲女人。男人多持外務。其母若賢。子女在家中。耳濡目染。皆受其母之教導。影響所及。其益非鮮。若幼時任性嬌慣。俾其自由。絕不以孝弟忠信因果報應是訓。長大則便能爲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之魔王眷屬矣。是故子女幼小時。切須養其善心。嚴加約束。要知今日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之輩。皆從彼父母嬌生慣養而來。以孟子之賢。尚

須其母三遷。嚴加管束而成。況平庸者乎。現在大家提倡男女平權。謂爲抬高女人的人格。不知男女之身體既不同。而責任亦各異。聖人所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正位乎內者。卽實行烹飪紡織相夫教子之事也。今令女人任男人之事。則女人正位之事荒廢矣。名雖爲抬高女人的人格。實則爲推倒女人的人格。願女界英賢。各各認清自己的人格所在。則家庭子女皆成賢善。天下豈有不太平之理乎。以治國平天下之要道。在於家庭教育。而家庭教育。母任多半。以在胎稟其氣。生後視其儀。受其教。故成賢善。此不現形迹而致太平之要務。惜各界偉人多未見及。願女界英賢。於此語各注意焉。世俗皆稱婦人曰太太。須知太太二字之意義甚尊大。查太太二字之淵源。遠起周代。以太姜。太任。太姒。皆是女中聖人。皆能相夫教子。太姜生

秦伯、仲雍、季歷，三聖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孫三代女聖人，生祖孫三代數聖人，爲千古最盛之治。後世稱女人爲太太者，蓋以其人比三太焉。由此觀之，太太爲至尊無上之稱呼。女子須有三太之德，方不負此尊稱。甚願現在女英賢，實行相夫教子之事，俾所生子女，皆成賢善，庶不負此優美之稱號焉。

其次須認真茹素。人與動物，原是同等，何忍殺其性命，以充自己口腹。己身微受刀傷，卽感痛苦，言念及此，心膽慘裂，何忍殺生而食。況殺生食肉之人，易起殺機。今世之刀兵災劫，皆由此而來。古語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世有許多人，雖明佛法道理，而視戒殺茹素爲難行。民國十年，余往南京訪一友，其人請魏梅蓀見余，以信佛念佛，而不能喫素告。

余令其熟讀文鈔中，南潯極樂寺修放生池疏數十編，卽能喫素矣。以其文先說生佛心性不二，次說歷劫互爲父母兄弟妻子眷屬，互生互爲怨家對頭，互殺。次引梵網楞嚴楞伽經文爲證。熟讀深思，不徒不忍食，且不敢食矣。魏居士未過二月，卽絕不食肉矣。又上海黃涵之居士之母，不能食素，且不信食素爲學佛要事。黃涵之函詢其法，余令其於佛前朝夕代母懺悔業障，以母子天性相關，果能志誠，必有感應。涵之依之而行，月餘，其母便喫長素矣。時年八十一日，課佛號二萬聲。至九十三歲去世。余望一切大衆，從今日起，注意戒殺茹素，並勸自己之父母子女及親友，共同茹素。要知此亦護國息災之根本方法也。今日余所講者，爲護國息災之意義，而實行方法，乃在念佛茹素。諸君幸勿以爲淺近而不介意也。第二日
止此

第三日申述因果原理並以事實證明

前昨兩日，余曾將因果道理，及護國息災的方法，略略敘述。今日本可不必再談因果。但有不得不申述者。擬進一步，將因果之原理，與事實互證說明。俾大眾知所儆惕。現在世人，不曉因果之原理，以為妄談邪說。處處討便宜，不肯喫虧。殊不知便宜即是喫虧，喫虧即是便宜。如今之為父母者，多溺愛其子女，不嚴加約束，致養成其好錢財，好貪便宜，以為可以保守家產，不致損失。豈知適得其反，遺患終身。間接則與國家社會，亦有無限之影響。茲舉一事為例。「隋代州趙良相，家資巨萬，有二子，長曰孟，次曰盈。盈強孟弱。其父將終，分家資為二，孟得其上，及良相死，盈盡霸取其兄之產，止與孟園屋一區。孟傭力

自活。無何，趙盈死，生孟家為兒，名環。後孟亦死，生盈家，與盈之子為兒，名先。洎長，而孟家益貧，盈家益富。趙環即與趙先作僕，使為活。諺云：天道弗平，盈者益盈。環一日聞其寡母曰：趙盈霸汝家產，致汝世貧，今至為其奴，可不恥乎？環因懷恨，欲殺趙先。開皇初，環從先朝五臺入峨谷，東數十里，深曠無人。環拔刀謂先曰：汝祖我父，兄弟也。汝祖霸我產業，致我世貧，今為汝僕，汝其忍乎？吾今殺汝也。先即疾走，環逐之入林，見草庵，遂入。有老衲曰：子將何為？環曰：吾逐怨也。老衲大笑曰：子且勿為，令汝自識之。各以藥物授之，充茶湯，食已，如夢初醒，忽憶往事，感愧自傷。老衲曰：盈乃環之前身，霸他之業，是自棄其業也。先乃孟之再來，受其先產，父命猶在耳。二人棄家從釋修道，後終於彌陀庵。見清涼山志。」因果報應，彰明顯著，如響應聲，如影隨形，絲

毫不爽也。又如現在流傳五臺山人皮鼓一事，亦是因果最顯明可畏者。爲言其詳。「唐北臺後黑山寺僧法愛，充監寺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廣置南原之田，遺厥徒明誨。愛死，卽生其家爲牛，力能獨耕，僅三十年。牛老且病，莊頭欲以牛從他易油。是夕，明誨夢亡師泣曰：『我用僧物，爲汝置田，今爲牛，既老且羸，願剝我皮作鼓，書我名字於鼓上，凡禮誦當擊之，我苦庶有脫日矣。』不然，南原之阜，變爲滄瀛，未應脫免耳。言訖，舉身自撲。誨覺，方夜半，鳴鐘集衆，具宣其事。明日，莊頭報老牛觸樹死。誨依其言，剝皮作鼓，書名於上，卽賣南原之田，得價若干，五臺飯僧。誨復盡傾衣鉢，爲亡師禮懺。後送其鼓於五臺山文殊殿，年久鼓壞，寺主以他鼓易之，訛傳以爲人皮鼓耳。見清涼山志。」蓋因果昭彰，無能或逃。然趙氏二子，夙世種有善根，能邂逅高僧，居然

成道。若一般凡庸，焉可自蒙，而且撥無因果，自誤誤人，自害害人。今人皆唯看目前，不顧後世，好占便宜，不願喫虧，其子女耳濡目染，相習成風，而社會風俗，亦因之險惡，爭奪以起，大亂以興，殺人盈城盈野，而目不爲瞬，心不爲顫，無非職是故也。且殺人者，殘忍惡毒，不以爲可悲可懼，反自矜其功，而他亦交相讚歎。甚有殺父母，殺兄長者，反自命爲大義滅親，噫，禍變至此，天理絕，人道滅，不僅道德喪亡，抑將浩劫相續。故現在欲救護國家，應從根本做起。根本爲何，卽確信因果是。如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篤信實行，則世道人心，自可挽回。余以爲世界之宗教哲學，皆無佛教精奧而易行。今人之不信因果，大多受宋儒之影響。宋代理學，如程、明、道、伊、川、朱、晦、庵等，由看佛大乘經，略領會全事，卽理之意致，及親近宗門知識，又會得法法頭頭，不出一

心之旨。實未備閱諸經論。及偏參各宗知識。遂竊取佛經之義。以自雄。用以發揮儒教之奧。又恐後人看佛經。知彼之所得處。遂昧心闢佛。精妙處不好闢。卽在事實上闢。謂佛所說之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事理。皆是騙愚夫愚婦奉彼教耳。實無其事。謂人死之後。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縱有剉斫舂磨。將何所施。又神已散矣。令誰受生。由此之故。大開肆無忌憚之端。善無以勸。惡無以懲。謂天卽理也。豈真有冕旒而王者哉。謂鬼神爲二氣之良能。謂打雷爲陰陽之氣擊搏而成聲。將實理實事。認作空談。專以正心誠意爲治國治民之本。不知正心誠意。必由致知格物而來。彼以致知爲推極吾之知識。以格物爲窮盡天下事物之理。而不知物。乃心中私欲。由有私欲。障蔽自心。則本具真知。莫由顯現。由格除私欲。則其本具之真知自顯。真知顯。而意

誠心正矣。正心誠意。愚夫愚婦一字不識者。亦做得到。若如彼說。推極吾之知識。窮盡天下事物之理。雖聖人亦做不到。故此處一錯。治世之根本已失。又以無因果輪迴。令人正心誠意。以無有因果。一死永滅。善惡同歸於盡。誰復顧此空名。而正心誠意乎。又理學家謂有所爲而爲善卽是惡。此語直是破壞世間善法。何以故。蘧伯玉行年二十。而知十九年之非。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是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孔子以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年已七十。尚欲天假數年。以期學易而免大過。是有所爲耶。無所爲耶。然自程朱以後。儒者皆不敢說因果。以說則受人攻擊。謂非純儒。謂悖先賢。故凡識見卑劣者。隨聲倡和。以闢佛。識見高明者。無不偷看佛經。以期自雄。無不痛闢佛法。以爲後來入鄉賢祠。

入文廟之根據耳。在程朱當日之心，只欲儒教興隆，不願佛教存滅。馴至於今，由彼破因果輪迴之餘毒，至今爆發，廢經廢倫，廢孝免恥，以成殺父殺母，共妻共產之惡劇，可不哀哉。現在綏遠戰事甚急，災禍極慘，我忠勇之戰士，及親愛之同胞，或血肉橫飛，喪身殞命，或屋毀家破，流離失所，無食無衣，饑寒交迫，言念及此，心膽俱碎。今晨圓瑛法師，向余說此事，令勸大家發心救濟。集腋成裘，原不在多寡，有衣助衣，有錢助錢，功德無量，定得善果。要知助人即助己，救人即救己，因果昭彰，絲毫不爽。若己有災難，無人為助，能稱念聖號，佛菩薩於冥冥中，亦必加以佑護焉。余乃一貧僧，絕無積蓄，有在家弟子布施者，皆作印刷經書用。今挪出一千圓，以為援綏倡，能賑人災，方能息己災。現在一般士女，務尚奢華，一瓶香水之值，有三四十圓，至二三百

圓者，何如將此靡費之資，移作助綏之用。又有一般人，多好斂財，生前既不願用，死後仍期帶於地下，欲其子女以厚葬之，或留為子女用，殊不知現世有掘墓之危險，留之反受其害。如現在陝西有掘墓團之組織，專門做此工作，為人子者，既孝其父母，何忍因孝而使其枯骨暴露於地，莫如將此巨款，以救濟他人之為善也。又有貧苦之人，雖有志於此，而力未逮，余以為可以念佛為助，既可息人之災，又可息己之災，果何樂而不為乎。

「當滬戰時，蘇州曹滄洲居士之孫，奉父命由滬赴蘇，迎其三叔祖及叔父等往滬，彼叔祖叔父通不願去，其人以其妻之珠寶等纏之於腰，坐小火輪往滬，忽強盜來，欲跳上岸，適墮水中，所帶金珠，可值二三萬，均送與為己換衣之一人，而自稱貧士，為教蒙學之教師。」倘大強盜知，則又不知要幾多萬令贖，豈

非錢財之禍人耶。今人只貪目前便宜，不能看破，為錢財而喫虧，其例甚多，不勝枚舉。昔有某居士，問余以挽回劫運之方。余曰：此易易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篤行之耳。能發信心，必有善果。且作偽之心自消，心中坦蕩蕩，任何災難，皆冰雪消融矣。一洪楊之役，江西木商袁恭宏，被匪所獲，縛於客廳柱上，門上加鎖。俟時而殺之。渠自意必死，乃默念觀音聖號。良久入睡，醒而身在野地，仰首見星辰，遂得逃脫。」以是，甚望大家大發信心，秉乾為大父，坤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仁。凡在天地間者，皆愛憐之，護育之，更能以因果報應，念佛求生西方之道，勸化之。倘人各實行，則國不期護而自護，災不期息而自息矣。

此
第三日

第四日說成佛大因果並略釋四料簡要義

前兩天余曾將因果談過，今天仍談因果。須知前兩天所談者為小因小果，今天所談者為大因大果。

佛之所以成佛，常享真常法樂，眾生之所以墮地獄，永受輪迴劇苦者，皆不出因果之外。凡人欲治身心，總不能外於因果。現在人徒好大言，不求實際，輒謂因果為小乘法，實為大謬。詎知大乘小乘，總不外因果二字。小乘是小因果，大乘是大因果。小因是依生滅四諦，知苦斷集，慕滅修道。小果是證阿羅漢果。大因是修六度萬行。大果是證究竟佛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其因必有其果，未之或爽也。所以不獨世間人皆在因果之中，即菩薩佛，亦不出因果之外。若謂因果為小乘，則菩薩佛，

亦是小乘矣。其言之狂悖可知矣。

本會是護國息災法會。余以爲但息刀兵水火之災。尚非究竟。須並息生死煩惱之災。乃爲徹底辦法。吾人昧己法身。斷佛慧命。可悲可痛。較之色身被禍。何止重百千萬倍。故必能護持法身慧命。斷生死煩惱。方算盡息災之能事。

佛教大綱。不外五宗。五宗者。卽律教禪密淨也。律爲佛法根本。嚴持淨戒。以期三業清淨。一性圓明。五蘊皆空。諸苦皆度耳。教乃依教修觀。離指見月。徹悟當人本具佛性。見性成佛耳。然此但指其見自性天真之佛爲成佛。非卽成證菩提道之佛也。密以三密加持。轉識成智。名爲卽身成佛。此亦但取卽身了生死爲成佛。非成福慧圓滿之佛也。此三宗均可攝之於禪。以其氣分相同也。以故佛法修持之要。不過禪淨二門。禪則專仗

自力。非宿根成熟者。不能得其實益。淨則兼仗佛力。凡具真信願行者。皆可帶業往生。其間難易。相去天淵。故宋初永明壽禪師。以古佛身。示生世間。徹悟一心。圓修萬行。日行一百八件佛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深恐後世學者。不明宗要。特作一四料簡偈。俾知所趣。其偈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無淨土。鐵牀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此八十字。乃如來一代時教之綱要。學者卽生了脫之玄謨。閱者先須詳知何者爲禪。何者爲淨土。何者爲有禪。何者爲有淨土。禪與淨土。乃約理約教而言。有禪有淨土。乃約機約修而論。理教則二法了無異致。機修則二法大相懸殊。語雖相似。意大不同。極須著

眼。方不負永明之婆心矣。何謂禪。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宗門所謂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宗門語不說破。令人參而自得。故其言如此。實即無能無所。即寂即照之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離念靈知者。了無念慮。而洞悉前境也。淨土者。即信願持名。求生西方。非偏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也。有禪者。即參究力極。念寂情亡。徹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明心見性也。有淨土者。即實行發菩提心。生信發願。持佛名號。求生西方之事也。倘參禪未悟。或悟而未徹。皆不得名為有禪。倘念佛偏執唯心而無信願。或有信願而不親切。皆不得名為有淨土矣。至於雖修淨土。心念塵勞。或求人天福報。或求來生出家為僧。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宏揚佛法。教化衆生者。皆不得名為修淨土人。以其不肯依佛淨土經教。妄以普通教義為準。則來生能不迷而了脫者。萬無一二。被福所迷。從

迷入迷者。實繁有徒矣。果能深悉此義。方是修淨土人。眼中無珠者。每謂參禪便為有禪。念佛便為有淨土。自悞悞人。害豈有極。此已說明禪淨有無。今再將偈語。逐段剖析。方知此八十字。猶如天造地設。無一字不恰當。無一字能更移。

其第一偈云。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為人師。來生作佛祖者。蓋以其人既徹悟禪宗。明心見性。又復深入經藏。備知如來權實法門。而於諸法之中。又復唯以信願念佛一法。以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觀經上品上生。讀誦大乘。解第一義。即此是也。猶如戴角虎者。以其人禪淨雙修。有大智慧。有大禪定。有大辯才。邪魔外道。聞名喪膽。如虎之戴角。威猛無儔。有來學者。隨機說法。應以禪淨雙修接者。則以禪淨雙修接之。應以專修淨土接者。則以專修淨土接之。無論上中下根。無一不被其

澤。豈非人天導師乎。至臨命終時。蒙佛接引往生上品。一彈指頃。華開見佛。證無生忍。最下卽證圓教初住。亦有頓超諸位。至等覺者。圓教初住。卽能現身百界作佛。何況此後位位倍勝。直至四十一等覺位乎。故曰。來生作佛祖也。

其第二偈云。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者。以其人雖未明心見性。然却決志求生西方。佛於往劫。發大誓願。攝受衆生。如母憶子。衆生果能如子憶母。志誠念佛。則感應道交。卽蒙攝受。力修定慧者。固得往生。爲五逆十惡。臨終苦逼。發大慚愧。稱念佛名。或至十聲。或止一聲。直下命終。亦皆蒙佛化身。接引往生。非萬修萬人去乎。然此雖念佛無幾。以極其猛烈。故能獲此巨益。不得以泛泛悠悠者。校量其多少也。既生西方。見佛聞法。雖有遲速不同。然已高預聖流。永不退

轉。隨其根性淺深。或漸或頓。證諸果位。既得證果。則開悟不待言矣。所謂若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也。

其第三偈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者。以其人雖徹悟禪宗。明心見性。而見思煩惱。不易斷除。直須歷緣鍛鍊。令其淨盡無餘。則分段生死。方可出離。一毫未斷者。勿論卽斷。至一毫未能淨盡。六道輪迴。依舊難逃。生死海深。菩提路遠。尚未歸家。卽使命終。大悟之人。十人之中。九人如是。故曰。十人九蹉路。蹉者。蹉跎。卽俗所謂擔閣也。陰境者。中陰身境。卽臨命終時。現生及歷劫善惡業力所現之境。此境一現。眨眼之間。隨其最猛烈之善惡業力。便去受生於善惡道中。一毫不能自作主宰。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五祖戒再爲東坡。草堂青復作魯公。此猶其上焉者。故曰。陰境

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也。陰音義與蔭同。蓋覆也。謂由此業力。蓋覆真性。不能顯現也。瞥音撇。眨眼也。有以蹉爲錯。以陰境爲五陰魔境者。總因不識禪。及有字。故致有此謬誤也。豈有大徹大悟者。十有九人。錯走路頭。卽隨五陰魔境而去。著魔發狂耶。夫著魔發狂。乃不知教理。不明自心。盲修瞎鍊之。增上慢種耳。何不識好歹。以加於大徹大悟之人乎。所關甚大。不可不辯。

其第四偈云。無禪無淨土。鐵牀並銅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者。有謂無禪無淨。卽埋頭造業。不修善法者。大錯大錯。夫法門無量。唯禪與淨。最爲當機。其人既未徹悟。又不求生。悠悠泛泛。修餘法門。既不能定慧均等。斷惑證真。又無從仗佛慈力。帶業往生。以畢生修持功德。感來生人天福報。現生既無正智。來生必隨福轉。耽著五欲。廣造惡業。既造惡業。難逃惡報。一

氣不來。卽墮地獄。以洞然之鐵牀銅柱。久經長劫。寢臥抱持。以償彼貪聲色。殺生命等種種惡業。諸佛菩薩。雖垂慈愍。惡業障故。不能得益。清截流禪師謂。修行之人。若無正信。求生西方。泛修諸善。名爲第三世怨者。此之謂也。蓋以今生修行。來生享福。倚福作惡。卽獲墮落。樂暫得於來生。苦永貽於長劫。縱令地獄業消。又復轉生鬼畜。欲復人身。難之難矣。一所以佛以手拈土。問阿難曰。我手土多。大地土多。阿難對佛。大地土多。佛言。得人身者。如手中土。失人身者。如大地土。一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猶局於偈語。而淺近言之也。永明禪師。恐世人未能將禪淨之真義。觀察清晰。故作此偈以明之。可謂迷津之寶筏。險道之導師。厥功偉矣。良以一切法門。專仗自力。淨土法門。兼仗佛力。一切法門。惑業淨盡。方了生死。淨土法門。帶業往生。卽預聖流。

世人不察。視爲弁髦。良堪浩歎。今人每以話頭看得恰當。臨終去得好。便爲了脫。不知此語。乃未開正眼之夢話也。茲引數事爲例。一如清乾嘉間。有三禪僧。爲同參。死後。一生江蘇。爲彭文章。一生雲南。爲何桂清。一生陝西。爲張費三人。唯彭記得前生事。後入京會試。俱見二人。遂說前生爲僧事。二人雖不記得。一見如同故人。成莫逆交。殿試。彭中狀元。何榜眼。張傳臚。彭也放過主考學臺。然頗貪色。後終於家。何作南京制臺。洪楊反。失南京。被皇上問罪死。張尚教。過咸豐皇帝書。回回要反。騙去殺之。此三人。也不是平常僧。可惜不知求生西方。雖得點洪福。二人不得善終。彭竟貪著女色。下生後世。恐更不如此生矣。又蘇州吳引之先生。清朝探花。學問道德相貌俱好。民十年。朝普陀會余。自言伊前生是雲南和尚。以燒香過客。不能多敘。亦未

詳問其由。十一年。余往揚州刻書。至蘇州一弟子家。遂訪之。意謂夙因未昧。及見而談之。則完全忘失了。從此永無來往。迨十九年。余閉關報國寺。至十一月。彼與李印泉。李協和二先生來。余問。汝何以知前生是雲南僧。伊云。我二十六歲。做一夢。至一寺。知爲雲南某縣某寺。所見的殿堂房舍樹木形狀。皆若常見。亦以己爲僧。醒而記得清楚。一一條錄。後一友往彼作官。孫仲先先生。尚知持去一對。絲毫不錯。余曰。先生已八十歲。來日無多。當恢復前生和尚的事業。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可不負前生修持之苦功矣。伊云。念佛什麼希奇。余曰。念佛雖不希奇。世間無幾多人念。頂不希奇的事。就是喫飯。全世界莫一箇人不喫飯。此種最不希奇的事。汝爲什麼還要做。伊不能答。然亦不肯念。伊問二位李先生。君等念否。答曰。念。伊仍無下語。至十二月三十

夜將點燈時去世。恰滿八十歲。」此君前生也。很有修持。故今生感得大功名。大壽命。今生只盡倫常。佛法也不相信了。豈不大可哀哉。然此四人均尚未有所證。即已有所證。未能斷盡煩惱。也難出離生死。如唐朝圓澤禪師。曉得過去未來。尚不能了。況只去得好。就會了乎。「唐李源之父。守東都安祿山反。殺之。李源遂不願做官。以自己洛陽住宅。改做慧林寺。請圓澤做和尚。伊亦在寺修行。過幾年。李源要朝峨眉。邀圓澤同去。圓澤要走陝西。李源不願到京。定規要由荊州水道去。圓澤已知自己不能來矣。遂將後事一一開明。夾於經中。尚不發露。遂隨李源乘船去。至荊州上游。將進峽。其地水險。未暮即住。忽一婦著錦襦。在江邊打水。圓澤一見。雙目落淚。李源問故。圓澤曰。我不肯由此道去者。就是怕見此女人。此女人懷孕已三年。候吾爲子。

不見則可躲脫。今既見之。非爲彼做兒子不可。汝宜念咒。助我速生。至第三日。當來我家看我。我見汝一笑爲信。過十二年。八月十五夜。至杭州天竺葛洪井畔來會我。說畢。圓澤坐脫。婦即產子。三日。李源去看。一見。其兒即笑。後李源回慧林。見經中預道後事之字。益信其爲非平常人。至十二年。李源預到杭州。至八月十五夜。往所約處候之。忽隔河一放牛孩子。騎牛背。以鞭打牛角。唱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常存。李源聞之。遂相問訊。談敘畢。又唱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此種身分。尚了不了。況只話頭看得恰當。去得好。就會了乎。仗自力了生死。有如此之難。仗佛力了生死。有如彼之易。而世人每每捨佛力而仗自力。亦莫明其妙。

今二語爲之說破。只是要顯自己是上等人。不肯做平常不希奇的事。之知見所誤也。願一切人。詳思此五人之往事。如喪考妣。如救頭然。自利利他。以修淨業。方可不虛此生此遇矣。此四日

第五日略釋天臺六卽義兼說喫素放生

淨土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契理契機。至頓至圓。洵爲利生唯一無上法門。唯現在之人。或者自高自大。謂既云衆生卽佛。則我卽是佛。何必再念佛乎。或者以我既爲苦惱凡夫。何能了生脫死。唯求來生不失人身耳。此兩種人。皆不明因果所致。故今日仍講因果。須知衆生卽佛者。以其具有佛性之真因也。設不修念佛妙行。佛性無由顯現。何能得了生死成佛道之實果乎。譬如寶鏡蒙塵。光明不現。實未失之也。若肯用力揩磨。

自可照天照地矣。若言我是苦惱凡夫。不能生西方了生脫死。以至成佛者。乃業深障重。自甘墮落也。且今世之人。有下棋又麻雀而累死者。不知有多少。若能以此勞苦修行念佛。何愁不往生西方。上證佛果乎。蓋佛本是衆生修持得證佛果之人耳。隋天臺智者大師著觀無量壽佛經疏。立六卽佛義。以對治自甘墮落及妄自尊大之病。六卽佛者。一理卽佛。二名字卽佛。三觀行卽佛。四相似卽佛。五分證卽佛。六究竟卽佛也。六明階級淺深。卽明當體。就是譬如初生孩子。與其父母形體無異。而力用則大相懸殊。不得謂初生孩子非人。亦不得以成人之事令孩子擔當也。若能知六而常卽。則不生退屈。知卽而常六。則不生上慢。從茲努力修持。則由凡夫而圓證佛果。由理卽佛而成究竟卽佛矣。

理卽佛者。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雖背覺合塵。輪迴三途六道。而佛性功德。仍自具足。故名理卽佛。以心之理體。就是佛也。無機子頌曰。動靜理全是。行藏事盡非。冥冥隨物去。杳杳不知歸。以一切衆生。未聞佛法。不知修持。而一念心體。完全同佛。故曰動靜理全是。由其迷背自心。作諸事業。故曰行藏事盡非。事完全不與佛性相應也。終日終年。昏昏冥冥。隨煩惱妄想之物。欲而行。從生至死。不知迴光返照。故曰冥冥隨物去。杳杳不知歸也。

名字卽佛者。或從善知識。或從經典。聞卽心本具寂照圓融。不生不滅之佛性。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爲佛法。一切衆生皆可成佛。所謂聞佛性名字。卽得了解佛法者是也。頌曰。方聽無生曲。始聞不死歌。今知當體是。翻恨自蹉跎。以從

前只知生死輪迴。無有了期。今知佛性真常。不生不滅。既知當體就是成佛真因。則汲汲修持。反恨從前虛度光陰。以致未能實證也。

觀行卽佛者。依教修觀。卽圓教五品外。凡位五品者。一隨喜品。聞實相之法。而信解隨喜者。二讀誦品。讀誦法華及諸大乘經典。而助觀解者。三講說品。自說內解。而導利他人者。四兼行六度品。兼修六度。而助觀心者。五正行六度品。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事理具足。觀行轉勝者。頌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塵。徧觀諸法性。無假亦無真。既圓悟佛性。依教修觀。對治煩惱習氣。故曰。念念照常理。心心息幻塵。了知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一切諸法。無非佛法。一切衆生。皆當作佛。故曰。徧觀諸法性。無假亦無真。

相似卽佛者。謂相似解發。卽圓教十信內凡位也。初信斷見惑。七信斷思惑。八九十信斷塵沙惑。頌曰。四住雖先脫。六塵未盡空。眼中猶有翳。空裏見華紅。四住者。一見一切住地。乃三界之見惑也。二欲愛住地。乃欲界之思惑也。三色愛住地。乃色界之思惑也。四有愛住地。乃無色界之思惑也。初信斷見。七信斷思。故曰。四住雖先脫。然由色聲香味觸法之習氣未盡。故曰。六塵未盡空。此但指七信位說。八九十信。塵沙惑破。習氣全空矣。習氣者。正惑之餘氣耳。如盛肉之盤。雖經洗淨。猶有腥氣。貯酒之瓶。雖經蕩過。猶有酒氣。眼中猶有翳。空裏見華紅者。以無明未破。不能見真空法界之本體也。

分證卽佛者。於十信後心。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卽入初住。而證法身。是爲法身大士。從初住至等覺。共四十一位。各

各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故名分證卽佛也。以無明分四十二品。初住破一分。以至十住則破十分。歷十行。十迴向。十地。以至等覺。則破四十一分矣。初住卽能於無佛世界。現身作佛。又復隨類現身。度脫衆生。其神通道力。不可思議。何況位位倍勝。以至四十一位之等覺菩薩乎。頌曰。豁爾心開悟。湛然一切通。窮源猶未盡。常見月朦朧。豁爾心開悟。湛然一切通者。頌其分破分證之景象也。窮源猶未盡。常見月朦朧者。頌其猶有無明雲。未能徹見性天真月之光輝也。

究竟卽佛者。從等覺再破一分無明。則真窮惑盡。福慧圓滿。徹證卽心本具之真如佛性。入妙覺位。成無上菩提道矣。頌曰。從來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復本時性。更無一法新。從來真是妄者。未悟以前。只此皆空之五蘊。而妄生執著。色法心法。互

相形立則苦厄隨生。既悟之後，亦只此五蘊而全體是一箇真。如了無色心五蘊之相可得。故曰從來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也。然此所證之真，並非新得，不過復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故曰但復本時性，更無一法新也。又衆生在迷，見佛菩薩及一切衆生，皆是衆生，故毀謗佛法，殺害衆生，不知罪過，反以爲樂。佛既徹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之心，見一切衆生完全是佛，故於怨於親，皆爲說法，令得度脫。縱令極其惡逆不信之人，亦無一念棄捨之心，以見彼是未成之佛故也。

今晨黃涵之對余曰：圓瑛法師言道場將近圓滿，於圓滿日舉行放生，於十六日說三歸五戒，祈爲大衆宣說放生受歸戒之大意，俾大家同發利人利物之心，故不得不爲宣說也。本法會原爲護國息災，若推究災之來因，多由殺生而起，欲止殺

業，須從戒殺喫素護惜物命，及買放物命而起。大家各須發心護惜物命，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半夜聲，此語當奉爲箴銘，力加警惕。蓋放生之意義，卽是使大家發心護生，自己放生，當然不再殺生，卽己不放生，看到他人放生，抑又何忍殺生。如人人能護惜生物，不加殘害，則殺劫可消，而國運可轉矣。但世人尚有一面出資放生，一面仍照常殺生喫肉，如此雖有放生之小功德，何能敵殺生之大罪過乎。現本會定於圓滿日舉行放生，願諸位發心捐助，自利利物，功德不可思議。至於此次皈依弟子之供養，決定完全作爲賑災之用，印光絕不取用分文。蓋余一孤僧，既無廟宇，又無徒弟，除衣食外，留錢何用。一旦命終，用火燒後，骨燼投入大海，不須造塔，及作任何紀念也。且此皈依之事，最初余本不應允，卒以圓瑛法師及屈文六居士之

敦勸。以爲諸人求法心殷。爲滿彼等之願。情不可却。故乃允許。余素輕視金錢。不似他人。每名弟子須出香敬若干。始准皈依。余則卽無錢亦可皈依。祇要其能有虔心修持耳。蓋勿以皈依一事。如做買賣。須出價若干。方能購貨。幾許看。則方是真實皈依佛法之信徒。方可得了生脫死。超凡入聖之大利益矣。此五日

第六日以真俗二諦破諸執見及說近時靈感

世人執空執有。妄生己見。故迷而不覺。世尊設教。卽欲令衆生破此二見。特設一念佛法門。俾其從有而至空。得空而不廢有。則空有二法。互相資助。得益甚大。況仗彌陀願力。故其力用。超過一切法門。而爲一切法門之所歸宿也。世有一種下劣知見人。教以念佛求生西方。則曰。我等業力凡夫。何敢望生西

方。但求不失人身卽足矣。此種知見。由不知衆生心性。與諸佛之心性。一如無二。但以諸佛修德至極。性德圓彰。衆生唯具性德。絕無修德。縱有所修。多屬悖性而修。反增迷悖耳。又有一種狂妄知見人。教以念佛。則曰。我就是佛。何須念佛。汝等不知自已是佛。不妨常念。我既自知是佛。何得頭上安頭。此種知見。由於只知卽心本具佛性之佛。不知斷盡煩惱。圓滿福慧之佛。此種人若知性修理事。不可偏執。力修淨行。則遠勝生下劣知見者。否則自誤誤人。永墮阿鼻地獄。了無出期矣。故執空執有之謬。知下劣狂妄之謬。唯念佛最爲易治。以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若不作佛。則不是佛矣。此二句經文。爲破下劣狂妄二見之無上妙法也。剋論佛法大義。不出真俗二諦。真諦一法不立。卽聖智所見之實體也。俗諦萬行圓彰。卽法門所修之行相也。即建

設之義，不可作
世俗，鄙俗講。

學佛之人，必須真俗圓融，一道齊行。以其一法不立，始能修萬行圓彰之道。萬行圓彰，始能顯一法不立之體。今為易解，特說一喻。真如法性之本體，如大圓寶鏡，空空洞洞，了無一物。而胡人來，則胡人現；漢人來，則漢人現；胡漢俱來，則俱現。正當空空洞洞，了無一物時，不妨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正當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時，仍然空空洞洞，了無一物。禪宗多主真諦，即在一法不立處；指其萬行圓彰，明理智士，自無偏執。否則寧可著有，不可著空。以著有，雖不能圓悟佛性，尚有修持之功；著空，則撥無因果，成斷滅見，壞亂佛法，貽誤衆生，其禍之大，不可言宣。吾人念佛，當從有念而起，念至念寂情亡時，則既無能念之我，亦無所念之

佛。而復字字句句，歷歷分明，不錯不亂，即所謂念而無念，無念而念也。念而無念，無念而念者，正念佛時，了無起心念佛之情。念雖無起心念佛之情，念而復歷歷明明，相續而念，然此工夫，非初心所能即得。若未到無念而念之工夫，即不以有念為事。則如毀屋求空，此空非是安身立命之所。古之禪德，多有禮拜持誦，不惜身命，如救頭然者。故永明壽禪師，日課一百零八種佛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況後世學者，不重事修，而欲成辦道業乎？以大悟一法不立之理體，力行萬行圓修之事功，方是空有圓融之中道。空解脫人，以一法不修為不立，諸佛稱為可憐憫者。蓮池大師云：著事而念能相續，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通，難免落空之禍。以事有挾理之功，理無獨立之能，故也。吾人學佛，必須即事而成理，即理而成事，理事圓融，空有不二。

始可圓成三昧。了脫生死。若自謂我卽是佛。執理廢事。差之遠矣。當用力修持。一心念佛。從事而顯理。顯理而仍注重於事。方得實益。如等覺菩薩。尚以十大願王。迴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以期圓滿佛果。今以凡夫而不自量。視念佛爲小乘。不足修持。則將來定入阿鼻地獄矣。又念佛人。要各盡己分。不違世間倫理。所謂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若不孝父母。不教子女。乃佛法中之罪人。如此而求得佛感應加被。斷無是理。故學佛者。必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己立立人。自利利他。各盡己分。以身率物。廣修六度萬行。以爲同仁軌範。須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亦在六度萬行之中。世之不信佛者。如戴著色眼鏡。以觀察事物。紅綠彩色。由鏡而異。不得事物之本色。故大學有格物致知之說。良有以也。我等學人。切勿妄執己見。如妄執

己見。坐井觀天。一俟閻羅索命。方悟前非。亦悔之晚矣。斯世澆漓。社會紊亂。天災人禍。疊環相生。欲謀挽救。須人人敦倫盡分。孝親慈幼。愛人若己。大公無私。方可以人心和平。世界自安。國難自息矣。現在最大之禍患。在於人存私心。私心之極。則親子可殺其父母。世人多羨唐虞之治。熙熙皞皞。天下太平。而歎今之世風頹喪。人心澆漓。然一究其何以至此。則公與私耳。公極。則世界大同。私極。則子殺其父母。若彼此破除私見。無相殘害。則唐虞三代之世。又何難復見於今日哉。昔普陀一老僧行路。適腿碰其凳。遂將凳踢倒。連踢幾脚。此種知見。皆因任己我慢。絕不反省之所致也。此見大發。則必至殺父殺母。尚不以爲恥。反以爲功矣。現在殺機更盛。殺人之工具亦益見巧妙。大劫當前。誰能逃得。唯有大衆虔誠念佛。哀冀佛力之加被。一滄戰時。

聞北房舍多成灰燼。獨余皈依弟子夏馨培之寓所。未曾波及。蓋當戰事劇烈時。彼全家同念觀世音聖號。且最奇異者。戰事起後。第七日。渠一家人始由十九路軍救出。及戰停歸家。室中諸物。一無所失。非菩薩之佑護。何能如是。渠供職新聞報館已數十年。夫妻均茹素念佛甚虔。是知觀音菩薩。大慈大悲。遇有災難。一稱聖號。定蒙救護也。或曰。世人千萬。災難頻生。觀音菩薩僅是一人。何能一時各隨其人而救護之耶。卽能救護。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並非觀音處處去救。乃衆生心中之觀音救之耳。觀音本無心。以衆生之心爲心。故能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如皓月當空。所有水中皆現月影。千江有水。千江月。此月爲多爲一耶。不可言一。萬水之月各現矣。不可言多。虛空之月常一也。諸佛菩薩之救度有情。亦復如是。其不

得感應者。唯以衆生之不虔誠。非菩薩之不救護也。如一池汗濁之水。欲月現其中。豈可得乎。明乎此。我等大衆念佛。猶有不正心誠意。虔懇而爲之者。吾不信也。山西聞喜縣。一弟子葉滋初。騎騾行於大山間。一邊高峯。一邊深澗。雪凍成冰。騾滑而蹉。遂跌下澗。半崖有一株大樹。恰落到樹之中間。得以無虞。否則粉身碎骨矣。此樹何由而有。乃觀音所示現也。又氏十七年。寧波蔡仁初。於滬開五金玻璃店。人極淳厚。與聶雲臺善。雲臺令常念觀音。意防綁票。仁初信之。一日將出自己汽車。在門外。綁票以手槍趕開車者去。匪坐其上。仁初一出卽上車。隨卽開去。方知被綁。乃默念觀音。冀車壞得免。已而輪胎爆裂。車行蠕蠕。再前行。油缸炸破。車遭火焚。匪下車恨甚。向之開三槍。而蔡以三跳免。遂乘人力車歸。其年六月。與其夫人同至普陀。

皈依。」又張少濂爲某洋行經理，素不信佛。一日，坐汽車行於冷靜處，二匪以小六門趕開車者去。張云：君上車坐，令彼開往何處卽已。二匪人各持手槍向張。張默念觀音，行至鬧熱處，適有二人打架，巡捕吹哨，二匪跳下車逃去。蓋以念觀音之故，致匪誤會爲捉己故也。其舅周渭石，先皈依。一日請余至其家，少濂亦皈依。又鎮海李覲丹之子，爲洋行買辦，得吐血病二年，有時吐卽不吐時，痰中亦常帶血。一日爲匪綁去，覲丹畏懼異常，全家念觀音求救，復請法藏寺僧助念。後匪索銀五十萬圓，李家祇允五萬，匪魁謂非五十萬不可。然每說五十萬時，頭卽作痛，竟以五萬圓贖回，且自匪綁去，不但不吐血，連吐痰也不帶血了。二年多之痼疾，由被綁而全癒矣。」以上所述感應事迹，宜深信之。

現在學佛人頗多，然能深知佛法者甚少。外道之語，人多信之。江浙俗傳，謂念佛之人，血房不可入，以產婦血腥一衝，以前所念之功德，都消滅矣。故視作畏途。雖親女親媳，皆不敢近，猶有預先避居別處，過月餘方敢回家者。此風徧行甚廣，亦可怪也。不知此乃外道邪說，盡惑人心，何可妄信。民國十二年，袁海觀之次媳，年已五十多歲，頗有學問，有二子，二女。其長媳將生子，一居士謂曰：汝媳生子，汝家中一箇月內，供不得佛，也念不得佛。彼聞而疑之，適余至滬，彼問此事。余曰：瞎造謠言，歸告汝媳，令念觀音，臨產仍須出聲念，汝與照應人，各大聲念，定規不會難產，及無苦痛血崩等事。產後亦無種種危險。彼聞之甚喜，不幾日而孫生，其孩身甚大。湖南人，生子必稱有九斤半，且係初胎，了無苦痛。可知觀音大慈悲力，不可思議。」平常念佛

菩薩。凡睡臥或洗脚、洗浴時均須默念。唯臨產不可默念。以臨產用力。默念必受氣病。此極宜注意。須知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衆生心力不可思議。唯在人之能虔誠與否耳。「明高僧壽昌慧經禪師。生時頗難。其祖立於產室外。爲念金剛經。以期易生。開口念出金剛二字。卽生。其祖乃取名爲慧經。長而皈依。及出家。皆不另取名。其人爲萬曆間出格高僧。」由是觀之。可知佛法之有益於世間也大矣。念觀音於生產有如是利益。豈可爲邪說所惑而不信奉耶。

世人食肉。已成習慣。當知無論何肉。均有毒。由於殺時。恨心怨氣所致。雖不至卽時喪命。然積之已久。則必發而爲瘡爲病。年輕女人。若生大氣後。喂孩子乳。其子必死。以因生氣而乳成毒汁也。人以生氣。尚非要命之痛。尚且如此。況豬羊雞鴨魚

蝦。要命之痛。其肉何能無毒乎。余十餘年前。見一書云。一西洋女人。氣性甚大。生氣後。喂其子乳。其子遂死。不知何故。後又生一子。復以生氣後。喂乳而死。因將乳令醫驗之。則有毒。方知二子皆乳藥死。近有一老太婆。皈依。余令喫素。以肉皆有毒。並引生氣西婦藥死二子爲證。彼云。伊兩箇孩子。也是這樣死的。以其夫橫蠻。一不順意。卽行痛打。孩子看見。則哭。便爲喂乳。遂死。亦不知是乳藥死的。其媳亦因喂乳死一子。可知世間被毒乳藥死的孩子。不知有多少。因西婦爲發起。至此老太婆。方爲大明其故。凡喂孩子之女人。切勿生氣。倘或生大氣。當日切不可卽喂孩子。須待次日心平氣和。了無怨恨時。乃無礙矣。若當日卽喂。或致卽死。縱不卽死。或遲遲死。是知牛羊等至殺時。雖不能言。其怨毒結於身肉者。亦非淺鮮。自愛者固宜永戒。以免現

生後世種種災禍也。此事知者甚少。故表而出之。幸大家留意焉。由此證之。須知人當怒時。不獨其乳有毒。卽眼淚口水亦有毒。若流於小兒眼中身上。亦爲害不淺。一醫生來皈依。余問醫書中有此說否。彼云不知。世間不在情理之事頗多。不可因非科學而鄙視之。如治瘡疾方。用二寸寬一條白紙。寫烏梅兩頭。紅棗兩箇。胡豆按病人歲數多少。寫多少顆。如十歲。寫十顆。二十歲寫二十顆。摺而疊之。於未發一點鐘前。男左女右。綁於臂膊上。卽不發矣。百發百中。卽二三年不癒者。亦可卽癒。非符非咒。非藥。而能癒痼疾。豈可以常理推之乎。世間事體。均難思議。如眼見耳聞。乃極平常事。人人知之。若問眼何以能見。耳何以能聞。則知者絕少矣。佛法有不可思議而可思議者。有可思議而不可思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可以常情測度乎。第六日 止此

第七日論大妄語罪及佛大孝與致知格物老實念佛等

法會今日圓滿。七日之期。瞬息過去。但是法會雖圓滿。而護國息災。當盡此一報身而爲之。非人人喫素念佛。往生西方。不能謂爲究竟之圓滿也。

現世學佛之人。多有自謂我已開悟。我是菩薩。我已得神通。以致貽誤多人。一旦閻老索命。臨命終時。那時求生不得。痛苦而死。定墮阿鼻地獄。此種好高務勝。自欺欺人之惡派。切勿染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戒之戒之。

殺盜淫等。固爲重罪。然人皆知其所行不善。不至人各效法。其罪尚輕。若不自量犯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引諸無知之輩。各相效尤。壞亂佛法。貽誤衆生。其罪之重。莫可形容。修

行之人，必須韜光隱德，發露罪愆，儻虛張聲勢，做假場面。縱有修行，亦被此虛僞心喪失矣。故佛特以妄語爲各戒之根本戒者，以防護其虛僞之心，庶可真修實證也。修行之人，不可向一切人誇自己工夫。如因自己不甚明了，求善知識開示印證，據實直陳，不可自矜而過說，亦不可而少說，按己本分而說，方是真佛弟子，方可日見進益矣。

六祖大師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是知世間一切事事物物，均爲佛法。吾人舉心動念，都要了了明明，不要爲妄念所迷。卽如世間極惡最壞之人，以及孩提之童，如有言其不善者，則怒；言其善者，則喜。其怒不善而喜善者，豈非其本覺之真心發現乎？所可惜者，不知自返而擴充之，仍復日爲不善，致成好名而惡實，入於小人之域矣。使其

自返曰：我既喜善，當力行善事，力戒惡事。近之則希賢希聖，遠之則了生脫死，成佛覺道矣。其所重在自覺，覺則不肯隨迷情去，卒至於永覺不迷。若不自覺，則日欲人稱善，日力行諸惡，豈不大可哀哉！卽自喜人稱己爲善之念，足證衆生皆有佛性，而順性逆性之行爲，一在自勉自棄，一在善惡知識之開導引誘也。現世之災難頻生，由於人多不務實際，徒事虛名，好名而惡實，違背自己本心之所致也。若能迴光返照，發揮原有佛性，不自欺欺人，明禮義，知廉恥，則根本既立，無悖理亂德之行，災患自息矣。

學佛之人，最要各盡其分，能各盡其分，卽是有廉有恥。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皆當努力行之。大學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上明字，卽是克己省察之修德。下明德二字，卽是自心本

具之性德。欲明自心本具之明德。非從克己省察修持不可。進之始可言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之親民。卽是各盡其分之意。止於至善。卽是居心行事。自行化他。悉皆順乎天理人情。不偏不倚之中道。能如是。爲聖爲賢。可得而致矣。且佛法之教人。在於對治人之煩惱習氣。故有戒定慧三學。以爲根本。蓋以戒束身。則悖德悖理之事不敢爲。無益有損之語不敢說。因戒生定。而心中紛紛擾擾之雜念漸息。糊糊塗塗之作爲自止。因定發慧。則正智開發。煩惱消滅。進行世出世間諸善法。無一不合乎中道矣。戒定慧三。皆是修德。由正智親見之心體。乃明德也。此之明德。在中庸。則名誠。誠指淳真無妄。明德指離念靈知。誠與明德皆屬性德。由有克己省察修持之修德。性德方彰。故須注重上一明字。則明德方能徹見而永明矣。佛法世間法。本來不

是兩樣。或有以佛辭親割愛。謂爲不孝者。此局於現世。不知過去未來之淺見也。佛之孝親。通乎三世。故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佛之於一切衆生。愍念而度脫之。其爲孝也。不亦廣且遠哉。且世間之孝。親在則服勞奉養。親沒則祇於生沒之辰。設食祭奠。以盡人子之心。設或父母罪大。墮於異類。誰能知所殺而食之生物中。決非曾爲我之父母乎。昧三世無盡之理。而以數十年之孝責人。其所知見之淺小。爲可憐也。故佛教人戒殺放生。喫素念佛者。其慈悲救濟也大矣。或又謂豬羊魚蝦之類。乃天生以資養人者。食又何罪。此以身未歷其境而妄說。若親歷其境。則望救之不暇。何容置辯。勸戒類編載。福建蒲城令趙

某長齋奉佛。其夫人絕無信心。誕辰之先。買許多生物。將欲殺而宴賓。趙曰。汝欲祝壽。令彼等死。可乎。夫人曰。汝之話皆無用。若依佛法。男女不同宿。不殺生命。再過幾十年。滿世間通是畜生了。趙亦無法可勸。至夜。夫人夢往廚房。見殺豬。則自己變成豬。殺死還曉得痛。拔毛開肚。抽腸割肺。痛不可忍。後殺雞鴨等。皆見自己所殺之物。痛極而醒。心跳肉顫。從此發心。放所買之生。而喫長素矣。——此人宿世有大善根。故感佛慈。加被令親受其苦。以止惡業。否則生生世世供人宰食矣。世之殺生食肉者。能設身處地。而作己想。則不難立地回頭矣。

又有一類人說。我之食牛羊雞鴨等肉。為欲度脫彼等耳。此說不但顯教無之。即密教亦無之。若果有濟顛之神通。未為不可。不然。邪說誤人。自取罪過。極無廉恥之輩。乃敢作是說。

耳。學佛者。須明白自己之身分力量。不可妄自誇大。至囑至囑。——梁時。蜀青城山。有僧名道香。具大神力。秘而不露。該山年有例會。屆時眾皆大喫大喝。殺生無算。道香屢勸不聽。是年。乃於山門掘一大坑。謂眾曰。汝等既得飽食。幸分我一杯羹。何如。眾應之。於是亦大醉飽。令人扶至坑前大吐。所食之飛者飛去。走者走去。魚蝦水族。吐滿一坑。眾大驚畏服。遂永戒殺。道香旋因聞誌公之語。當即化去。

有蜀人。在京謁誌公。誌公問。何處人。曰。四川。誌公曰。四川香巖。曰。很賤。誌公曰。已為人賤。何不去之。其人回至青城山。對香述誌公語。

公語。香聞此語。即便化去。

——須知世之安分守己者。一旦顯示神通。當即去世示寂。以免又增煩惱耳。否則須如濟公之瘋顛無狀。令人疑信不決。方可。

學佛者。務要去人我之見。須己立立人。自利利他。然後方可言入道。即如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所謂物。卽是與天理人情不合之私欲。既有私欲。則知見偏邪。不得其正矣。如愛妻愛子者。其妻子再壞。彼不見其壞。以溺愛之私欲。錮蔽本具之良知。以成偏邪不正之惡知。若將溺愛之念。格除淨盡。則妻與子之是是非非。直下徹見矣。是知格物一事。所宜痛講。切不可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爲格物。格除自心私欲之物。乃是明明德之根本。窮盡天下事物之理。乃未之及。未之事。以未之及未之事爲本。宜乎天下之亂。無可救藥也。佛法之去貪瞋癡。卽是格物。修戒定慧。卽是致知。貪瞋癡之物。蘊之於心。亦若戴著色眼鏡。以視諸物。皆不能見其本色耳。物之禍害。可不畏哉。

念佛之人。勿自仗聰明智慧。須拋之於東洋大海外。不然。恐爲所誤。自貽伊戚。蓋以其知見多而不一也。反之。如一般愚夫愚婦之念佛。正心誠意。而受益甚衆。故念佛一法。最好學。愚夫愚婦。老實行持爲要。俗言聰明反被聰明誤。可不懼乎。一如雲南保山縣。皈依弟子鄭伯純之妻。長齋念佛多年。其長子慧洪。上前年死。其母以愛子故。服毒了無苦相。端坐念佛而逝。且死後面色光潤。驚動一方。伯純以老儒提倡。而信者甚少。由其妻子之死。而信者十居八九矣。端坐念佛而逝。雖無病而死也。甚難得。況服毒而死。能現此相。若非得三昧。毒不能毒。能有此現相乎。」

「宋楊傑。字次公。號無爲子。參天衣懷禪師大悟。後丁母憂。閱大藏。深知淨土法門之殊勝。而自力行化他焉。臨終說偈。

曰。生亦無可戀。死亦無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一楊公大悟後。歸心淨土。極力提倡。至其臨終。謂生死於真性中。猶如空華。以未證真性。不得不以求生西方為事也。將錯就錯者。若徹證真性。則用不著求生西方。求生仍是一錯。未證而必須要求生西方。故曰將錯就錯。西方極樂。蓮池大師往生集。於楊公傳後。贊曰。吾願天下聰明才士。咸就此一錯也。此可謂真大聰明。不被聰明所誤者。一若宋之蘇東坡。雖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常携阿彌陀佛像一軸以自隨。曰。此吾生西方之公據也。及其臨終。徑山惟琳長老。勸以勿忘西方。坡曰。西方即不無。但此處著不得力耳。門人錢世雄曰。此先生平生踐履。固宜著力。坡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一此即以聰明自誤之鐵證。望諸位各注意焉。

淨土法門。契理契機。用力少而成功易。如風帆揚於順水。以仗佛力故也。其他各宗。用力多而成功難。如蟻子上於高山。全憑自力故也。等覺菩薩。欲圓滿佛果。尚須求生西方。何況我等凡夫。業根深重。不致力於此。是捨易而求難。惑之甚矣。且今世殺人之具。日新月異。若飛機大礮。毒氣死光等。山河不能阻。堅物不克禦。我等血肉之軀。何能當此。而人生朝露。無常一到。萬事皆休。是以欲求離苦得樂者。當及時努力念佛。求佛加被。臨終往生。一登彼土。永不退轉。華開見佛。得證無生。方不孤負。得聞此法而信受也。唯願大眾精進行持。是所至禱。第七日

第八日法會既圓為說三皈五戒十善及做人念佛各要義

今日為汝等皈依之日。汝等既已皈依。當明皈依之道理。

茲爲汝等述之。

汝等爲何而皈依。余想總不外欲求生西方。了脫生死而已。如何方能達到此等地步。卽須皈依三寶。所謂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也。能皈依三寶。如實修持。才得了脫生死。往生西方。且所謂三寶。有自性。住持。二種。佛者覺悟義。自性佛者。乃卽心本具離念靈知之真如佛性也。法者軌範義。自性法者。乃卽心本具道德仁義之懿範也。僧者清淨義。自性僧者。乃卽心本具清淨無染之淨行也。住持三寶者。釋迦佛在世。則爲佛寶。佛滅度後。所有範金合土。木雕彩畫之佛像。皆爲佛寶。佛所說離欲清淨諸法。以及黃卷赤軸諸經典。皆爲法寶。出家染衣。修清淨行者。皆爲僧寶。皈者。皈投如水。皈海如民。皈王。依者。依託如子。依母。如渡依舟。人在生死大海。若不皈依自性三寶。與住持三

寶。則便無法可出。若肯發志誠心。歸依三寶。則便出生死苦海。了生脫死矣。如人失足。墮於大海。狂濤汹涌。有滅頂憂。當此千鈞一髮。生死存亡之際。忽有船來。卽便趨赴。是歸投義。由知自性三寶。則克己省察。戰兢惕厲。再求住持三寶。及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則可消除惡業。增長善根。卽生成辦道業。永脫生死輪迴矣。如遇救登船。安坐到岸。曩時凶險已過。現在得慶更生。無限利益。由此而得。是依託義。世事紛龐。煩惱苦痛。處此生死大海。當以三寶爲船。衆生得所歸依。鼓棹揚帆。不懈不退。自可登於彼岸。既皈依佛。當以佛爲師。始自今日。直至命終。虔誠敬禮。一息無容或懈。再不得皈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皈依法。當以法爲師。自今至終。不得皈依外道典籍。既皈依僧。當以僧爲師。自今至終。不得皈依外道徒衆。若已皈依三寶。仍信仰外道。

遵奉邪魔鬼神。雖日日念佛修持。亦難得真實利益。以邪正不分。決無了生死之希望。其各凜諸字通釋二

三皈之義既明。再述五戒之義。所謂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也。不殺生者。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言念及此。何忍殺生。一切衆生。原是同等。輪迴六道。隨善惡業。形體以變。升降超沉。了無底止。我與彼等。於多劫中。互爲父母。互爲子女。如是思之。何敢殺生。一切衆生。皆具佛性。直下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於未來世。皆可成佛。但以宿世惡業之力。障蔽妙明佛性。不能顯現。淪於異類。當具憐憫心。慈悲心。以拯救之。何忍宰割其體。以飽己腹。我輩今生既得爲人。乃前生之善果。宜保此善果。使之發揚光大。繼續永久。當戒殺生。如其廣造殺業。必墮惡道。酬償宿債。展轉

互殺。此仆彼起。無有窮期。欲求生西方而免輪迴之苦者。又何敢造殺業乎。故須首重戒殺。

不偷盜者。卽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此事凡知廉恥者。皆能不犯。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蓋私欲若起。則易爲物遷。若大利現前。能避之若蛇蠍。狂奔急走者。不數數覲也。且所謂盜。並非專指盜人財物而言。卽居心行事。有類於盜者。亦名爲盜。如以公濟私。損人利己。以勢取財。用計謀物。忌人富貴。願人貧賤。皆是。又如陽取爲善之名。若遇諸善事。心不認真。事多敷衍。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凡見急難。漠不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敷衍塞責。不顧他人利害。如是之類。皆名爲盜。心存盜心。事作盜事。社會因之紊亂。天下亦不太平矣。故須並重戒盜。

不邪淫者。陰陽相感。萬物以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生男育女。教養成人。上關風化。下關宗祧。故所不制。若非己配。苟合交通。是爲邪淫。此乃逆乎天理。亂乎人倫。生爲衣冠禽獸。死墮三途惡道。千萬億劫。不能出離。然人從淫欲而生。故淫心最難制伏。如來令貪欲重者。作不淨觀。觀之久久。則見色生厭矣。又若將所見一切女人。作母女姊妹想。生孝順心。恭敬心。則淫欲惡念。無由而生矣。此乃斷除生死輪迴之根本。超凡入聖之階基。宜常做惕。至如夫婦相交。原非所禁。然須相敬如賓。爲承宗祀。極當樽節。不可徒貪快樂。致喪身命。雖是己偶。貪樂亦犯。不過其罪較輕耳。故須並重戒淫。

不妄語者。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若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以虛爲實。以有爲無。凡是心口不相應。欲欺哄於人者。皆是。又

自未斷惑。謂爲斷惑。自未得道。謂爲得道。是爲大妄語。此罪極重。以其壞亂佛法。疑誤衆生。定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故須並重戒妄語。

以上四事。名爲性戒。以體性當戒。故不論出家在家。受戒與否。犯者皆有罪過。未受戒。按事論罪。已受戒者。於按事論罪外。又加一重犯戒之罪。故此殺生。偷盜。邪淫。大妄語。四種。一切人皆不可犯。犯者皆有罪。已受戒者犯之。則兩重罪。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作無恥之事。凡修行者。絕不許飲。要知一切妄念邪行。皆由飲酒發生。故須並重戒酒。此是遮戒。唯受戒者。得犯戒罪。未受戒者。飲之無罪。然以不飲爲是。以其能生種種罪之根本也。

至於十善。亦當遵守。十善者。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是爲

身三業。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是爲口四業。不慳貪。不瞋恚。不邪見。是爲意三業。若持而不犯。則爲十善。若犯而不持。則爲十惡。十惡分上中下。感地獄。餓鬼。畜生。三惡道身。十善分上中下。感天人。阿修羅。三善道身。善因感善果。惡因感惡果。決定無疑。莫之或爽。此十善。總該一切善法。若能遵行。無惡不斷。無善不修。汝輩既皈依受戒。全須遵守。又須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不可疏忽。若不介意。及至臨終。方感爲緊要。而業風所飄。不得自主。悔無及矣。學佛之人。於三皈。五戒。十善諸義。既已明瞭。當竭力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尤當注意者。任作何事。須憑天理良心。如作醫生。有良心者。救人危急。當可大積陰功。無良心者。可使人輕病轉重。從中漁利。良心喪盡。定得惡果。一清蘇州孝廉曹錦濤。精於岐黃。任何險症。無不著手

回春。一日。欲出門。忽有一貧婦跪門外。泣求爲其姑醫病。謂家道貧寒。難請他醫。聞公慈悲爲懷。定可枉駕爲治。曹公遂爲往治。曹公歸後。貧婦之姑枕下。白銀五兩。不知去向。想爲曹公偷去。婦登門詢之。曹公卽如數與之。貧婦歸。其姑已將銀取出。婦大慚愧。復將銀送還。謝罪。問公何以自誣盜銀。曹公曰。我欲汝姑病速好耳。我若不認。汝姑必定著急加病。或致難好。故只期汝姑病好。不怕人說我盜銀也。其居心之忠厚。可謂至極無加矣。所以公生三子。長爲御醫。壽八十餘。家致大富。次爲翰林。官至藩臺。三亦翰林。博通經史。專志著述。孫曾林立。多有達者。一彼唯利是圖之醫。縱不滅門絕戶。則已微之微矣。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謂餘慶餘殃。乃報在子孫者。本慶本殃。乃報在本身者。餘慶餘殃。人可見之。本慶本殃。

乃已於現生及來生後世所享受者。世人不能見之。天地鬼神佛菩薩。固一一洞知洞見也。須知本慶本殃。較之餘慶餘殃。大百千萬倍。故望世人努力修持。以期獲慶而除殃也。曹公甘受盜名。救人性命。而善報在於子孫。若自己更能替子孫念佛。求三寶加被。令子孫亦各喫素念佛。善報當在西方矣。汝輩既已皈依。當虔受三皈。為翻邪歸正之本。謹持五戒。為斷惡修善之源。奉行十善。為清淨身口意三業之根。從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三業既淨。然後可以遵修道品。了生脫死。得預極樂嘉會。善惡因果。如影隨形。莫之或爽。實行其事。實得其益。若沽名釣譽。好作狂言。自欺欺人。自謂已得佛道。是大妄語。應受惡報。修行人須心地光明。三業清淨。功德無量。觀經云。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是為三世諸佛淨業正因。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有為者亦若是。願各勉旃。

附印老法師由上海回至靈巖開示法語

民國二十五年
十月十七晚說

靈巖。乃天造地設之聖道場地。吳王夫差不德。不依乃祖太王。泰伯。仲雍。正心誠意。勤政愛民之道。唯以淫樂是務。遂於此築館娃之宮。其獲罪於天地祖宗也大矣。宮成數年。國亡身死。可不哀哉。至晉司空陸玩。築室其上。後聞佛法。遂捨宅為寺。此靈巖最初開山之緣起也。至梁而寶誌公。祈武帝。又為重興。智積菩薩。屢以現身畫像。顯示道妙。引導迷俗。至唐宰相陸象先蘇州人之弟。病於京師。國醫無效。一僧求見云。能治。令取淨水一盞。向之念呪幾句。含水喫之。立即全癒。謝以諸物。皆不受。曰。我名智積。汝後回蘇。當往靈巖山會我。後其人至山問之。無

有名智積者。心甚惆悵。徧觀各殿堂。見壁間畫像。乃爲己治病之僧也。因特建智積殿。而寺復中興。自晉至唐。所有住持。皆不可考。至宋。而凡爲此山住持者。皆宗門出格大老。靈巖道場。遂爲江蘇之冠。以地靈故人傑。以人傑故地靈也。明末清初。又復大興。聖祖高宗兩朝。數次南巡。皆駐蹕山上行宮。洪楊之亂。焚燬殆盡。後念誠大師。住塔洞中。適彭宮保玉麟公遊山相見。因爲查出田地六百多畝。蓋十餘間殿堂房舍。至宣統三年。住持道明。係軍人出家。性麤暴。因失衣打來人過甚。山下人起闕。道明逃走。寺中什物均被搬空。成一無人之寺。此卽靈巖道場復興之機。否則。縱能恪守清規。亦決不能成此全國僅有之淨業道場。禍福互相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與否耳。嗣由木瀆紳士嚴良燦公。命寶藏僧明煦。請其師真達和尚接管。真師派人

往接。並命明煦暫爲料理。意欲有合宜人。當作十方專修淨土道場。民十五年。戒塵法師來。遂交彼住持。住僧以二十人爲額。除租金數百圓外。不足。則真師津貼。不募緣。不做會。不傳法。不收徒。不講經。不傳戒。不應酬經懺。專一念佛。每日與普通打七功課同。住持無論台賢濟洞均可。祇論次數。不論代數。但取戒行精嚴。教理明白。深信淨土者。即可。若其他皆優。而不專注淨土者。則決不可請。自後住人日多。房屋不足。於二十一年。首先建念佛堂。四五年來。相繼建築。今大雄殿已落成。祇欠天王殿未建。然亦不關要緊。光於十九年二月來此。四月卽入關。已六年多矣。以老而無能。擬老死關中。因佛教會諸公之請。祈於護國息災會中。每日說一次開示。發揮三世因果。六道輪迴之理。提倡信願念佛。卽生了脫之法。以挽救世道人心。固辭不獲。遂

於本月初六日出關往滬，以盡我護國之義務。十五日圓滿，十六日爲說三歸五戒。今晨由滬徑來此間，而蘇垣季聖一等諸居士皆先來。至山，見其殿宇巍峨，僧衆清穆，不禁歡喜之至。茲由監院妙真大師請來堂中，爲諸位演說淨土法要。若但說法要，不敘來歷，及現在各因緣，則住者來者，均莫知其所以然。或致於此道場與他道場，一目視之。在大通家則無所不可，在愚鈍如光，又欲卽生出此三界，登彼九蓮者，則莫知趣向，故先爲敘述緣起焉。此段記者未錄，乃老人補記，故全用文言。

我們所修持的這箇淨土法門，是最殊勝超絕的，大家不要輕視了。爲什麼呢？因爲佛所說的種種法門，無非是觀機而說，好比對證下藥一般。如果自己的根機和這箇法門不相應，修起來是很難得益的。一切法門，皆仗自力修戒定慧，斷貪瞋

癡，必須惑業淨盡，方能了生脫死。或者煩惱尚有一毫未斷盡的，生死還是不能免，況全未斷者乎？這是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幹到徹底才可。

唯有念佛一法，是如來普應羣機而說的，亦是阿彌陀佛的大悲願力所成就的，無論上中下根，皆可修學。卽煩惱惑業完全絲毫未斷的凡夫，只要具足真信切願，實行念佛求生西方，亦可蒙佛接引，帶業往生。一得往生，生死就可了脫了，所以說是最超勝的。

佛在世的時候，十箇人修行，就有九箇可以成道。因爲那時的人，天性淳厚，根機是很猛利的，到了後來，衆生的業障逐漸增加，根機也就漸漸的陋劣下來，再要和從前一樣，是不可得了。然在晉唐時候，還有這種仗自力可以了脫生死的人，但

已是逐漸減少，越後越少的。到了現在，已沒有這樣的人了。如此看來，就曉得仗自己的力量去斷煩惱了生死，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此時如仍不自量力，要說大話，輕視這箇念佛橫超法門，而去別修其他法門，那恐怕要了生死，就比登天還要更難了。

我並非說其他的法門不好，實在是因為法門有契理不契機的，有契機不契理的。唯有這箇念佛法門，三根普被，利鈍全收，理機雙契，不可思議。尤其是在末法世中，更為適合眾生的根性。所以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

為什麼念佛求生西方，叫做橫超法門？古人有箇譬喻，拏來解釋，就把我們具足惑業的凡夫，比做一條蟲，生在一根竹

裏最下的一節，這根竹子，就比做三界。這箇蟲子，要想出來，祇有兩箇法子，一箇是豎出的，一箇是橫超的。豎出的，是自下至上，一節一節的次第咬破，等到最上的一節咬破了，才能夠出來。這是比修別的法門，定要斷盡見思煩惱，才能出三界的。見惑有八十八使，思惑有八十一品，這許多的品數，就比做一根竹子的節數。那蟲向上直鑽出來，就叫做豎出。例如一箇斷見惑的初果聖人，要經過七生天上，七生人間的長久時劫修習，才能證阿羅漢了生死。二果，亦要一生天上，一反人間，才能證四果。三果，欲界思惑已盡，還要在五不還天，漸次修習，才能斷盡思惑，證四果。這才算是出三界的無學聖人。如果是鈍根的三果，還要生到四空天，從空無邊處天，以至非非想處天，才能證四果。這豎出的法子，是如此艱難久遠的。橫超的，就是這條

蟲子，不向上面一節一節咬，只向旁邊咬一孔，便能出來。這樣的法子，比那豎出的是省事得多了。念佛的人，亦復如是。雖沒把見思煩惱斷除，但能具足信願行的淨土三資糧，臨終就能感動阿彌陀佛來接引他，生到極樂世界去。到了這箇清淨國土，見思煩惱不斷而自斷了。何以故？以淨土境勝緣強，無令人生煩惱的境緣故。如此便得三不退，一直到破塵沙無明，成就無上菩提，何等直捷簡易的事。所以古人說：餘門學道，如蟻子上于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揚于順水。今且拏一段故事來證明這箇豎出艱難的道理，大家且靜聽聽。

「唐朝代宗大歷間，有箇隱士，叫做李源，捨宅爲慧林寺，請圓澤禪師爲住持。後李源想要去四川朝峨眉山，因約圓澤同去。圓澤欲由長安經斜谷陸道去，李源要自荊州入峽，由水

道去。兩人意見不同，各有所以。李源不知圓澤之事，圓澤了知李源之心，恐到長安，人或疑伊想做官，便由荊州去。一天乘船到了南浦地方，因灘河危險，天未暮，卽停舟。那時有一婦人，身穿錦背心，負嬰而汲。圓澤一見了他，便俛首兩眼流淚。李源問道：自荊州以上，像這樣的婦人，不知有多少，爲什麼生此悲感？圓澤道：我不欲從此路來者，就是怕逢此婦人，因爲他懷孕三年，還未分娩，就是候我來投胎。現在見了，已是無法可避了。請君少住幾日，助我速生及葬吾山谷。三天之後，請來看我。我就對君一笑，以爲憑信。十二年後，中秋月夜，到杭州天竺寺外會我。說完了，就更衣沐浴，坐脫去了。李源後悔無及，只得把圓澤葬了。三天之後，就到那家去看，果然婦生男孩。因把詳請告訴他，並要求和小孩見面，果然一笑爲信。李源因茲無意往川，便

回洛京。及回到慧林寺。才曉得圓澤在未行之先。已經把後事都囑咐好了。因此越曉得他不是平常人。過了十二年。李源就如約去杭州。到中秋月夜。就在天竺寺外等候。果然月光之下。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騎牛唱道。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常存。李源就曉得是圓澤的後身。就上前問道。澤公健否。牧童答曰。李公真信士也。便略敘數語。又唱道。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遊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乘牛而去。一如是看來。能曉得過去未來。和有坐脫立亡本領的圓澤。還不能了脫生死。逃避胞胎。何況我們具縛凡夫。一點本事也沒有。如果不念佛求生西方。要想了生死。是做夢亦做不到的。

有人說。禪宗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的道理。不是很好嗎。殊

不知見性成佛。是見到自性天真的佛。叫做成佛。並非是成佛慧圓滿的究竟佛。爲什麼呢。因爲宗門下的人工夫用到開悟的時候。就知道他自己的真性。原來是和佛一樣。所以叫做見性成佛。但他的粗細煩惱。絲毫尚未斷。不過能常自覺照。伏住煩惱。舉動就和聖人相近。假使是失了覺照的工夫。伏不住煩惱。那造起業來。比他人更要厲害。因爲他的煩惱裏頭。有開悟的力量夾雜著。就變做狂慧。所以造業的能力也異常的猖獗。這樣不但沒有成佛的希望。而且還要墮落三惡道。所以已經開悟的人。更要加工進修。時時覺照。等到見思煩惱斷盡了。方是了生死的時候。並非一悟便了。類如前朝的五祖戒和草堂青禪師。因爲悟後未證。仍不免輪迴之苦。覆轍昭然。是不可不知的。若說真成佛。更加差得很遠了。

福慧圓滿的究竟佛，是怎樣成呢。據台宗來說，一箇斷盡見思惑的圓教七信菩薩，修到十信的時候，才把塵沙破盡。再經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的四十一箇位次，每破一品無明，就升進了一箇位次，得一分三德秘藏。這樣次第，到了最後的等覺地位，才把四十一品無明斷盡。再斷一品無明，再進一位，才能成就福慧圓滿的究竟佛。像這樣子的確不是輕易的事情。大家曉得這箇道理，就不會誤解了。

又有人說，我們各人的自性本來是一塵不染，清淨湛然，就是淨土。自性本來不生不滅，亙古亙今，不遷不變，就是無量壽。自性本來具有大智慧光明，照天照地，就是無量光。如果離了這箇本有的自性，另外要有箇淨土可生，阿彌陀佛可見，那就是頭上安頭，無有是處。並且認爲這樣，就是禪淨雙修的道

理，亦是錯的。因爲這樣的話，完全是偏于禪宗，對淨宗是完全不適用的。何以見得？因爲禪宗是不教人生信發願，也不教人念佛，只教人參究話頭，求明心見性。就說是離了自性，沒有淨土可生，彌陀可見。話雖不錯，但終是偏于理性的見解，不能和事相融通，亦就和事理無礙的淨宗隔別，所以說不是禪淨雙修。修淨土人，專以信願行三法爲宗，大家要明白的。

還有密宗卽身成佛的話，縱然聽起來是如此動人，但是事實上並沒有如此快便。卽身成佛的意義是說密宗工夫，修到成功的時候，現身就可成道。然而這樣成道，不過是了生死而已，勉強說做成佛，或亦可以。如果是真的當做成了五住究盡，二死永亡的佛，那就大錯特錯了。譬如一箇小孩子，剃下頭髮，人人就叫他名和尚，或是受了三壇大戒的比丘，亦叫他爲

和尚。或是在叢林裏頭做方丈的，亦是叫做和尚。但如上的和尚，勉強亦可說得。如果是當做真的和尚，亦是不對的。就事實來講，是要有道德學問，能夠有使人生長法身慧命的力量，才算是名符其實的和尚。

要知道我們這箇世界，在釋迦牟尼佛的佛法當中，只有釋迦牟尼佛一人是即身成佛。再要到了彌勒佛下生的時候，才可算又是一尊即身成佛的佛。在這箇釋迦滅後，彌勒未來的中間，要再覓箇即身成佛的，無論如何，亦是不可得的。即使釋尊再來應世，亦無示現即身成佛的道理。

在前清康熙乾隆年間，西藏的活佛，到臨終的時候，能曉得死後要去那家投胎，叫弟子們到時去接他。且在出胎時候，亦能說他是某某地方的活佛。然而雖有這樣本事，也還不是

即身成佛。何以知道呢？因為如果真是即身成佛的，自然能像釋迦佛那樣的，能說各種方言，一音說法，亦能令一切衆生皆能會得。何以西藏的活佛，中國的語言，他就不懂呢？如此一件小事，就可證明他不是即身成佛了。何況後來的活佛，死時亦無遺言，生時亦無表示，都是由人安排，拈鬮而定的，那更是不必說了。

又修密宗的工夫，要成功，也是很不容易。如專求神通速效，不善用心，且還有遭遇魔事的危險，還不如念佛的來得隱當。民國十七年，上海有一皈依弟子，請我到他家喫齋，便說他家有箇親眷，是學佛多年的女居士，學問亦很好，已有五十多歲了，可否叫他來談談。我說可以的，于是就叫他來。等到見面的時候，我就對他說，年紀大了，趕快要念佛求生西方。他答道，

我不求生西方。我要生娑婆世界。我便回答他道。汝的志向太下劣了。他又云。我要即身成佛。我又回答他道。汝的志向太高尚了。何以那箇清淨世界。不肯往生。偏要生在此濁惡的世界。要知道。即身成佛的道理是有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亦非汝我可以做得到的事。像這樣不明道理的女居士。竟毫不自量的口出大言。實在是自誤誤人的。

還有兩箇要求生華藏世界的人。有一天。那箇害了毛病。這箇就去看他。後來因見他病勢不對。就趕緊的叫他念南無大方廣佛華嚴經。華嚴海會佛菩薩。大家亦在旁邊助他念。過了一刻。就問他。看見什麼境界沒有。他答道。沒有。這樣的問過兩三次。都說沒有。到了最後一次。他就說道。壞來了。唉呀。這箇問他的。才曉得他們如此靠不住了。因為在他的心裏。以為念

這樣的佛號。和這樣的希求。應當要看見華藏世界才對。為什麼反見壞來的陰間境界呢。自此以後。他才回頭來修淨土法門了。要曉得華藏世界。是要分破無明的法身大士。才能見得生得的。其餘就是斷盡塵沙的菩薩。亦沒有分的。何況是具縛凡夫呢。就是華嚴會上。已證等覺的善財童子。普賢菩薩。還教他和華藏海衆。以十大願王。回向極樂。以期圓滿佛果。可知淨土法門。是無機不收的。所以我常說。九界衆生。捨念佛法門。上無以圓成佛道。十方諸佛。捨念佛法門。下無以普度羣萌。就是這箇緣故。譬如天下的人。箇箇都要喫飯。亦箇箇都要念佛的。

奉勸諸位。不要不自量力。打出格的妄想。總要老老實實的念佛求生西方。才不孤負如來說。這箇上成佛道。下化衆生。成始成終的總持法門。及不枉費十方聚會。在此靈巖清淨道

場的殊勝因緣。希望大家珍重。